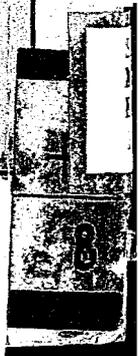


國民野史

第四編



光華編輯社印行



秋瑾女俠遺容及就刑圖



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初五日早三時就義於紹興城內之軒亭大街

女俠就義時身穿白汗衫外
穿元色生紗衫褲足穿皮
鞋并帶鐵鍊兩手背綁
從山陰縣署至刑場前有鐵
索牽走後面推送者三四人
當時山陰縣都戎府及省派
練軍兩縣巡警皆到場彈壓
女俠臨刑時舉目四矚始俯
首就義嗚呼女士別僅五日
便成永訣（當時嘯天與女
士同校任教務值暑假嘯天
於五月三十日赴杭臨行時
女士猶殷殷送別也）徒於
罪案中附驥尾之姓名（嘯
天名列當時之所謂罪案中
）回首中原觸爭不已大好
山河女士以頸血換來者諸
君亦思所以慰之乎許嘯天
附誌（錄治家全書）

血戰記

常州太平鄉漕橋鎮於三月十一號即舊歷正月二十三
日聞太湖幫匪竄宜卹之周鐵橋沙塘港威勒富商多金
殺斃吳家莊六命焚擄一空各警信立即稟准軍政分府
派兵防剿由右隊二排排長陳佩南君督勇馳駐詎陳甫
於三月十二號早晨四時率兵一排鼓輪批漕匪已到該
鎮外四散埋伏又有匪船數十艘由水道進進攻陳偵知
即率兵擊退匪船斃匪多人匪船逸去而陸地四伏之匪
潛起接應陳復吹緊急號勇力猛攻身先士卒激戰六小
時之久匪勢不支落荒散遁計斃匪目兩名匪徒多名內
一匪目尸身雄偉右臂自腕及肩渥大清龍一條口銜蟹
形旁畫三角旗旗中一吳字身攜名片數枚名某某安徽
某縣人曾充鹽捕後營右哨正哨官的係巨魁無疑當經
驗明攝影報案所惜陳君以殺賊過當身受重傷亦於是
日陣亡現漕橋士紳以陳勇烈死難有功臣社呈請立塔
紀念賜卹入祀以慰忠魂云 儲滿謹撰



江蘇宜興周鎮鄉上流園

楊端容女士小影



女士姓蔣字開徑松江人年幼延師課讀年十四
學女紅十九匹楊少光應鶴爲室繼入女學堂肄
業四學期從少光宦遊於楚湘間庚子旅京適遭
拳匪之變倉皇出走行李蕩然女士性爽直無兒
女態頗熱心社會公益善文工詩與廣平孝女華
吟梅同爲松郡花月吟廬社友云

者輯編書本
影小生先羣泣姜



MG
K258.045

+10932

民國野史第四編目錄

宮崎寅藏傳

黃澤霖傳

甯協萬小史

書王任化

陸浩東事略

莫須有案之始末情形

湖南張釗傳

湖南周君行略

民國野史 第四編 目錄

鄧水

姜泣羣編輯

陳去病

張百麟

闕名

朱威明

興公

闕名

王祺

唐國珍



3 2173 5782 5

平叔事略

蔣國榜

李君白志士行狀

闕名

張沛如事略

趙錫寶

記趙爾豐釀蜀變事

闕名

王爲广先生事略

邵元冲

朱碩人行狀

王心三

學生北伐隊始末記

本社

獄中作

宛俠

甲子紀元表

良士

二百六十八年漢人不服滿人表(苗蠻孫回附)

沈湘齡

荊州駐防瑣記

錄乃

蒙人馬龍甲史

闕名

齊名山

闕名

金玉蘭小史

民視

參觀美術刺繡傳習所記

錢伯圭

女子軍並序

菡芬館主

劉君仲敏行述

鐵倫

哀江頭私記 新江南野史之三南社別刊

許不才

熱河清宮物品入京記

闕名

書華吟梅女士事

羅韋士

頤和園遊記

闕名

頤和園詞

王國維

民國野史 第四編 目錄

頤和園詞

哭亡兒佩南文

烈士陳佩南傳

李氏三女事

書李氏三女事後

渠君本澄光復前後事略

張鍾端傳略

黃公鍾瑛事略

先弟贊侯行述

張澤霖小傳

四

苟岩

陳小山

程適

本社

張樾侯

杜上化

闕名

闕名

黃鍾濃

陳英士

民國野史第四編

鄭水 姜泣羣編輯

宮崎寅藏傳

陳去病

夢既醒兮。花既落兮。華嚴之夢。索之於空。花之域兮。文明之花。植之於化。人之國兮。如潮如海之志。望余既得如花之諾兮。半面之情。愛與半面之希望。相伴而相逐兮。撒手歸來。撫身世其寂莫兮。

嘻。是歌也。果伊誰之所作耶。何其懷絕而悲涼。以至於極也。則謹答之曰。是固有大恢傑。足爲吾祖國光。爲漢族前途慶。且爲吾宗邦志士所宜崇拜而歡迎者。其人謀事不遂。頽喪而歸。翻然變計。屈身以投入。優伶社會之際。悲愁無聊。凄然嗷然。發茲浩唱。以寫厥憂者。所謂落花之歌是也。斯人也。何人也。蓋一束

宮崎寅藏傳

三

方。稱。磊。然。落。之。魁。奇。男。子。白。浪。庵。主。人。滔。天。君。宮。崎。其。姓。寅。藏。其。名。者。是。

當。是。時。寅。藏。方。從。吾。國。興。中。會。首。領。孫。逸。仙。謀。改。革。航。海。往。來。於。支。那。日。本。者。殆。數。四。自。由。神。降。大。和。魂。歸。獨。立。旗。翻。革。命。軍。起。堂。堂。哉。皇。皇。哉。振。臂。一。呼。敵。兵。四。潰。使。寅。藏。于。此。登。富。士。巔。而。西。望。神。州。應。快。然。于。河。山。之。光。復。黃。胤。之。昭。蘇。鳴。鑼。擊。鼓。而。高。唱。夫。凱。歌。獨。何。至。倥。傯。失。志。悲。慨。窮。途。頽。然。放。廢。而。甘。心。墜。落。哉。則。以。惠。州。事。敗。三。色。旗。摧。警。電。遙。傳。烈。士。授。首。長。白。山。王。氣。猶。存。漢。家。兒。時。機。未。至。壯。士。五。百。終。返。荒。島。熱。血。一。腔。徒。隨。流。水。已。而。已。而。中。原。大。業。不。可。期。矣。栖。栖。風。塵。徒。慚。朽。蠹。則。何。如。起。大。懺。悔。求。大。解。脫。立。大。決。心。潛。伏。竄。匿。于。優。伶。社。會。之。中。以。靜。待。厥。機。爲。計。之。得。歟。此。寅。藏。之。志。也。而。亦。爲。余。今。日。所。欣。慕。者。故。予。特。樂。述。寅。藏。

且。夫。論。人。者。不。於。其。貌。而。於。其。心。不。於。其。形。式。而。於。其。精。神。故。使。其。人。果。熱。心。

社會著愛國之觀念。懇懇乎以救世爲務。則若人雖卑賤。歟。猶丈夫也。不然。而陽託贊助之名。陰逞詭譎之計。朝東向而夕西傾。翻手雲而覆手雨。茲雖偉軀。殼猶妾婦耳。彼滔天君。優人乎。然其純粹之思想。專壹之方針。業已直超乎一般夢夢者之黃人而屹然不搖。甯尙可以尋常匹夫目之哉。蓋君當髮髻時。卽親受教育于其母。恆以豪杰相勗。其長兄某。固常主張自由民權。以明治十年革命事起。死于難。滔天君日心慕之。在村塾。輒放任自得。狂態可掬。雖觸怒師長。遭同輩之排擠。不顧也。所居荒尾村。去加藤州銀杏城西北十餘里。山深地僻。塵囂不聞。流水常清。芳草自媚。君誕育于是。說者謂其稟有淑氣。云家故貧。父又早喪。有兄七人。姊三人。停辛佇苦。至爲淒悲。賴母氏賢。時節衣食。貲遣諸兒。四出游學。以是君亦得列于德富蘇峯之門。入大江義塾受業。蘇峯者。以自由放任著。其門人常稱以先生不之應。而令呼其名爲猪一郎。猪一郎喜談。

法國革命史每諸生環侍四座寂然彼乃振精采逞口辯滔滔汨汨如黃河之一瀉千里色舞眉飛涎沫噴吐至佳絕處輒令聞者脫帽投地拔劍擊柱不能已而寅藏尤心醉焉

無何溺情酒色爲同塾所厭遂辭大江歸一日過耶教堂聞其宣講說之遂投身焉數月又去之芝浦訪猪一郎仍得其介紹見小崎君求耶氏之名理至秋復返進早稻田專門學以貧故與友四人僦屋豐島村炊爨自給人稱之曰五貧軒云後其次兄與友宍戶君自大阪來乃同寄居于麴村之客館每宵深人靜齣聲四起兄則輒屏寅藏與其友娓娓密語或泣或歌祕莫測其故寅藏殊心疑之乃堅叩得其解則進圖支那之大方針焉遂狂喜不自持嗚呼龍蛇起陸非有雷雨不足以顯神奇爆彈橫飛非有導線不足以揚猛烈恢恢滔天君使非有哲兄良友激蕩磨礪於其先則彼後日者亦安能發大願心佐大豪傑

舉大事業於南部支那以圖恢復漢室爲吾黃胤吐氣哉噫嘻信若此而其兄與友實滔天君一生進趨支那之原動力也

既而歸里半年始赴熊本旋至長崎友一西洋乞者曰亞布拉哈麻因其媒介得締婚前田氏又儼興學校爲警吏所制而罷鬱鬱將游布哇爲其二兄所聞急電阻之且諭以運動支那策于是寅藏乃遂乘輪船赴上海時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也實日本明治二十四年之五月云未幾又以賞盡垂翅歸始與前田氏結婚家居無聊者四年會其友朝鮮亡命士金玉均在上海爲仇家洪鐘宇所殺君聞變大悲恫當是時東亞三國之戰劇開中日之軍方激烈衝突于黃海之津而鼓其義勇官以君曾游支那將召爲通譯君不得已乃定三策先赴函館會女俠名玉者得其贈金再與其兄訪無名之英雄於東京市決進趨之策三乃發神戶歷香港赴暹羅以殖民事變立歸國則其二兄客橫濱病

矣。然猶盡氣力作長函密告君機事，並勉以運動支那之方。母鑒，母墮，而君終以殖民事未了，再西行暹羅。又以時疫，喪其徒十數人，以兄促歸急，乃整裝返。嗟嗟英雄，踏蹬既憐，一事之難成而骨肉團欒，庶幸同胞之無恙，豈非對床話舊，尚有餘懽，促膝談心，聊抒積愫哉。甯料災生平地，禍降自天，哀哉！詰兄一朝撒手耶，蓋君方省母畢，而兄之惡耗至矣。

悲哉！天下事之最足以傷人心，慘人意，動人哀思，灰人情興者，莫如以美滿之希望，一日擲之於流水，致使已往之事，如空花幻影，徒存夢想，飛蹤絕跡，不可挽留。夫豈非千古情人志士所謂廢然中沮，而扼腕悼痛者歟？乃天獨令寅藏遇之奇矣。蓋寅藏之心乎支那實緣，其兄勗勵成之，其兄死而可恃之泰山，倒將前途之希望，尙謂可得其實際乎？此寅藏之所以一悲思而一痴絕也。雖然英雄者非境遇可得挫，而或轉因其境遇以益振精神，若寅藏之英雄，甯遂歎

默然而已乎。

時則吾國奇士有陳白者。居橫濱。介會根君以摺寅藏。寅藏乃再游支那。由香港歷澳門至廣州。一一踵奇士之門識之。既聞孫氏將自英倫赴日本。乃馳歸。迎見之於橫濱。數月。復偕南萬里入中國。南萬里走北京。君仍赴粵。會南洋之風雲。急其志士有來香港者。君傾心交結之。間則與三合會會員抵掌談天下事。甚快。值康有爲自北廷逃歸粵。其門弟子謁君謀拯救。君乃與康氏之東京而南萬里在北京。亦挾梁啓超來。于是與往還者半載。當是時。爲明治帝之三十一年。春二月。菲立濱之大總統阿圭拏度。方樹三色旗。與美洲人戰。南萬里在兩湖。亦與哥老會相結納。孫氏之黨員。尤紛紛謀起事。獨孫氏意有待。乃創議佐阿氏軍。以助其成。然後急轉餘勢。以入支那。則漢族之恢復成矣。遂從孫氏策。以遠藤四郎。南萬里等入菲島。更石君入西比里亞。吞宇君入湖湘。君赴

香港探動靜。既至晤陳白。而湖南同志哥老會頭目畢永年亦來約起事。乃令哥老三合與中三會黨立盟。決議分道三。一向廣東。一向浙閩。一向上海。而君與陳白歸日本。捧大統領印以獻孫氏。三十三年六月孫氏乃遂命大舉南征。至香港。君復建遇入新嘉坡說康氏。顧康氏疑之。拒不見。君憤極作書絕之。而行刺之疑問已布。致爲警吏所拘。越六日始得釋。因返香港。又爲警吏制。乃偕孫氏歸日本。明年庚子孫氏又趨上海。會唐才常事洩。戮于漢。孫氏乃趨臺灣。遂起惠州軍。立電君。速送軍械赴前敵。而君爲中六所誤。事卒無成。值孫氏亦至自臺灣。乃命君赴上海。冀有所希望。數日仍無成。遂歸國。

於是中原事不可爲矣。明治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君遂至芝罘宕町下。寄席八方亭。訪桃中軒。雲右衛門叩頭再拜。而乞爲弟子。雲右衛門者。今日本所稱第一流之浪華節語者也。見其狀。大駭愕曰。鏡歌乎。雅樂乎。革命軍之大將。

何爲而入。藝者之家。寅藏乃哀。訴曰。往事已矣。塵夢忽醒。潦倒無計。惟願沈溺。以入浪華節之羣。於是雲右衛門哀而留之。迄今賣藝在長崎云。

南史氏曰。自寅藏去爲優。二年矣。神州之劫運。日益見逼迫。而爲漢旋所依仗。之奇人。則且遠去而入於西球。致鬱林象郡之軍。終無覩其成效。謂非吾黃帝子孫之不幸哉。雖然。若君者。固醉心於自由民權。而深冀祖國獨立者也。乃今亦何爲而尙潛身優伶社會耶。望神山其匪遙。思美人兮。如見滔天乎。滔天乎其亦可以振袂而興乎。予日企之矣。

田舍奴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嗚呼。寅藏亦人傑矣哉。

天澤曰。甚矣立志之足以振發人也。白刃可蹈。爵祿可辭。泰山忽崩而不驚。大敵猝臨而不怯。此果何等胸襟。何等氣魄乎。宕焉如海吐焉如虹。森森乎。

黃澤霖傳

充天地浩浩乎塞宇宙信可以懾人於不覺矣至於事之成敗則造化小兒之狡獪耳奚足論哉然而欲彰芳豔必賴鴻文不有珠璣底闡蠡鑄（王阮亭詩何處黃金鑄范蠡）滔天固絕世英雄佩忍亦一代良史奇人奇事得奇筆奇墨而俱傳不朽焉吾不暇爲滔天幸吾爲許多無名之英雄哭也泣羣按宮奇寅藏借地亨吉曾任前臨時總統孫公之書記蓋池亨吉爲日本社會黨與宮奇寅藏同入爲中國同盟會會員遂於英文戊申年聞我粵欽廉起義時適伊籐侯欲聘爲書記君不就專爲我革命事業出力廣西鎮南關之役池亨吉與孫公躬往督戰其於我國功不淺也

黃澤霖傳

張百麟

黃君諱澤霖字菲卿號思明原籍浙江紹興其祖父伯叔先後宦黔君生長皆在貴陽政生平事業均始終於黔中君修髻方面體格壯偉目光炯炯射人一

見而知其爲非常人。少年讀書史。輒反對前人擁護君權之論。旨失怙後。君母魏太夫人責其習刑名家學。君學未及二年。心厭棄之。去法家言而究心時務。丁未歲黔省自治黨成立。(同盟會機關)君與其叔少儀投入黨籍。朝夕經營黨務。無倦容。同人組織西南日報。少儀與其夫人以所儲千元捐爲基本金。以提倡報社集股事。君夫人烈誠女士與內子慕俠亦典衣質飾。各出三百元以助報社。股款漸集。自治黨開會。舉君與少儀赴滬購機器紙張各物品。時方寒冬。或謂宜緩至明春再起程。君慨然曰。報紙爲吾民黨喉舌。不發行報紙。則呼應不靈。無所鼓吹。則黨事進步必遲。既負責任。道途風雪之苦。不敢辭也。遂定期就道。同人送行至黔省南郊圖雲關。君慷慨演說。義氣動人。故君行後。黨事愈有進步。戊申四月。君與少儀運刷印機器鉛字紙書簿各件回黔。六月。西南日報出版。其時自治黨公立法政學校成立。同人逼君充現行律教員。君勉強

就職。輒依據文明國法。理批駁現行律之謬點。立言精要。學生頗樂受其教。學界愈知名。自平君剛由日本通函發起自治黨。以爲同盟會機關。並輸入民報十餘冊。同人次第傳觀。君閱畢。請開祕密會於百麟住宅。提議準備革命事件。遂決計探急進主義。未幾平剛回黔。君與平君旨趣親洽。於授課時。常排斥君主立憲說。并發表清室假預備立憲以愚吾民之詭計。言愈激烈。反對者如憲政預備會。任可澄輩。忌平剛與君愈甚。然其時自治黨議員已占諮議局議席多數。各處分社已成立。民黨勢愈雄厚。反對者無如之何也。

壬子春夏間。各省諮議局組織聯合會。諮議局同志舉楊壽篔充代表。君願與楊君入京。窺北方政局。擬經香港繞滇回黔。與同盟會諸同人商進行方法。黨員以君賦性激烈。恐入京出席演說。流露鋒鋦。恐遭他變。乃力阻君北上。之說另舉鍾昌。張澤鈞兩君與楊君北上。君鬱鬱不樂。如有所失。楊壽篔與諮議

局聯合會各代表發起憲友會於北京。黔中接電後。君出與同人組織支部。十日成立。君出席演說。皇族內閣之罪惡及清室預備立憲之詐僞。直譏國民黨。從此斷絕立憲之希望。另由死中求活。且指斥政府既乏對外之能力。主張各省黨組織鄉兵預備武力。以爲自衛之計。此外則次第揭發國內政治腐敗之證據。語多激烈。當道者與反對者。仇忌愈深。武漢起義時。君充官立法政公立法政教員。兼充提法司署科員。初聞鄂電。卽約百麟與譚議長。西庚密謀準備響應。繼聞湘滇獨立。君熱心愈熾。不能暫遏。時百麟充提法司總務科長。與君同署辦公。僚友多注意百麟。及君睹君言行失常。微露革命黨形跡。遂以君言密告當道。同事各員。逐日代官廳作偵探者。頗不乏人。百麟恐事機破敗。乃勸君請病假。祕密組織。不必出外。應酬恐先遭殺害。君從百麟言。一面請病假。一面運動軍學各界。不遺餘力。白晝則乘肩輿往來各處。謀畫夜間則屏退僕從。

黃澤霖傳

十四

密趨各友私宅商議機要。忘食廢寐。形容消瘦。其太夫人且疑君爲神經病。勸其就醫。殆不知君具有革命苦心也。壬子九月初八日。百麟與君及陳守廉、張紹銘、張澤錦、宴新軍標統袁義保於浙江會館。乘機諷袁舉義。袁雖不反對。但云黔省無獨立資格。餉械俱缺。不能妄動。同人遂不敢深談。初九日。黔撫俞啟新軍子彈。若乘間致密函於義保。謂官廳疑義保革命。百口莫辨。與其受不測之禍。不如立非常之功。識時務者。乃爲俊傑。勸義保不可遲疑。致禍。義保平日本爲官廳所忌。刻此時。恐激而生變。黔撫特許以協統地位。加意牢籠。義保既受愚惑。故不敢贊成革黨。接君密函。恐受連累。乃密示首府文法。文法乃轉呈黔撫。憲政黨任可澄輩復約提法司王玉麟。同告密。藉事以見好。黔撫故在任可澄忽得充兵備處文案。密保興義土豪劉顯世率兵入省防革黨。並保胡景棠添募巡防兩營。舉郭重光辦團防。一俟布置就緒。乃著手爭殺革黨。自治黨晝

夜班法政學生十二班將二千人知憲政預備會任郭諸人將握兵柄不利於革黨乃全體挺身上請願書略謂兩黨並立忽以一黨領兵事羣情疑惑不知當道者如何用意祈發槍習兵操以衛桑梓而維持均勢當道知民黨學生黨員過多不能強制遂暗中取消任可澄兵備處文案事提法使王玉麟老官僚中之辣手派也平日接授近憲政預備會因惡諮議局中自治黨員之強硬並暗忌自治黨全體任可澄復隨時出入其署中代謀防殺革黨一切機宜玉麟甚倚重之自初九日君寄袁義保密函發現王玉麟連日備西餐約百麟與君及譚西庚樂嘉藻周培藝黃德銑諸君公宴意在革黨不動則已有一聲響即先殺此首要數人以威嚇黨衆此數日百麟與君及譚樂周黃諸君危險萬狀生死間不容髮其不至受害者巡警道賀國昌廳丞朱興汾檢察長賀庭桂均民黨中人時加維持黔撫故不敢輕舉且偵探報告賀公均置不理民黨得從

容布置三公之力也。且藩司文徵與百麟共事兩年爲之辦理新政要件素無遺誤。平日相信頗深以爲不知妄動亦隱加保護。黔撫沈瑜慶知民黨在黔之歷史與勢力亦不欲以殺人速禍。故可澄輩之毒計卒不得逞。九月初十日軍官趙純誠葉占標藍鑫與各重要黨員再開密會於百麟住宅乃擬定軍政府臨時命令共定計畫。令君率學生黨員占城內四軍械局定張澤錦以重價私購子彈送新軍及陸軍學生定譚景周聯絡黔撫衛隊令陸軍學生入次南門保藩庫令新軍入大南門直據撫署令警兵（周培藝充警局行政科長平日頗有權力故能指揮警察）與學生隊守街市以備巡防營初附之兵布畫定後百麟仍逐日到藩法兩署照常主稿辦公以免當道之疑。原擬十五舉義十三下午五時君探悉官廳將先殺百麟及議長議員乃率學生四十餘人至百麟住宅憤然曰事已逼迫不能再待一日稍緩則公死而大局不知如何。望改

期爲今夜舉義。百麟曰：命令係指定十五，奈何？忽變。君曰：公禍將起，人豈能假。爾以時日耶？已代發。臨時緊急，命令召新軍及陸軍學生於中夜六時入城護。臨時軍政府（即諮議局）然後再決和戰。公家不可再居矣。乃與學生擁百麟。至諮議局，令學生把門。時學生已由警道賀國昌先生處取快槍五十支。君乃與百麟組織臨時都督司令部。君暫充司令官，令東西南北四路華軍首領陳守廉等率隊分道進窺軍械局。（軍械局守軍已有半數贊成起義）更初後，陸軍學生接到子彈，傳令整隊，任可澄黨毛鳳崗奔入城內告變，黔撫派胡景棠率巡防隊一面圍攻陸軍學堂，一面把守街巷。準備擒譚議長及君與百麟。君聞陸軍生緊急報告，憤不可止，派黨員伍偉章、江務滋、董繩城至新軍告急。趙隊官鈍誠葉隊官與標，卽傳令出隊。標統袁義保大聲禁阻，且呼拿辦首要。司務長楊樹青（高等小學畢業生入營充兵，意在運動革命）開槍射擊。

義保。義保倒地以避子彈。楊教練官蓋誠乃對衆演說不必殺標領。願遵臨時軍政府令。率軍隊起義。新軍歡聲雷動。舉楊蓋誠君爲正代表。舉趙純誠爲副代表。出隊援陸軍學生。其時城內學生隊民革軍已占軍械局。胡景棠睹新軍大至。乃率兵退守城下。新軍既解陸軍學生之圍。用電話報告臨時軍政府。設諮議局。百麟與君卽轉電話於撫署。稱袁義保胡景棠均斃。請巡撫自酌時黔撫方與各司道會商於祕密室。聞信後。飭衛兵迎戰。衛兵管帶彭爾銀本南洋武備生。前數日。前已贊成革軍業經通函於軍政府。是時乃直謂黔撫曰。若土匪妄動。則衛兵持槍配彈。準備以待久矣。若諮議局與學生及軍人起義。衛兵已共表同情。不能戰也。黔撫知革軍聯絡已成。長歎數聲。派署法司王玉麟至諮議局。與君友譚議長與百麟議停戰。修條。君手持開花槍護百麟。議長不離左右。會議結果。民軍承認保護全黔官吏。黔撫承認民軍宣布獨立。推黔

撫仍充都督。堅辭弗受。君催王、玉麟持條約索黔撫蓋關防。玉麟至撫署與黔撫商定。照辦仍送交諮議局。君下令各出白布符號。鳴鼓安民。率學生敢死隊。張澤錦、陳匱、五胡星、五等。逐守城兵。破城門。迎新軍。及陸軍學生入城。齊集諮議局。軍隊請百麟發表意見。演說畢。各學堂學生次第整隊來賀。君代爲致詞。答謝。頗得各學生之歡心。百麟定十五日開大會。議乃回寓。新軍先開軍官會議。公推藍鑫率軍隊百人至百麟寓。所略謂百麟既發臨時軍府命令。冒死以執行軍府職務。仍望爲都督。方負責任。百麟謂別有意見。當與軍隊協商。與議員討論。藍君携手逼與同行。乃隨軍隊復至諮議局。衆軍舉槍歡迎。百麟至祕密會議。約議員及君與樂嘉藻、周培藝諸同志開祕密會議。君與議員諸君復以都督相推百麟發表不願爲都督之理由。二（一）功成不居。力避黨爭。而維持大局。二（二）平日無中堅軍隊秩序。不易整理。特主張仍以新軍正副代

表爲正副都督蓋其原爲新軍官長且黨見甚薄足以釋平日反對者之忌足以保護社會之治安也樂君嘉藻及周君培藝平君剛首先贊成議員中有謂論功宜推君爲黔督者君曰吾輩革命豈望舉爲都督以酬功耶目的已達他非所問議既決百麟乃約各軍官先發表已見各軍官知百麟意決乃不相強十五日開大會百麟主席演說推定楊盡誠爲正都督趙純誠爲副都督各界承認後公推百麟專任民府乃通告鄂湘滇三省軍政府並電迫其他各省催促獨立初本推君爲司法院長意在用其所長因臨時司令布置周到佔據軍械局冒險破城門迎新軍關係民軍進退甚大軍界所推君爲巡防綠練各營總統領君力辭不獲乃就職

黔省光復後議會議員與起義同志均主張調和黨爭對於反對革命之憲政預備會時加保護十七日陸軍生拘憲政會員毛鳳崗責其入城告密公立法

政學生謂任可澄屢次謀殺革黨請誅之百麟與議員諸公皆竭力勸阻君亦曲爲解釋毛任諸人始得免死百麟組織各行政機關兩黨黨員皆一律委任憲政會諸人初畏刑戮至是心始稍安土豪劉顯世原管帶興義團練武昌起義被其弟劉顯治與熊範與唐爾銀力保顯世招兵三千防滇黔革軍舉事李督甫給密札而滇軍起義一戰成功任可澄輩亦於黔撫處力保顯世帶團練入省防革黨顯世受札後日夜赴省是時黔撫與憲政會不敢公然殺革黨者乃專持劉顯世兵到始着手次第捕殺不意顯世甫至安順省城已宣布獨立乃密派其甥王殿倫入省探軍府意旨興義屬各同志均請殺顯世以安西路財政司長蔡嶽與顯世弟兄交最厚且主張調和黨見力保顯世入省君爭論頗力蔡君以辭職相要挾百麟以蔡君辨理財政頗費苦心且有信用不能不曲從其意乃商諸正副都督准顯世入省君仍力爭百麟苦勸始已顯世入省

充二標一營管帶。君方准備援川。顯世求接辦。君巡防統領。事君部下軍士羣反對之。顯世又求署安義鎮台。或安順提督。與安紳民均反對甚烈。軍府開會。君獨主張俯順輿情。不能擅用壓力。都督及參議諸君均以爲然。遂不許顯世之請。顯世已憤不能平。滇省反正後。軍界以劉顯治、熊範輿、唐爾錕、與李經羲之子密謀保顯世。招兵制革黨罪。證昭然。遂抄爾錕家。並拘顯治、範輿及李經羲之子。請正法。李根源與蔡都督均主張人道。勸令釋放。惟滇人偵悉。熊範輿等虧用鐵路公款。復請查究。範輿與顯治窘急。復函顯世在黔運動。電調顯世。約蔡嶽至軍府。晤百麟。請以一電調範輿。顯治回黔。百麟不知。劉氏用意以爲調黔人辦黔事。自可照辦。發電後。顯治、範輿復電稱。旅滇同鄉已舉渠二人。與周沅充中央代表。是時黔省議會已舉平剛。遂急電止之。以免兩歧。顯世弟兄及熊範輿、周沅。因是忌黔軍政府。愈甚。亂謀卽由是定。顯世一面派黔報。

政會機關報）主筆陳穉書，新軍標統陳宗岳，以哥會名目濫交軍人私結軍心。一面派戴勤往滇運動，並派黃魯連來滬捏造謠言。當日黔軍政府日紛擾於援川，援鄂諸問題，不料劉黨竟有亂謀也。黔省光復全以陸軍學生及法政學生自治黨員與新軍爲中堅。初未嘗廣聯哥會中人，雖軍隊中革黨有會假哥會結納多人者，然亦未嘗明樹公口之旗幟也。自陳穉書陳宗岳以主筆人及軍官同開斌漢公。

（寓文武兼收之義）時以謠言煽動軍心，一般軍人崇拜其哥會首領，遂日以犒賞事要求都督君密商軍府請殺二陳以止亂，或謂三陳舊爲紳士，恐他省疑爲同黨，誤認爲內訌，僅主張勸導而不知其時之勸導實無效力也。君於百隣行後將出發成都，獨立捷報至紳耆堅留君駐省，不許遠行。蓋兩月之間，君漸次整飭軍紀，督率敢練軍事，大有端緒，且隨時扶持都督以保軍府威重省。

城全賴君之維持鹽政司于君請招兵保鹽路劉顯世參預其事遂派人密召劫匪羅魁至省沿途槍騾馬數十頭命匪黨聯騎直驅入省名爲馬隊入城後揚言苟不當標統當殺都督保劉統領（指劉顯世）趙督知禍變將起密委君以計擒羅匪誅之人心大快省內賴以安靖復有東路兵與舊提督何東山家有隙七人持槍搯詐何氏家人赴君司令處鳴冤君憤極親率衛兵至何宅擒亂兵臨刑時東路兵請赦七人死命君曰養兵所以保民兵先搯詐焉能治匪何以對同胞乎仍下令悉行槍斃由是闔城居民恃君能任法安生樂業稱頌不絕君名譽既高勤勞愈甚晝巡營伍夜查街市雖大雨雪不少怠不意君之死期乃由是愈迫蓋劉氏結納哥會本欲謀亂以待滇軍之來君從李孔二軍官之策以書生撫馭部下哥會中人結合軍心劉氏之謀遂不能成會滇軍北伐隊起行戴勒蒙稱黔省哥會爲君提倡軍人跋扈人心驚惶請北伐軍至黔

定亂滇軍許之與劉顯世祕密通信而軍府不及覺察也顯世恐君存而滇軍不能入黔亂謀難遂乃乘君誅羅魁及東路亂兵七人之機關暗收羅匪黨羽及東路亂兵黨羽勸其報仇並以七千金爲獎賞又恐君死而百麟與都督尙存猶能指揮軍士勤匪亦唆使匪黨同時圍都督及百麟亂謀既蓄待時而發百麟養病私宅衛兵初請輪班守衛以辭職故不許其請蓋不聞問一切亦不需人保護也都督及君亦無從逆料劉黨亂謀臘月十五日百麟方曉起忽遠聞槍聲轉瞬槍聲竟至君宅外差弁告變起強扶至鄰人室內卽聞亂兵放槍數百響搜索聲抄擄聲一時並作忽又聞亂兵嘩潰聲乃知安撫時所帶衛軍及南路軍已分路圍攻亂兵鎗斃亂兵八名餘悉逃竄南路統領陳守廉率兵護百麟回家衣物一空衛隊管帶彭爾昆已受彈身死老母及家屬伏地避槍尙未被禍正擬派人報知君有差弁來告曰君已先遇害矣都督亦將不保百

麟聞信痛不欲生。一面派南路兵傳譚安民勸勿驚惶。自有辦法。一面督飭衛軍。又將擒獲亂軍正法四名。復率衛軍至都督府。與趙督共商辦法。會銜勸匪通告已蓋印矣。都督衛軍逼趙督不許追問殺君一案。蓋劉氏與匪兵又以哥會關係聯絡都監衛兵。臨時挾制趙督。使命令不行。力達謀亂目的也。百麟知軍心已亂。乃率所部軍至安順時。劉氏請滇軍事已揭發。乃急電都督擬一面以詳情告滇軍。不必進行。一面沿內匪以保治安。其時趙督已爲李氏匪兵所制。已擬發回電劉氏。暗阻不許發。百麟探悉趙督困難情形。乃決計離黔以免戰禍。以書告趙督代籌自保。及安民之法。遂行安順。與義紳耆苦留。咸婉辭謝之。並詳述不願以安全之貴州變作爭權位者之戰場。紳耆共流涕。餞別。乃將所部軍交安義鎮。台携學生四人。差弁四人。由南甯繞香港赴滬。尙不料劉氏引滇軍至省。殺趙督。並坑新軍千餘人。其次第殺害反正諸人。如此其毒也。

君夫。人。烈。誠。女。士。（光。懿。女。子。師。範。學。校。監。學。員。光。懿。女。子。小。學。堂。長。）逃。出。至。鄂。訴。訟。始。盡。悉。君。死。之。日。劉。氏。亂。兵。割。日。割。手。支。解。尸。身。無。入。敢。收。殮。英。法。教。士。及。郵。政。總。辦。杜。達。憤。起。干。涉。謂。劉。氏。匪。兵。野。蠻。太。過。且。君。爲。光。復。黔。省。功。首。並。無。過。舉。奪。其。權。不。能。害。其。生。命。既。害。其。生。命。不。能。毀。及。尸。身。有。乖。人。道。爲。公。法。公。理。所。不。容。劉。顯。世。懼。乃。密。遣。耆。老。會。出。而。調。處。向。劉。氏。匪。兵。收。回。君。之。手。足。始。勉。強。收。殮。以。西。人。之。憤。鳴。不。平。也。君。家。屬。始。賴。以。保。焉。

嗚呼。君。苦。極。矣。歷。年。慘。澹。經。營。冒。種。種。危。險。始。達。革。命。目。的。援。鄂。援。川。討。畫。既。定。正。可。有。爲。以。君。之。壯。氣。毅。力。使。假。以。歲。月。率。諸。健。兒。北。征。與。民。國。偉。人。握。手。於。長。江。大。河。間。必。有。一。番。驚。天。動。地。之。偉。業。出。現。於。國。內。民。國。雖。已。太。定。以。君。親。提。一。旅。之。衆。遠。征。蒙。藏。効。命。邊。疆。君。必。厲。兵。秣。馬。與。諸。壯。士。直。搗。虜。庭。以。雪。民。國。之。恥。無。如。造。物。忌。君。不。死。於。滿。清。巡。撫。之。手。亦。不。得。死。於。蒙。藏。之。役。以。除。

暴安良之故。劉顯世竟乘其隙。聯絡匪黨。報怨奪權。殺君於大有爲之日。初尙
諉爲扣餉激變。黔省離中原較遠。劉黨據黔後。且以會匪誣君。至二年元月。參
議員孫鍾諸君。提出查辦。劉顯世罪案始正式證明。君爲光復黔省有功之人。
且述其受匪殺害各情形。以百麟一年來耳目所及。民國成立。各志士之先後
被禍。湮沒不彰。是非倒置者。何止君一人。惟君之苦百麟知之最深。且追維往
事。祇以一念平和。不殺劉顯世於光復之始。坐令外引鄰軍。內謀暴動。起義同
志。盡遭殺害。君功最高而死最慘。私心自咎百死莫贖。雖當目主張調和不殺
保皇遺孽。具有苦衷。然君以光復首功。慘死經年。始稍得昭雪。且安全。靜之
貴州。因容一劉氏目睹。其坐大流毒。全黔君若有靈。不日瞑矣。此身幸存。尙容
盡忠民黨。以補吾過。而慰死友。茲援筆而爲之傳。隱痛其何極哉。

天齋曰。項伯時以身翼蔽沛公。諸葛亮知魏延身有反骨。商鞅以刑太子師。

傳而遭軍裂。兼卿蓋兼三人才識膽略境遇而有之。然而慘矣。

甯協萬小史

闕名

楚禪別號思禹。湖南善化人。性豁達。有大志。不肯俯就。繩墨慕堯之爲人。以構造共和國家爲己任。故以協萬名焉。先世劉姓。暨乃祖撫。嗣甯氏。再傳生君兒弟三君。居次家。世業農。而君性喜讀。八歲就傳。即能了解綱要。聞講演古時英雄事。及軍旅事。傾聽不少。倦十歲。能文章。人皆以偉器目之。一日與同學束草像人爲戲。師歸。怒詰誰爲之。君以己對。師感華盛頓折樹自認之事。以其不失爲誠信。且能代同學任咎。因益重之。里中有古刹僧侶頗衆。君年十三時。欲究其旨。常過僧與辨難。旋溺于普渡衆生之語。竟棄家作佛氏弟子。歲庚子。君年稍長。學亦更進于佛氏。劣點多所解。晤適值湘省創辦學堂。乃決然舍去。入善化高等小學。時經學家皮麓門先生爲總教。君與周覽。楊冕。狄新。王時澤諸子。

同受知焉。嗣入修業中學。修業爲周道腴先生所創建。見君言行多與己合。益器重之。君顧敏言善辨。乃組織湘學會。等極力提倡。湘風氣大開。而君亦以知名于時。嶄然露頭角焉。乙巳東渡。以素通英文。日語。肄業慶應義塾。與黃興章炳麟。宋教仁。汪精衛。張繼。景耀月。劉揆一等相友善。而學之所至。一日千里。遂眼光四射。非一孔之行所能測矣。嘗謂國家之強。以文明爲燒點。而文明又分兩大部分。一精神。文明則政治教育哲學宗教是也。一物質。文明則財力武力等是也。精神暢國乃張物質。備國乃立無東西無古今。欲擴張國本者。不外是道也。君痛懷祖國。危在旦夕。乃與黃宋等組織民報社。及中國同盟會。而推孫中山君爲會長。爲促進精神文明之預備。又獨出機杼。與同志組織海陸軍團。並創建中國貯蓄會。爲革新政策。與民軍餉糈之預備。是對於物質文明。而再三留意者也。生平富于著述。於民立報。民報。女學雜誌等筆之所注。一以鼓吹。

民氣提倡教育爲先其最近所傳者敬告中國青年一書尤爲海內外所稱誦君革命思想深入腦筋今春廣東失敗乃與黃宋定分途布置之計黃任內地軍界之運動宋爲外交之布置君聯絡各方面人才爲全境之區畫迄鄂軍起義君籌集巨款接濟海陸軍學生分任各省義務九月偕同歸國與蘇軍程都督籌畫軍事程任吳景英爲海軍司令長吳遂拜君爲參謀時南京尙未反正君乃建議令第一艦隊與蘇軍潤軍滬軍吳淞軍同時並進取水陸夾攻之勢月之十一日南京遂以克復適鄂事方急君乃返鄂與戰時總司令黃鄂軍都督黎共相計議以第二艦隊到武昌助戰而武昌爲湘省門戶湘省爲武昌後援必須聯絡一氣接應乃靈因與陸軍學生多人返湘整頓軍政爲鄂後勁又以軍事旁午必一面保全地方治安而保安之策必從整頓吏治肅清匪類下手於是爲全省務按使主持一切凡用人行政布置方法皆君之籌畫爲多君

知人善任所結皆天下豪俊清濁無所失凡與交者皆敬愛之又嘗書其座右云淡靜沉默以養神勤恆等耐以殖學溫寬信讓以與人遠大定實以謀國其自勵如此卽可以知其所學所志矣盱鯤鵬圖南息以六月神木冲漢何止于尋充君之量豈僅現之所表見者而已哉前途甚遠來軫方道吾儕其拭目俟之

天○醫○曰○國○家○之○文○明○甯○獨○府○庫○之○裕○武○力○之○充○而○已○哉○尤○視○乎○其○政○治○教○育○哲○學○宗○教○之○程○度○而○判○其○文○僮○焉○迺○今○世○之○論○治○者○動○輒○富○國○強○兵○之○是○謀○殆○亦○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歟○楚○禪○所○志○者○大○所○見○者○遠○惜○乎○僅○得○用○其○區○區○之○餘○技○而○未○能○展○其○驥○足○也○假○令○楚○禪○盡○其○所○長○以○爲○吾○中○國○圖○則○吾○中○國○之○稱○雄○斯○世○可○立○而○待○矣○吾○不○禁○馨○香○而○鼎○祝○之○

書王任化

朱威明

王任化。浙江天台人。一名赫。字大赤。江甯之役。任化爲浙軍司令官。攻朝陽門。躬挾蜚弧先登。遂克之。當是時。浙軍以勇敢聞。諸鎮諸軍圍江甯者。戰輒不利。往往堅壁勿敢出。及浙軍攻城。諸將皆從壁上觀。其士卒無不以一當十。砲大聲撼山嶽。諸鎮軍無不人人爭奮。咸奮壁出殊死戰。於是已克江甯。論功以浙軍爲首。而浙軍尤以任化功居最。未幾。任化謝官歸耕天台山中。與農夫野老相羊隴畝間。途人時相指目。任化退然。意下未嘗自言伐也。山陰陳中子俊嘗與任化游學日本。而相友善。爲余言之如此。子俊又言。任化年才廿五六。治小學工詩文。辭其在日本。日從章先生炳麟遊。飫聞國故。大義苟服。儒者份份如也。自武漢舉義。任化趣裝還。旋膺軍寄。卽爛然以助業。著其於武事。殆所謂天授者歟。功成身退。而弢迹田畝。不自標揭。以視世之矜功炫伐。挾兵力以互爭者。其斯爲尤不可及哉。爲尤不可及哉。

陸浩東事略

三十四

天醫曰神龍見首不見尾。范少伯張留侯久不見於今之世矣。文能曲曲摹出不著一羨文。不下一死字。直逼蘇老泉王荊公以上。

陸浩東事略

興 公

烈士者乙未年廣州發起革命。朱邱陸程之一也。性陸氏名宗桂。浩東其字。香山大都隔田鄉人。父曉帆操航業於上海。性慷慨好施與。獨生烈士一人。隨侍於滬。烈士幼聰慧。工翰墨。精圖畫。每見各廠機器。輒能繪圖照式。構造讀英文。入閏月。卽能充電報。繙繹生。尤妙詞令。滬中西人士一見。輒傾慕。欲與訂交。前招商局總辦鄭陶齋。尤器重之。烈士幼喪父。弱冠後。返里。娶鄰鄉蒲山村邑廩生黎懷棠之女爲室。孫逸仙先生香山大都翠坑鄉人也。距烈士之鄉不遠。時相過。從與談。時局互相傾倒。於是倡行革命于廣州。欲先得兩粵爲根據地。然後由湖廣直撲京津。傾覆滿清政府。建設新共和政府。計議已定。烈士卽鬻田。

產。訣。母。與。妻。謂。廣。州。密。議。起。事。謀。洩。而。烈。士。知。之。最。先。乃。請。孫。暫。避。乙。未。之。歲。孫。得。脫。險。於。廣。州。者。烈。士。之。力。也。孫。行。後。烈。士。復。入。城。告。各。同。志。令。分。途。逃。竄。而。捕。已。至。遂。與。朱。邱。程。諸。君。子。同。被。擒。獲。時。兩。廣。總。督。爲。譚。鍾。麟。飭。南。海。李。令。徵。庸。提。訊。叱。之。使。跪。烈。士。不。爲。屈。慨。然。索。紙。筆。認。供。振。筆。直。書。洋。洋。數。千。言。李。令。本。慈。祥。又。最。愛。才。見。烈。士。非。凡。品。文。字。亦。甚。暢。達。爲。之。泣。數。行。下。曰。汝。英。年。妙。品。胡。爲。自。取。殺。身。之。禍。汝。不。自。惜。吾。甚。爲。汝。惜。之。烈。士。叱。曰。中。國。地。大。物。博。民。衆。甲。於。全。球。徒。以。滿。清。政。府。政。體。專。制。外。交。失。敗。坐。使。貧。弱。達。于。極。點。吾。等。今。日。舉。事。本。欲。傾。覆。滿。清。政。府。更。立。新。共。和。政。府。凡。有。效。功。於。滿。清。如。汝。輩。者。吾。等。滿。擬。殺。一。二。以。警。其。餘。今。謀。洩。被。執。我。既。不。能。殺。汝。則。汝。今。可。殺。我。有。何。可。惜。云。云。旋。有。駐。粵。美。領。事。爲。之。保。證。謂。此。人。爲。電。報。局。繕。繹。生。必。非。謀。反。者。李。令。以。其。供。詞。示。之。美。領。事。亦。無。如。之。何。翌。日。卽。與。朱。邱。兩。君。駢。戮。於。市。就。義。

時李令猶飭人衣以長衣揮淚而斬之時年二十有六歲。據供姓陸名宗桂字浩東香山隔田鄉人遊滬多年今始返粵與鄰鄉翠坑孫文同憤政府之腐敗專制官吏之貪墨庸懦外人之陰謀窺伺種種情狀憑帶中原荆榛滿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淚之何從也居滬多年碌碌無所就乃由滬返粵恰遇孫君客寓過訪遠別故人風雨連床暢談竟夕某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標孫則主滿仇之必報思治其本連日辯駁宗旨遂定此爲孫君與某倡行革命之始蓋務求警醒黃魂光復漢族無奈貪官污吏劣紳腐儒靦顏鮮恥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澤卽曰我輩踐土食毛詎知滿清以建洲賊種入主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擄我子女玉帛試思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士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與夫兩王入粵殘殺我漢人之歷史吾粵父老猶多聞而知之而謂此爲恩澤乎要之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光復漢族非誅除漢

奸又決不足以廢滅滿清故吾等尤欲誅殺一二狗官以爲我漢人當頭一棒
今事雖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公羊既沒九世
含冤異人楚歸吾說自驗吾言盡矣請速行刑原共約三千餘字當時民智閉
塞官吏專橫較今尤甚且報務尙未發達卽有一二報館亦不敢將供詞登載
僅得李令幕府中人傳述一二事隔十餘年幾於忘之昨偶與人言乙未廣州
革命流血歷史事因述陸烈士之傳略如右

天鬻曰嘗讀史記張留侯傳至博浪沙鐵椎狙擊不禁毛髮竦立冷汗直下
又不禁狂笑絕縷擲卷起舞蓋擊雖不中而一股森然冷氣已足令獨夫喪
膽矣浩東翩翩書生慘罹大辟論者每爲浩東惜不知浩東欲遁遁久矣同
志旣走慨然就捕索筆直供不爲刑懼事雖不成良足多也從而惜焉其不
爲浩東叱也幾希

莫須有案之始末情形

三十八

莫須有案之始末情形

闕名

温州陳介石平日主張民權。著述宏富。屢被仇人構陷。幾瀕於危。自被舉浙江諮議局議長後。忌者益衆。官場咸指介石爲革命黨魁。防範備至。光復後。湯都督委任爲民政部長。介石力主申明法律。保衛民人。二三喜事之徒。與介石意見頗深。復有求爲民政部長而不得者。布散流言。欲殺之而代其位。時適温州紳商電請介石來甌主持。介石遂辭民政部長。赴滬候船。而温州人有自稱滬派敢死隊者。已由滬持炸藥數十起。到甌驅逐。舊道府出走。人人惶急。自十八至二十。溫民七電滬上佛照樓。苦請介石與徐班侯呂文起回甌。大約言官逃民團未就。危在旦夕。且有如公不來。甌民盡死之語。介石五次復電。皆力促先懸白旗。急維治安。是時温州統領梅占魁。已自稱甌軍都督。秩序甚紊。土匪乘之四起。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班侯文起。因事羈滬。介石急覓船先歸。溫人聞

介石來。不期而集者千餘人。介石當衆邀請梅占魁來商。公推徐班侯爲分府都督。改占魁爲司令。人心大定。惟有自稱敢死隊及失職之徒。忿介石主和平光復。不得遂其邀功圖利之心。怨怒不平。而夙挾仇隙於介石者。益復因緣爲奸。橫加陷害。率衆占踞電局。一日捏電四五起。控介石反對獨立。改豎紅旗。商民電皆被阻。不得發。然控介石電。皆不列名。至省電。甌查辦。甌民始大詫駭。商會自治會中學堂師範學堂及各團體。爭迂道赴海門發電辨明。事既敗露。仇者復派某某赴省。僞爲梅占魁函陳巨成稟。控告介石反對獨立。請見褚政事部長面遞。褚政事部長立移咨梅占魁拏辦。占魁巨成皆言無此函稟。由是甌民益大憤。人人切齒於捏函捏稟之人矣。嗣六屬各志士組織民國新政社。舉介石爲社長。政事部乃仍以前事爲言。迭次干涉。飭令解散。由徐分府疊電力爭。其事始寢。茲將關係於温州光復及新社往來各件彙錄如左。（温州商會

莫須有案之始末情形

莫須有案之始末情形

四千

自治會致省都督電。陳介石君由全體紳商電促回甌。光復漢職。維持地方。厥功甚偉。安有反對獨立之事。何人構陷。請查明嚴辦。（温州中學堂師範學堂致都督電）温州光復。全恃陳君介石竭力維持。聞控反對獨立。顯係仇陷。令人髮指。速乞嚴究虛誣。以安人心。（温州梅占魁咨覆政事部文）（上略）等因准。此查温州自九月十八日光復。因電致徐班侯陳介石呂文起諸紳未到。由衆公推占魁爲臨時分府。辦理甫有端倪。迨陳介石回溫。重行組織。集衆公推徐定超爲分府都督。占魁爲分府司令。列榜示衆。以期完備。當時惟與未得位置之人。意見頗有齟齬。現已早經理明。陳介石並無反對情事。所查占魁函件。並不知情。茲准前由擬合將查明大形。備文咨覆省政事部長。請煩查照。來咨希即將前函銷案。以靜地方。而維大局。（温州軍政分府徐咨呈都督照會政事部文）温州軍政分府爲咨呈事。現據梅司令申覆。奉省政事部長文開。（中略）已見

上文。理合備由具文申報分府察核施行。並據陳巨成面稱不認各等因。據此查陳君介石朱君慈夫易君宗周均係有志光復之人。並無違犯情事。梅司令函既捏造。陳巨成稟亦背簽。今者世變日亟。端賴正人君子出而維持。共挽危局。若任令憑空攻訐。不嚴爲懲治。恐潔已者皆將獨善其身。置地方大局而不問。滄海橫流。曷其有極。定超當即審查捏造之人。再行詳請嚴辦。以爲誣控者儆。據報各情。理合具文照請貴^{都督}政事部長^督察核施行。須至申者。（浙軍政府湯督都致温州軍政分府電）分府徐篠電悉。前有不列名攻陳介石四五次事。同前情。知爲構陷。特斥不准。今復假梅司令陳巨成名。以揭於政事部。既承詢明。均無此件。照例注銷。世變方亟。士夫亦爲此鬼蜮之事。吾不知稅駕之所矣。潛囑（政事部褚輔成致瑞安民事長電）瑞安民事長符鑒。陳獻宸假託章太炎先生名。組織民國新政社。速飭取消。政事部褚魚（瑞安民事長符璋覆政

莫須有案之始末情形

莫須有案之始末情形

四十二

事。部電）杭州政事部長鈞鑒。魚電敬悉。查新政社在溫郡。章太炎陳介石均係被舉。非陳組織。陳亦未就聘。並無假托章名。瑞安民事長符璋叩虞。（政事部照會瑞安民事長文）照得政治進行。固賴人民之研究。而社團成立。亦須資格之相當。故凡文明各國。對於人民集會結社事件。苟有不正當之情形。均得執行政權。迅予解散。以杜流弊。茲查溫州地方。有民國新政社之設。曾經舉定章君太炎爲正社長。陳君介石爲副社長。核其內容。實係由一二私人。挾從前黨派意見。冒稱公衆。擅自組織。現經章太炎具函報告前來。并聲明伊本不知情。實係由陳介石冒名。決不承認等語。是該社之不應成立。已屬顯然。再陳介石因反對民軍。迭被控告。雖未懲辦。實有嫌疑。以此等嫌疑中人。爲民國新政社社長。於民國前途。恐生危險。尤不能認爲正當之政團。據以上二理由。此社當然解散。况該地黨派。向稱劇烈。官長爲其挾制。政治因而敗壞。陳某爲私

黨巨魁。更不便任令號召黨徒公然結集。相應照請台端。迅將民國新政社解散。并將陳介石舉動隨時察看。務令此等結黨之私人。不得於政治上稍有活動能力。庶全局治安。大有裨益。本部長爲慎重政團消弭後患起見。爲此照會安慎辦理。（温州徐分府致政事部電）政事部鑒。新政社查係温州六屬志士發起組織。宗旨純正。輔助共和。並無不正當情形。陳君介石確係被舉之人。既非冒太炎名義。又非一二私人擅自組織。查臨時政府組織法第六條。人民集會結社自由。該社既係正當政團。政府祇盡維持之責。未便取銷。定超。（稽政事部長與徐分府電）電悉。臨時組織法第六條所指人民。當然爲受民國保護之人民而言。查陳介石於光復前。告密民軍各據。本應嚴拿治罪。民國寬大爲懷。存而不論。新政社既確係舉章太炎。陳介石爲正會長。查該社規約第三條。有與本社同意。由本社一人以上之介紹。經本社許可。得爲社員等語。試問

莫須有案之始末情形

莫須有案之始末情形

四十四

章太炎與該社有何同意。由何人介紹。倘以章君爲發起人。何以章君指陳介石爲冒稱。倘該社與陳介石爲同意而共舉之。其該社爲反對民軍之政社可知。何能受民國法律之保障。即其中頗多正直人員。亦宜曉令另行組織。所有民國新政社。希速取銷。盼切。(溫州徐分府致政事部電)政事部鑒。虞電悉。陳介石平日主張民權。盡人皆知。告密一事。曾詰問介石。激烈辨明。真切可信。此事須有確實筆迹。未便輕入人罪。光復後。介石橫被仇陷。捏登報章。甚至捏電捏稟。捏函。皆查無影響。且介石於溫州光復。維持甚力。敵府就地查察甚確。其非反對民軍可知。至該社舉太炎介石爲社長。二君皆非發起。皆由該社推爲名譽贊成。依該社選舉細則。舉爲社長。太炎如以爲未合。自可詰責該社。何遽指爲介石冒名。該社宗旨。贊助共和政治。不得指爲反對民軍之政社。際此共和建國。民氣宜伸。善類宜保。該社當然受民國法律之保護。人心所繫。敵府

未便取銷。定超往。褚民政司長致温州軍政分府徐電。徐分府鑒。兩電均悉。陳介石如與政社組織。確無關係。則政團與個人係兩問題。政社宗旨既係正大。自應保存。惟太炎既未接洽。該社即舉爲社長。揆諸法理。殊有未合。蓋政社即爲政黨。合同人爲社會。其領袖之人。非可以素昧社情者充之。致來借名之口實也。希飭令該社。鑒戒前事。修完善規。則存案。以便保護。至介石個人。輔亦知之有素。惟衆言有據。不得不以干涉爲保全。光復之際。所有現象。諒介石亦當知之。民政司長褚印。温州徐分府致政事部電。杭州民政司長褚鑒。電敬悉。具見維持政黨。保全善類之心。莫名欽佩。陳介石品學純粹。主張民權。非獨府敝。應任昭雪之責。共和建始。公論宜伸。諒貴司不以超言爲冒昧也。所以保護新政社一節。已宣布盛意。各深感激。該社規則。遵修完善。具報軍政分府。超

莫須有案之始末情形

莫須有案之始末情形

四十六

謹覆（徐分府咨呈_{都督府}政事部）文爲咨呈事。前據民國新政社社員公函內稱頃閱新元二十五號全浙公報。載有省政事部照會解散敝社文。敝社設立郡城爲貴分府管轄之地。所有組織以及成立一切情形。貴分府耳聞目見。咫尺之內。必詳必確。敝社宗旨贊助共和政治。增進人民幸福。具見簡章。同人等兢兢守民國法律。政事部乃指爲不正當之政團。竊所未解。政事部所指當然解散之二理由。一爲陳公介石冒章公太炎名組織此社。陳章二公同爲敝社被舉之人。當時三公均不在會。章公自謂本不知情。陳公初亦不知情也。章公此語何來。同人等已具函詰問。乃政事部不問虛實。遽斥爲不應成立。非徒事實不符於論理。又嫌欠缺。一爲陳公反對民軍。迭被控告嫌疑中人。不宜舉爲社長。陳平日主張民權。不遺餘力。此次橫被匿名捏陷。曾經貴分府切實查明。報告省都督府及政事部。是非昭著。何有嫌疑。陳公道德學問。卓越羣流。同人等奉

爲表率。實出欽仰。至誠政事部以爲私黨巨魁。不便任令號召黨徒。公然結集。而并謂務令此等結黨之私人。不得於政治上稍有活動能力。聞之共和之國。凡在一民之數。皆當有政治活動能力。何況陳公充浙江諮議局長有年。參議政治。補救地方不貲。政事部無正當理由。而遽下解散政社之命令。如敝社果有不正當情事。即請貴分府遵政事部照會。急行解散。同人等當待命司敗。負黨受罪。不然則共和之治。結社自由。貴分府提倡風氣。無微不至。何忍令抗衡米佛之堂堂新民國。而復見昔日專制時代禁錮黨人羅織清流之弊政。同人等用敢披瀝肝鬲。昧死上陳。等因。前來。當即切實由敝分府查明民國新政社。確由温州六屬志士發起組織。設立郡城。輔助共和政治。宗旨純正。並無不正當情形。陳介石與章太炎均係被舉之人。並無假章太炎名義。該社既無違法。自應遵臨時政府組織法第六條。人民集會結社自由之規定保護。未便解散。

莫須有案之始末情形

莫須有案之始末情形

四十八

據情電達^{政事}部察核在案。旋奉^{政事}部電復內開電悉。臨時組織第六條。所指人民。當然爲受民國法律保護之人民而言。查陳介石於光復前告密民軍各據。本應嚴拿治罪。民國寬大爲懷。存而不論。新政社既確係舉章太炎。陳介石爲正會長。查該社規約第三條。有與本社同意。由本社一人以上之介紹。本社許可。得爲社員等語。試問章太炎與該社有何同意。由何人介紹。倘以章君爲發起。何以章君指陳介石爲冒稱。倘該社與陳介石爲同意。而共舉之。其該社爲反對民軍之政社可知。何能受民國法律之保障。即其中頗多正直人員。亦宜曉令另行組織。所以民國新政社。希速取消盼切等因。奉此再查陳介石品優學粹。平日主張民權。盡人皆知。^{政事}部所指光復前告密民軍一節。當卽詰明。介石指日自誓。激烈動人。此事關係重大。必有切實筆跡。始可坐實入罪。以介石生平爲人而觀。敵分府信其必無告密民軍之事。介石於溫州光

復後。橫被仇人構陷。捏電。稟控。函捏。登報。章不一而足。敵分府先後確查。報告在案。陳介石並無反對民軍。黑白昭然。實無嫌疑可言。且介石於溫州光復。不遺餘力。維持地方。賴以安謐。敵分府就地查察。見聞甚確。至該社舉太炎。介石爲社長。查二君皆非該社發起人。皆由該社社員推爲名譽贊成員。依該社選舉細則。舉爲社長。太炎如以爲未合。自可詰責該社。何遽指爲介石冒名。至既該社主發展民國主義。實無反對民軍。與民國人民集會結社自由之法律。確不相背。際此共和建國。人人有研究共和政治之責任。即人人應受民國法律之保障。爲治當順人心。善類自宜愛護。敵分府爲民國政治前途計。惟有力圖進行。獎勵風氣。陳介石既無反對民軍。新政社又係正當政團。敵分府祇盡維持之責。未便飭令取銷。致拂輿情。爲此理合備由具文咨呈。貴都督察奪施行。以申民氣。而固政體。須至咨呈者。

莫須有案之始末情形

湖南張釗傳

湖南張釗傳

五十

王 祺

清泉張釗字光生號鵬飛十九歲之陸軍學生也性慷直而行循謹一日讀歐州革命史奮然若有所言忽而緘默然遇不平事弗避嫌忌輒憤抑之以此得師友歡心八月武昌民軍起義湘中志士急謀獨立以樹後援時君在陸軍學校與同學十數人運動全體爲內應遂贊成九月朔日之事湖南獨立後全力助鄂未幾潯皖光復湘政府識者謂天下之大勢在江南急徵死士前赴運動君慷慨自陳願炸擊鐵良使江南早日光復以定東南大局聞者甚壯之次日予同事七人在望嶽樓飲餞宴君莫氣勃勃誓存必死心成不死事固以烈士自命也至甯張勳已據城慘殺君知初願不行與予赴滬謁李司令說其聯軍進行司令嘉其言卽延爲參謀江南之克李軍功實多君誠與有力焉甯旣奠方籌餉練兵銳志北伐君與予赴八卦洲購蘆柴率捐承包者數人歸至營甫

下車流彈中左股流血而沒時十月念三日申時也嗚呼

王祺曰君以少年英敏之姿爲國捐軀固足傳已獨痛君有祖父父母在婚未十日而別斯則君所泣血者也異日民國論功厚卹其家烈士之魂或可安也嗚呼

天鷲曰鵬飛奮志革命死於行伍江南之奠安胥賴焉身死名留芳標千禩存必死心成不死事二語當銘之片石榜諸墓門鵬飛有靈亦當莞爾

湖南周君行略

唐國珍

周君諱岐字於民湖南人也世居新化兄弟五人現年二十一富於愛國性夙恨政治腐敗滿奴壓制過甚數欲以武力改革之自武昌倡義卽協助湖南已故都督焦大峯宣布獨立雪二百餘年之國恥以光復舊物未幾焦都督遇害欲一死以報同志適同人勸以北虜未下徒死無濟勵以大義乃止旋奉譚都

督軍組編暗殺隊由湘而鄂而滬車無停驂旅不再次其冒險敢死之精神足以懾虜廷行抵烟台適遇滬都督所委北洋交通部長夏醉雄君以烟台爲北伐根據地慮兵薄難支會商分府王司令挽留製造炸彈以厚兵力君卽欣然應允不幸於十一月初三失慎初四日死於法國醫院臨危時大呼曰北虜未下死非其所恨飲黃泉死不瞑目言已乃絕其壯志堅如金石至死靡懈志士末路深堪痛悼嗚呼死者已矣非表彰無以勵生生者何堪恐湮沒無以慰死珍自愧才淺未克畢露爰略寫君行略焉

周君係新化叔川先生之姪孫昂型先生之長子自幼穎悟過人沉毅寡默具有特性年十四卽悲憫時艱每與志士論滿虜苛政輒憤不欲生其叔祖叔川先生居於鄉設立學堂爲湘省倡凡公益事無不熱心風氣頗開士民推愛其樂善好施延攬英俊尤爲人所難及隱蓄恢復祖國之志者十餘年如一日故

都人士願爲之死者數千人。周君嚴受祖訓，每欲拔劍起舞。叔川先生挫之曰：欲爲英雄，須具學問。孺子宜養鋒蓄銳，慎勿率爾。乃精心研究科學，不涉外事。乙巳歲，叔川先生東渡，與陳天華聯合留日同志謀舉事。未遂，卒於東瀛。時周君肄業湖南高等實業學堂，聞耗痛哭，幾絕。以富於革命思想之健兒，驟失所依，情不容已，更勵志勤學，思繼先志。勸同學曰：恢復祖國，匹夫有責。吾儕宜刻自猛省，以雪九世之仇。自勵尤刻，研究各科學，日無暇晷。尤注重西文，星期卽旁徵互考，觸類引伸，以增進知識。每試輒冠，自預科畢業，進高等科，訊求專門之作用，以收實效。聯絡同學，以謀改革之預備。今年二月，譚人鳳自香港來湘，爲言黨人謀舉事於粵東，急就舊有之機關，謀所以響應之策。苦心經營，不遺餘力。身幾不免，其堅忍卓越爲何如！自武昌倡義，卽與同志在湘首倡，獨立慮兵力綿薄，製造炸彈數百，以厚兵力，市民安堵，未幾焦都督遇害，隱忍不死者。

欲圖直搗黃龍。推翻滿虜。不圖壯志未酬。中道遇險。卒於渤海芝罘之側。所謂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巾。其熱血所注。百折不回。直與山河併古。日月常明。觀臨危之言。殊令人毛髮俱悚。愧死無地。願北伐諸志士。尤當整庭掃穴。痛飲黃龍。庶足慰死者之靈魂矣。最難堪者。以此熱血健兒。室家未完。禮祀無繼。賚志西沉。未覩共和之象。痛呼泉下。空餘身後之悲鳴。呼慘矣。

天醫曰。欲為英雄。須具學問。孺子宜養鋒蓄銳。慎勿率爾。我願普天下青年志士。奉為金科玉律。

平叔事略

接此則照原稿付刊。字句間稍有不妥處。仰閱者諒之。

蔣國榜

志然不克償。長殤而勿殤。溯自古。今大江。南求所謂感慨堅苦。負天拔地立功名。濟生元。去文詞者。以較青兗泰岱之士。無有而甯土酸薄。王氣流土生。尤猥穢苟安。自私利無公德者。比比平叔曰。我甯人散沙也。有事皆畏縮。必仗人始。

立不念羣。不團力。余其爲膠注之哉。甯士夫卒。無羣力。民軍起。義十數省。張勳者。據城屠戮。乃歎吾甯死也。國無論漢清。背人道者。死言論泣。召諸都督。期殺勳。見九月念二民立報。欲有樹爲甯光十月十日喉症客死。申歿尙言天下事。朗吟謂共樂土。嗚呼吾兄弟幼讀十年期。各有志。弟任法家。余志在哲。謂學以建世利羣。伯叔父老。或未知識。無論衆庶而歿。以齋志孩病殆。先王母跪請醫。謂弱孤也。喪父歲三。余齒四。母孀馬篝燈。偕孤泣。期父讀。兄弟誓謀爲光。既讀偶疾。阻課。兼十日進誦詩。木瓜吟。誦媚母也。幼不死而長。以死十三經。既卒業。旁及諸史。諸子。文學者。言謂經學勞形。考據注疏。視清諸儒。無得好司馬書。謂非他史。帝者族譜。比道之不明。屏百家。孔日狹。匡道莫如子。喜墨者仲父。言及陽明。老佛。佛救世。非棄世。度佛之心。行孔之道。詩文家。韓杜氏。無窠白。無閒架。無派別。好之書法。則拙無美。漢石也。居閒相歎。曰歐美學。可畏哉。集天文地。

文人文學至羣斯真大人學矣。學語文擬留歐學歸大祖國終欲政治見會死皆不果。卒業第嘗聞之矣。余謂孔佛謂體禹墨爲用。又欲遍讀孔佛老回周秦宋明泰西諸子書。自今將不能卒吾業也。諱國平字平叔。年十八生日主試入闈。日灼有光。額隱雙角眉間。光可鑑。性烈多決。目鮮餘子。星者謂有劍鋒氣。平素又欲平男女善詩。近千首。余善傳之矣。初王父翰臣公于商鉅子。父厚民公。邑稱善人家。稍替弟擬謀國者。治之又欲以祖業廣濟衆而別爲生計。江皖災死百萬。前查賑大臣馮公煦二代交集貲輸捐。上爲詩文請建母坊。馮公器之。謂以表節母之有是兒。以如是馮公。謂何如也。處無友老處士戴少樵爲恩。武功鮑幕王詩古文話。曾左乃歎。曾左大賢。致種族界。未能論定。然自是輒旅戎馬。謀盡國友人。李立習陸軍。又習聞歐豪傑。適北僧西來。精技擊。月夜弟兄守之。霜地試刃。劍謂裝武以和平。由是而試劍馳馬焉。戴以孤老客死掩誌之。

李散學保府歸擬有圖病臥日三問藥凡大有志羣者護之季死弟病亦三日死外家者祖母警幼女人舅在外亂作勢垂斃弟慨支身護老人女幼之蘇而安焉謂吾有母母亦有母全母母卽以事母天無物殲其羣之良使無留良既死親長多哭之也兄之言曰弟死家無令甯少其秀余缺良臂憶每出入雙胞之卒余神氣隨汝骨肉以俱死恨莫大於未償志他日者有子嗣無則有以傳無以傳命矣夫夫立志在羣羣何可無告其亦可以銘之傳之矣余同母數人者殤是役也伯之子亦死余也以羸弱無能全其生死未可知世言人將死骨肉死者每迎亡斯則幸余自是而弟死矣而無兄弟矣後艱辛任無兄弟矣來世可追或爲兄弟難言矣而然者登鷓鴣之原望斷行之雁有慟乎

天驚曰遍讀乳佛老同周秦宋明泰西諸子書固吾素愿病未能也讀袁子才著書翻恨古人多之句爲之啞然

天○醫○曰○凡○爲○人○類○必○有○美○的○觀○念○美○的○觀○念○者○因○眼○前○事○物○之○不○美○希○望○他○
一○理○想○的○更○美○也○自○美○的○觀○念○而○發○生○四○派○之○學○說○曰○鑄○世○曰○毀○世○曰○棄○世○
曰○救○世○鑄○世○者○欲○造○一○理○想○的○更○美○之○世○界○也○儒○家○之○學○說○與○社○會○主○義○家○
之○學○說○是○也○(有○謂○社○會○主○義○非○學○說○者○誠○然○而○今○日○之○社○會○主○義○家○則○
多○不○免○流○入○於○類○似○的○宗○教○或○類○似○的○學○說○矣○他○日○當○更○爲○文○以○論○之)○毀○
世○者○欲○毀○滅○此○不○美○之○世○界○而○冀○異○日○萬○一○有○一○理○想○的○更○美○之○世○界○出○現○
也○消○極○思○想○家○之○學○說○是○也○棄○世○者○做○歷○此○不○美○之○世○界○而○欲○入○一○理○想○的○
更○美○之○世○界○也○隱○居○家○與○自○殺○家○之○學○說○是○也○(十七世紀之末歐西有數○
多○之○自○殺○會○發○現○稱○之○曰○家○曰○學○說○殆○非○過)○救○世○者○欲○拯○此○不○美○之○世○界○
之○人○出○此○不○美○之○世○界○而○入○一○理○想○的○更○美○之○世○界○也○佛○氏○之○學○說○是○也○佛○
之○言○曰○不○度○盡○衆○生○誓○不○成○佛○又○曰○一○切○衆○生○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然

則固救世者也。非他三派之品彙匹儔也。因平叔言故詳論之。

李君白志士行狀

志士姓李諱君白字伯樹號瑞棠廣東順德縣南浦鄉人幼讀書於鄉稍長入香港英國大學肄業英文算學地理歷史等學性聰穎凡學期試驗其名必冠儕輩卒業於該學堂然勤敏好學出於天性每以親老不能負笈遊歐美留學爲憾尤善實驗化學專科孜孜研究鏗而不捨學遂日增書籍儀器充軀四壁其於製造火藥炸藥亦由是而得焉適庚子日俄之役日本戰勝得力於下瀨炸藥竊心焉慕之志士嘗慨吾同胞沈淪於專制壓力之下加之強鄰四逼疆土日削財源日枯其不爲猶太波蘭之續蓋幾希矣又以胡虜肆虐奴隸人羣非將此淫威專制之政府推翻則無以出同胞於水火而登衽席年來奔走四方結納有志之士惟求實行之實力意旨祕密無有知者會有戚畹爲漢陽兵

李君白志士行狀

丁。廠。庫。員。志。士。遂。投。之。以。研。究。槍。砲。理。由。其。炸。藥。等。法。亦。由。是。深。造。而。有。得。也。
武。漢。起。義。志。士。在。廠。効。力。旋。來。滬。以。金。陵。未。下。深。以。爲。憂。在。滬。獲。識。志。士。葉。君。
子。安。相。與。爲。謀。得。葉。君。出。私。囊。購。藥。配。製。復。先。後。介。紹。於。駐。滬。聯。軍。總。兵。站。北。
伐。第。一。軍。兵。站。効。力。祇。以。兵。站。地。狹。另。租。屋。數。椽。以。爲。製。藥。之。所。經。營。三。月。製。
成。炸。彈。極。多。發。給。軍。用。効。力。彌。失。此。次。光。復。金。陵。以。志。士。所。製。炸。彈。爲。最。得。力。
殺。敵。致。果。咸。歸。功。焉。在。事。數。月。給。以。薪。水。不。收。受。其。堅。忍。卓。絕。廉。潔。自。持。有。如。
此。者。嗣。以。北。伐。在。卽。趕。製。炸。彈。詎。於。民。國。元。年。正。月。三。十。日。晚。間。拌。合。藥。料。用。
力。過。猛。霎。時。轟。焚。志。士。被。傷。血。肉。狼。籍。指。斷。足。折。目。盲。臉。焦。慘。斃。情。形。殊。堪。痛。
悼。嗚。呼。北。虜。伐。士。之。爲。我。同。胞。隕。其。生。命。有。如。是。哉。志。士。生。於。丙。戌。歲。四。月。初。
九。日。亡。年。二。十。有。七。無。子。女。妻。室。在。弱。雙。親。老。耄。此。其。最。可。悲。者。至。其。交。友。以。
誠。事。親。以。孝。猶。其。餘。事。焉。耳。謹。狀。

天壽曰辛亥革命得力於炸彈者居多不意伯樹生才二十有七年迺死于
此惜哉然而汗簡流馨英雄快事伯樹之死誠當慶也

張沛如事略

趙錫寶

張君沛如名魯德字文濱皖之祁門人也先代爲祁邑望族世業儒祖靜齋講
學於鄉時洪楊之役官軍駐祁時或騷擾不甯家一日數遷卒以奔走憔悴鬱
鬱以終父子謙早失怙恃楚楚獨立年十三習磁業弱冠至滬仍執本業勤勤
懇懇崇樸儉主忠信故商界稱之旋創義興絲線莊於滬上大東門外大街母
氏彭生子二長蔚雲習學子業不善帖括入復旦公學熟諳西學語言次卽沛
如生而慧有勇敢風七歲受學於沈葵若先生之門性極聰穎從遊五載講解
了然年十三以父命習本業非所願也未半年往來晉接精明幹練儼若成人
十六卽治店務條理秩然人咸以少年英俊目之十七往漢口採辦黃絲以渺

張沛如事略

六十一

張沛如事略

六十二

渺。一。成。童。遠。客。異。鄉。身。肩。銀。錢。重。任。而。能。無。忝。厥。職。親。戚。故。舊。稱。道。不。置。謂。少。年。得。此。洵。是。奇。才。丙。午。秋。滬。南。商。業。體。操。會。成。立。張。君。欣。然。入。會。其。交。友。敦。信。義。重。然。諾。與。同。學。凌。季。潭。郁。仰。榴。馬。驥。良。孫。守。伯。諸。君。尤。爲。莫。逆。余。亦。忝。列。其。間。故。知。之。最。詳。丁。未。冬。畢。業。張。君。得。優。等。文。憑。時。年。十。九。戊。申。春。佐。諸。同。志。組。織。救。護。會。以。補。助。商。團。繼。有。沈。仲。禮。君。紅。十。字。會。開。辦。事。遂。中。止。厥。後。商。團。公。會。成。立。張。君。與。焉。居。恆。不。苟。言。笑。常。鬱。鬱。寡。歡。謂。男。兒。具。昂。藏。七。尺。軀。當。建。一。番。大。事。業。庶。不。辜。負。此。生。常。慨。本。業。之。不。足。以。推。擴。也。擬。創。實。業。以。展。生。平。之。抱。負。如。蠶。桑。茶。子。畜。植。諸。端。與。諸。同。志。時。相。討。論。以。事。卒。無。成。閒。居。無。聊。常。手。近。世。亡。國。各。史。以。自。遣。披。閱。至。越。南。印。度。被。虐。之。章。輒。廢。書。歎。息。語。兄。曰。亡。國。之。慘。奴。隸。之。苦。如。是。其。甚。今。乃。清。政。不。綱。滿。奴。盈。廷。借。外。債。以。促。民。命。假。立。憲。之。美。名。以。欺。飾。天。下。人。之。耳。目。恨。我。才。智。薄。弱。既。不。能。著。大。聲。疾。呼。之。文。章。以。

喚醒同胞又不能荷戟從軍爲犁庭掃穴之舉恨孰甚焉八月武漢起義未及匝月而各省羣起響應九月十三日民軍蒞滬張君奮勇爭先親登城樓豎插白旗稽查硝礦局事畢回公會夜半二時義勇隊隊長劉遜謙君帶隊至製造局張君與偕以身無軍械向同學季潭君假十三響馬槍一枝籍以禦敵黎明至製造局進攻初與凌君季潭同列繼見急切不下慮民賊或發巨砲則大局糜爛不可設想一時義憤填膺遂奮不顧身向前猛攻至九時彈傷倒地當由凌君背負出險送上海醫院醫治乃兄得信往視彼方酣臥喚醒問之曰負創若何張君卽答以左腿微傷述王醫生言彈未入內傷易治是無碍也兄速歸慰二老勿以弟爲念休養數日稍瘳卽歸語已朦朧而睡蓋已勞頓之極也旁晚又遣人往視則云已飯少許家人之心稍安翌晨(卽九月十五日)乃兄又往詢病狀張君答仍如昨又殷殷詢製造局已下全邑尙安靜否乃兄慰之

曰病中母多言靜攝爲要觀其神態似較昨日略勝午後余與鄭心侯施仲篋二君偕往張君亦力疾對答一似常度旋引施君耳語曰大小便不通腹痛異常未知有碍否施君勸就德國醫生診治張君曰且俟明日再定方針施君再三詰問方知尚有一彈中於右尻恐已穿入小腹傷及大腸彈未取出便故不通張君之隱而不言蓋恐父母憂故強自抑制痛哭而以舒適之狀示乃兄其體貼親心亦云苦矣旁晚乃兄又往適郁仰榴凌季潭二君詢病狀出醫生方爲用水嚙通大便力竭氣喘其痛苦情形見之惻然逮夜十時神志昏迷呻吟反覆厥狀更危請王醫生診之猶云無碍詢以有無彈子入內言業經詳察並無彈子叩以腹痛何故云便結故如是乃兄知不可救藥急爲設法抬歸家已鐘鳴一旬矣維時神氣愈憊家人正紛亂間張君忽睜目大呼曰漢賊不兩立事機不可失前仆後繼是在同志語畢溘然長逝時正三點十五分卒年僅二

寸有三並於身。辨檢出親筆遺書一通。讀之見其素志。緣特另紙刊存。嗚呼。來日方長。正大可有為之候。長才未展而人已云亡。方今大事稍定。二十世紀中之新世界。新人物。新偉業。張君與焉。異日史載編存。名垂千古。則雖死猶生。張君真不朽矣。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同學弟趙錫寶記實。

天驚曰。張公踴躍從軍。齋志以歿。蒼蒼者天。朦朧乃爾。機不可失。四字洵足千古矣。吾儕青年其書諸紳。

記趙爾豐釀蜀變事

闕名

尹昌衡如京。有謂其蝕餉通亂者。交軍法處。未開公判。其事不可得而知。曲直不可得而辨也。吾未能目擊其事。不欲妄為論議。越日則有人請為趙爾豐建專祠。其事甚怪。計趙爾豐自受清命為川督。至於遜位。吾皆目覩。能言其本末。值今正議反覆之秋。不可不舉其本末。以俟後賢之論定。中間所述一本實事。

記趙爾豐釀蜀變事

不欲妄陳一字。以爲信史之累。斯固質爾豐於地下。吾亦無慚者已。蜀人論爾豐之罪也。吾與之頗有異同。人謂爾豐暴虐。吾則謂爾豐庸鶩。人謂爾豐剛愎。不近人情。吾則謂爾豐畏蒞。致釀禍變。蜀中爭路之興也。原於盛氏鐵道國有之策。平心論之。清廷昏黯。政以賄成。所謂國有之說者。不過徒開苞苴賂賂之門。不可期以成功。至若自單純之學理言之。鐵道國有。本爲一成理之政策。清廷以是召亡。亦所謂會逢其適。必以是詆盛氏爲元惡。抑亦過矣。國有鐵道之命。既下。蜀中譁然。詆盛氏爲賣國。嗾鐵路股東抗之時。王人文護川督篆。巽懦寡決。斷一切皆優容之。爭路者益橫。州縣遊民。亦糾集無賴。設保路同志會。以應人文。怵惕弗敢動。陽獎藉之。爾豐初入關。不審虛實。聞人文以優容博聲譽。亦效其所爲。州縣徒黨。乃益衆。地方官以爾豐且善之。莫敢禁也。未幾。端方嚴劾爾豐。謂姑容養奸。患將不測。清廷乃切責爾豐。促端方入川。爾豐以朝意迫。

切。又懼端方攘己位。乃大異昔所爲。拘捕維持會長。及省議長。嚴禁保路同志會。馳兵四出。夫保路同志會。本非法律所應許。人文及爾豐獎藉之之時。識者方以爲罪。乃既容許之於前。復推殘之於後。是不啻誘民以犯法也。爾豐既主用兵。遂一變曩昔委它之術。人以爾豐給己。益切齒。且念人文。端方既至渝。納渝中人士議。力反爾豐所爲。奏赦蒲殿俊以下九人。劾爾豐操切。並及其幕僚饒某。勸業道周某等六人。爾豐大怒。謂方欺己。方亦以欺趙自疑。不敢至成都。故及於資州之難。

當端方之劾爾豐也。武昌已起義。蜀中僻遠。未有稿耗。然謠誣甚衆。或謂吳綬卿已據北京。爾豐以一己結患多。益自危。未幾。得鄂中電。謂天下光復。已逾十八。將派戴鴻疇爲川督。大軍尅日西上。其束身聽命。爾豐大恐。求免死術。翌日宴賓客於署。乃告屬官及諸紳士曰。聞南方光復。已成八九。天意不問可知。然

吾固漢人。有譜可稽。衆知其中餒矣。乃出蒲殿俊等。辛亥十月朔。渝電絕人。譁言鄂大軍已至渝中。爾豐大恐。盟蜀紳于署。以蒲殿俊朱慶瀾爲都督。己仍赴藏。識者謂爾豐入藏。無異于窮山放虎。及十月十八日難作。尹昌衡代爲都督。爾豐乃殊死。按爾豐生平。不學而自用。貪功而畏死。其於蜀也。始則姑息以養禍。繼則肆殺以要功。是誘民犯法。又從而殺之也。身爲清臣。蒙其殊遇。不能以死自效。乃自稱漢人。曾思苟免。與端方自稱陶大方者何殊。既資清帝。又資蜀民。乃欲永其廟貌血食。傳曰。有功于民則祀。不貢所守則祀。吾不知爾豐之祀。以何勞也。曩使光復之功不成。清祚重續。吾知爾豐猶不免斧鉞之誅。今乃有蜀人請爲之祀者。俎豆齊馨。爾豐之靈。其能享乎。或曰。爾豐之請祀。其兄與有力焉。夫爾豐不得爲清室之忠臣。又安能爲趙氏之肖子。有弟如此。厚其所望。春秋之義。絕之可也。且其事未久。萬衆咸知。雖欲張伐功勞。亦徒爲識者所笑。

中人之智所不屑爲疑。其兄下愚未必若是也。姑誌之以觀後來。

天鬻曰：爾豐之首鼠，猶豫蹢躅，勃率不學無術，愚而好自用，直欲令人笑死。然而辛亥之役，動機肇於蜀變，蜀變釀自爾豐，固國人所同然。一辭者，然則謂爾豐爲民國之元勳而爲之建專祠，未嘗不可也。絕倒絕倒。

王爲广先生事略

邵元冲

王君爲广，浙之山陰人。性真摯，寡言。自幼抱大志，讀書不屑仕進。少受業於蔡子民先生之門，稍長肄業於浙之高校，繼入上海東文學校，豫備留學日本。會取締事不果，時同里秋瑾歸自日，相與圖國事，志同道合。初回紹郡，組織學會，亦鼓吹革命，尋又倡辦中國女報於滬。當時祕密構畫，皆與焉。後秋烈以皖事捕殺，君遂離產鄉，潛行於揚子江流域，筆舌鼓吹，廣集同志。雖備嘗險阻，志不少懈。迨辛亥武漢舉義，君以鄂既克，卽之豫皖江浙，謀響應。及南京政府成立。

朱碩人行狀

七十

君適病疴歸里。居數月不出。當是時萬流競進。以祿位爲應有。君獨淡泊以明志。嘗與友書云。革命吾人之天職。若居以爲功。而攘權利。吾不爲也。去年春。以其同學邵君敦招至申。編輯雜誌。義正詞嚴。多發揮公理。旋因南北交戰。君遂歸隱西湖。余閱人多矣。雖與君交未久。而如君之弘毅負重。嘆不可及。爰述其事略。以諭吾黨少年。資矜式也。

天○醫○曰○今○日○一○班○營○營○祿○利○之○自○命○志○士○者○流○讀○爲○廣○言○直○當○愧○死○

朱碩人行狀

王心三

嗚呼不孝兄弟。不幸少孤。吾母撫教恩勤。心力交瘁。致不獲安享天年。戚撻風木。哀哀昊天。擗踊何極。伏念古之明哲。成德達材。率秉母教。若不孝兄弟。雖無似。而如吾母之賢。不可以無傳於後。此不孝兄弟所以泣血謹狀。亟欲請仁人義士之文。以表吾母之潛德也。先妣姓朱氏。同邑耆士寶森先生之次女。年二

十六歸我先君。恭儉仁睿。鄉里稱之。當是時。先君以商業起家。好行其德。戚族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子弟皆資助。就學俾自立。地方公益事。每捐貲首倡。不平事。輒爲平之。凡我先君積德累仁。莫非吾母相與贊成。至今社會稱頌。非盛舉溢其分也。先君慷慨好施。與捐館後。門衰祚薄。時不孝。必三生八年。爲戶僅三歲。吾母仰事大母。俯育孤兒。撒環瑣。以贍家。晏如也。族人以吾母處困如夷。疑有儲蓄。閱侮日至。不知吾母支持艱苦。有非可以言狀者。吾母蔬食三十年。暑不葛。寒不裘。自奉極廉。而樂善不倦。居恆無疾。言慍色臧。獲俱視如家人。貧苦親鄰。時加矜恤。嘗語人曰。人生境遇。有幸不幸。不能以此論賢不肖也。其教不孝兄弟。一言一行。無微不至。慈愛之摯。則自呱呱在抱。以迄于今。未嘗一折。藜焉。每與大母言。二子質美。陶冶而成。全之端。資良師益友。蟄居里巷。恐貽誤。爰于己亥春。賞令不孝。必三奔走滬杭。與當世英俊相周旋。入秋。又命爲戶。肄業

于省垣高校。其明年爲不孝心。三聘同里婁姓女。未幾女病。警戚友敦勸離婚。吾母惻然曰。不娶女。何歸必死。昔劉廷式不棄瞽婦。世稱盛德。吾兒性情愷悌。當仁。豈讓古人哉。卒娶之。甚加憐焉。乙己爲廣娶舅氏秋仙先生之次女。丁未又爲心三娶陳氏從母之女侄。於是家務稍分。吾母之勞。是歲不孝兄弟。偕學會於產鄉。同志秋瑾與焉。斯時風氣未開。鄉父老僉以爲妄。數請吾母阻之。甚有以殺身破家相告戒者。吾母慷慨喻之曰。集會講學。自古尙也。若論革易。則凡我華胄。心同此憤。特畏此罪罟。不敢發耳。兒輩束髮讀書。卽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近更激於國步。不辭險阻。倡之。余非不悟禍迫。願兒輩願爲范滂。余雖無滂母之賢。不忍奪兒輩志也。當時同志靡不欽佩。秋君尤心折焉。嗣茲滂會。輒拜吾母。後秋君以皖事捕殺。吾母盡然傷之。會屬不孝爲廣密偕同志收骨。謀葬西湖。後被禁不果。爲廣以是離高校。入滬日交學校。豫備留日。心三則

遊迹市廛。蓋此時蹙蹙靡所騁矣。迨逾年。不孝兄弟方歸。奉母讀書。足不越戶者一周。吾母晝則紡績。夜率諸婦。鐙窗圍坐。講授經史。回憶此景。門以內雍雍如也。而今不可得矣。是冬。吾母病。疴匝月。憊甚。不孝兄弟與其婦等。固請肉以榮養。裘以禦寒。吾母諭之曰。余性甘淡。泊衣食。不喜華美。汝曹孝思不匱。當知無忝所生。所以報也。又曰。余雖老。精力尚健。家事傳之婦輩。將養以全年。汝兄弟有志四方。勿懼余年。垂暮不行。後三月。不孝爲尸赴湘。心三將如京。詎婦陳氏以流產亡。吾母憫其賢。而命促。哭之慟。無何。爲尸生男。含飴之樂。藉紓老懷。不幸今年二月。痛遭大母之喪。吾母正衰病侵尋。迭遭變故。傷神耗力。致患沈疴。自大母含殮後二日。寒熱交作。聲啞舌絳。醫藥兼旬。方稍瘥。轉病痰涌。遂不起。不孝心三侍疾四十日。默察病狀日危。怔營怖悸。五內摧崩。不敢稍露驚惶詞色。貽吾母憂。孰意吾母自忘病革。惟心三憔悴是憂。屬纊遺言曰。余向患噎。

朱碩人行狀

七十三

朱碩人行狀

七十四

血慮不壽。今後汝父二十年而亡。憂患餘生。得以壽終。且得見汝兄弟成立。死復何憾。惟望汝兄弟進德修業。爲世界有真正價值之人。莊生有言。哀莫大於心死。汝兄弟能慰余心。余目瞑矣。汝弟不獲見我矣。當以我語告之。嗚呼。吾母之教誨期望。如是其至。乃不孝兄弟不振若是。何以安吾母。惟祈仁人君子。宏錫類之仁。而爲之傳。俾先妣明懿之德。艱貞之行。不終湮沒。則沒世之榮施。卽千載之風教矣。先妣生于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四十八年。三月十四日。沒于四千六百零七年。三月十二日。壽終六十歲。孫一名振強。先妣長逝後四十日。不孝_{心三}爲_廣泣血謹狀。

學生北伐隊始末記

本社

歲辛亥。義軍特起。大聲發於江上。六種震動。滬濱爲人文淵藪。響應獨蚤。時有樹學生北伐隊之幟者。曰王競生。黃鳳兮。尹建勛。黃建華。競生故血性男兒。黃

尹諸子。則柔弱書生耳。之四人者。同學於某校。課餘之暇。相與縱談天下事。輒歔歔淚數行下。蓋深於東風明月之感矣。武漢義軍興。神爲之王。將置舟往。以細於賞。不果。上海光復之次日。走謁某公。以組織學生北伐隊爲請。某公嘉之。以白巾一方。手書組織學生北伐隊某某等字樣。鈐以巨印。以代符節。繫之歸。議撰布告。以號召天下。羣推鳳號起草。鳳兮走筆成之。題曰。學生北伐隊宣告文。刊諸民立報。辭曰。一風起矣。水湧矣。蟄雷一聲。天地震動。三楚健兒。傾其心血。頸血。腦血。以組織莊嚴優美之中華民國於方城漢水之間。此吾同胞所馨香而祝頌者也。然非同種。固爲必鋤。而除惡尤須務盡。今者羣醜雖殲。而元凶未戮。犬羊異族之酋。猶發政施令於北方。是亦吾同胞所當引爲深恥者也。是以同人聯合學界青年組成一隊。誓期北伐。犁其庭。掃其穴。使神州大陸。永絕腥羶。想我愛國健兒。必有投袂而起者矣。嗚呼。三戶亡秦。廿年興越。我江東八

千子弟。詎不足以滅彼賊奴乎。同人當厲吾兵。秣吾馬。以與我學界青年相見於五色旗下。又有組織學生隊宣言書一通。其辭曰。當仁不讓。見義勇爲。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噫。嘻。悲哉。吾漢族今日之學生。徒作窗下之呻吟而已。不能持干戈。攘夷狄。建共和之政府。啓漢族之光榮。豈非千古莫大之恨事也耶。此漢族學生軍之不能一日緩也。夫吾漢族之學生。非自號開通者乎。非自號文明者乎。非自號三育兼備者乎。然何畏怯不前。以至於此。彼胡狄之學生。猶且結敢死團。暗殺隊。駸駸乎有殺盡漢人而後已之意。而吾漢族之學生。則無聲無臭。猶寄生蟲焉。深夜長思。有不悲痛交集者乎。吾竊爲漢族學生羞且恨也。今者組織漢族學生軍於滬濱。誓必渡黃河。搗燕幽。殺滿奴。興漢族而後已。吾漢族之學生。有不投袂而起。慷慨從戎者。則婦人孺子非丈夫也。旣露布志士咸集。間關跋涉。不遠千里而來。日以千百計。乃開成立大會於味莪園。滬人目

爲亘古未有之曠典。奔走恐後。車馬闐咽。途爲之塞。西人與會者。亦歡喜贊歎。曰。此新中華之朝氣也。既而某公食前言。靳不與餽械。書數上不報。往見之。則聞人辭以疾。諸子窮於爲計。幾欲發狂。吳淞執事某。聞其風而招之。遂挈隊往。駐紮於淞。經茲挫跌。隊員多他往者。乃登報招集。擬待其畢至而訓練之。以爲北伐之準備。會南北統一。共和之局成。遂自行解散。

獄中作

宛 俠

因倡自由。不得自由。狂狴之中。怨憤無聊。繼思古人受經著書。半出此途。徒抱繚繞。以終當以何物作圜。紀念爰卽論史之中。特創一格。每旬加入一古人性名。上下千古。不許一名偶重。論本人事。不直用本人名。論後人事。不得追用古人名。若於本人爲國號。諡號。而在他人爲姓名。若周昭。齊明。唐肅。宋哲。元順之類。則不在此限。章創未竟。民國成立。元明迄今。乃出獄續成之閱者。倘譏鄙

獄中作

卷十七

獄中作

七十八

人作無益而害有益抑知黑暗慘怛之中舍是何以消遣較諸十年而成三都賦者或有間歟

唐論史古初(古初後漢)端自唐虞(後漢)摯荒(左人)於位(堯兄名摯)翼奉(前漢)在堯尙茅茨而唐儉(唐臣)萬邦和洽(三國)降二女以許舜(前漢)禮隆養甥(左人)高拱(明相)舒化(明臣)任官維賢(明將)君子讀書而至唐誥(明臣)觀其丁寧(明人)告戒陳嘉訓(明臣)施昌言(宋臣)其仁(前漢)信如天也因朱子奢(唐儒)(朱謂丹朱)樂遜(南北)於虞

虞重華向長(後漢)田間(秦人)先且居(左人)陶舍(前漢)徐耕(南北)以樂觀(後漢)母德純(明臣)矣季心(前漢)亦格滿朝薦(明臣)方堯相(明臣)全寅(明人)協恭徐膺(宋人)大位四凶皆被虞放(後漢)賢才悉受虞封(後漢)羅俊傑(明臣)虞廷陞(明人)胡舜舉(宋臣)之咸宜也任禹(

後漢)平水土治其田。疇(三國)民樂田耕(明將)元世功(明將)莫儔(宋臣)故虞授(三國)以位。

夏)夏尙忠(宋人)王德明(五代)五載徐巡(後漢)四海齊康(明臣)萬國欽(明臣)奉悉來貢禹(前漢)太康沈酒甘醴(三國)不爲麴鑿(晉將)夏統(晉人)中絕少康遵夏祖訓(明臣)陳治則(明臣)常安民(宋臣)高肇(南北)先業國於斯昌(明臣)士被夏育(古勇)民樂夏寬(前漢)桀溺(論語)宴樂遂被湯流(明臣)皇天密佑(宋將)有殷尹起莘(宋儒)以爲輔爰革夏正(明將)

商)湯執中(明人)王好賢(明賊)卜商(西門)六百而湯有慶(明臣)常惠(前漢)萬方而湯克寬(明將)蘇兆人(明臣)黎民安(明將)商澤(孔門)廣被邊貢(明臣)悉來太甲被放彌遜(宋臣)知過(戰國)能改吉人(明臣)爲

獄中作

獄中作

八十

善樂道融(晉人)融盤庚遷定殷基(三國)不墜湯序(明臣)高宗夢帝資余良弼(宋人)方從哲(明臣)人或者勞堪(明臣)於外時陰識(後漢)之耶傅求(宋臣)於野用作甘霖(明臣)爾時殷不害(南北)乃商王受(前漢)甘過(左人)不倏飾顧白辯(五代)自恃高強(左人)於是士感周仁(前漢)民盡仇殷(五代)太師少師(左人)齊難(晉人)匡救嗚呼天道何常(宋臣)成德(明臣)是輔故周法尙(隋人)一如湯賓尹(明臣)甲子東方朔(前漢)周師舉(隋賊)黃鉞(明臣)一麾湯宗(明臣)遂滅

周武承嗣(唐賊)王道隆(南北)自太王王季周建德(前漢)赤烏流火周遇吉(明將)監於二代周尙文(明將)惟王納言(明臣)箕子陳洪範(明將)爲周嘉謨(明臣)孔子許衡(元儒)三代曰行夏時(明監)乘商輅(明相)服周冕(明臣)又曰吾學口禮(三國)難於宋徵(明臣)文獻(南北)不是吾學

周禮(明人)周成(前漢)幼冲王端冕(明臣)於上周邵(三國)佐理董正(漢人)治官百政(前漢)常善(南北)遐邇斯從(三國)讀詩而至周南(宋臣)邵南(三國)曾三復(宋臣)而詠歎也求商(前漢)之後並建封侯(前漢)晉陳(左人)吳芮(前漢)鄒魯(明臣)蔡齊(宋臣)蓋以藩屏周京(三國)也周昭(三國)南巡沈淵(南北)而死厲王不遵法度(後漢)王悍(前漢)日甚土地尙廣(三國)周疆(三國)陵夷獫狁寇洛(南北)逼近王畿(明人)周宣(三國)嗣立向行(左人)寬政民樂豐施(左人)如蘇時雨(明臣)任用方召(明臣)遂平江漢(後漢)王恩及(明臣)人深矣幽王肇基(明監)犬戎尤突(三國)赫赫神周(明將)竟爲寇損(後漢)周平(前漢)東遷周業(後漢)中微周簡(前漢)周景(後漢)朝無良佐(左人)王道(後漢)日替。

獄中作

獄中作

八十二

春秋 周德（前漢）既衰。武臣（秦人）用五霸。陸續（後漢）而起。齊桓親魯。魯睦（三國）侵陳。陳成（前漢）以匡。王國（後漢）楚人許貢（後漢）厥後。崔慶（金將）搆亂。而田得民（明人）景公有馬千乘（明將）齊世臣（明臣）無稱焉。晉文游楚（左人）向鄭（左人）常播（三國）於外。天賜洪福（宋將）徐平（三國）內難畢戰（孟子）城濮賀勝（元臣）楚師厥後。韓宣（三國）范文（謂韓宣子范文子）相繼輔匡（三國）秦穆悔過。念賢（南北）克敬黃耆（三國）陳寶（後漢）入夢。大興國（金臣）楚向雄（晉臣）蠻方僭稱。王爵（明臣）莊爲荆嗣（宋臣）黎民陰化（三國）伐鄭鄭衆（後漢）震怖。國人大臨（上古）蔡沈（宋儒）之君隨會（左人）恐後倚相（左人）孫叔王之明（明人）也不行。封觀（漢人）王之仁（明將）也。宋襄（楚人）不自審德（三國）安重霸（五代）爲時方。楚隆（左人）天不殷佑（晉臣）陳敗（三國）於泓。事竟莫濟（宋臣）惟魯宗。

道(宋臣)王錫爵(明相)侯世祿(明臣)無如士弱(左人)已甚國亦不雄(唐將)雖作林鐘(明臣)魯綱(明將)日替賀齊(三國)朝吳(左人)余深(宋臣)惜之伍被(前漢)楚誅(伍謂伍奢伍尚)員謂吳臣(前漢)吳起(戰國)爭盟中原爾時周章(後漢)安在夫差方會(宋臣)諸侯遽聞國勝(左人)越沼吳國(後漢)還無社(左人)矣

戰國 韓興(前漢)於晉田橫(秦末)於齊廉頗將而趙雄(宋臣)樂毅來而燕尊(前漢)孟嘗(後漢)平原重喜(元人)儒術常珍奇(南北)以供客用(明監)惜士污濁(左人)而乏廉潔(孔徒)樂說(前漢)魏齊(戰國)方以智(明臣)術苟參(前漢)席上珍(明人)不能舒奇謀(明臣)孟浩然(唐人)陳性善(明臣)安仁義(唐將)何正大(宋人)齊宣梁襄(金臣)目爲高遠(五代)何異(宋臣)葉公好龍耶(譏時君不用真儒徒尙遊說也)

獄中作

獄中作

八十四

秦 周宗(五代)既滅始皇以暴勝之(前漢)荆卿一擊不準(晉人)繞朝(左人)而走六國後胤(唐人)悉為秦執(前漢)虐如屠伯(左人)不知安民(宋人)胡方平(宋儒)消金革(宋人)阿房高構(隋臣)所費無極(左人)宮崇(後漢)百尺連楹(明臣)數里入海(索仙)安師儒(唐將)為羣臣顧法(南北)莫敢盡言(宋人)多軍(前漢)起秦族(南北)滅秦宮(後漢)一炬項悍(楚將)已甚。

前漢 惟高紹基(五代)天寶劉眷(南北)法章(三國)三章直斥秦非(孔徒)萬方樂喜(左人)相率來漢(後漢)王信(宋臣)於齊(信韓信)實因張策(唐人)封敖(唐臣)於趙(敖張敖恐致呂忿(前漢)師赤松而張貴(宋將)侯曲逆而陳喜(前漢)功臣定而何顯(前漢)粵歸化而賈復(後漢)張張良陳陳平何蕭何賈陸賈)惜乎韓宗(後漢)被夷安審信(五代)冤裏

帝呂甥（左人）也。呂強（後漢）日甚不遵高誓（上古）賴王正言（五代）周智安（南北）（王王陵周周勃）始呂勝（前漢）而劉危繼劉強（前漢）而呂族然劉安（前漢）者勃不出高慮（三國）少帝雖爲呂育（後漢）審非（前漢）惠子羣奉文立（晉臣）一守成軌（南北）功臣賜以湯沐（明臣）侍妾不服羅綺（明人）士顧君恩（明賊）民盛歸仁（五代）雖賈直言（唐人）而不用（賈賈誼）論者以是薄文（五代）然盛度（宋臣）所及較高仁厚（唐將）多矣。洎乎景建（前漢）德與文同（宋儒）武帝性雖卞忌（後漢）卻嘉（三國）儒術董傳策（明臣）陳廷對（明人）太爲士樂（左人）然好大喜勝（明人）方望（後漢）（四夷）之服畢構（唐人）單于之臺夫匈奴強至（宋人）自恃弦多（左人）向勝（左人）平城久爲劉累（上古）衛霍（謂衛青霍去病）思立高勛（五代）雖幸門克（左人）究不能使狄懷惠（五代）武昭（唐人）之世未與劉通（元人）

獄中作

獄中作

八十六

蘇武。丁年。前漢。奉使。牧羊。前漢。異域。劉節。三國。克全。稱忠。前漢。奚愧。由胡。方回。南北。金賞。前漢。宜哉。昭帝。任光。後漢。爲政。光。霍光。事。不專。諸。吳人。霍奴。三國。恣橫。劉政。金人。日非。宣生。前漢。民間。王孫游。左人。王孫喜。左人。如天之福。明將。徐登。後漢。大位。然爲。治過於嚴肅。宋人。君子。所以。深畏。劉法。宋將。也。及胡。來朝。明人。爲元。成壽。隋人。夷之。孟子。不競。華無。害。前漢。矣。元帝。成帝。時。匈奴。亦弱。王禁。自恃。陰德。後漢。預下。王興。前漢。戚勛。明臣。未立。劉統。明將。亦危。傳至。平季。南。北。王權。五代。益張。

新莽。莽苟。好善。明臣。奚忠。信。唐將。漢廷。齊受。前漢。其愚。不思。爲劉。去。非。五代。陰慶。後漢。得人。深與。王結。元人。任其。傾覆。劉基。明臣。徐自。爲。前漢。之。謬解。經傳。明臣。妄託。周官。明臣。何無。忌。晉臣。甚耶。自以。乘公。

願(南北)常得志(隋儒)劉宗(前漢)起義遐邇齊應(前漢)聞威(五代)破
胆不皇奄傷(左人)廉丹(莽之死義臣)所奉(後漢)非主許爲(左人)之死
安守忠(宋臣)烏知義(唐將)何大節(宋臣)足云

後漢 天下沐劉仁恩(隋臣)戴至德(唐相)原知感(五代)徐奉(後漢)更
始(卽劉玄也)再見劉興(前漢)然不練國事(明臣)劇可久(宋臣)乎光武
徐承(左人)大統得國卻正(三國)功臣視若善友(五代)不次高遷(三國)
張國維(明臣)徐大化(明臣)弗墜高緒(南北)父老方喜宋臣惟郭配(三國)
三國)廢時立愛(遼臣)未免爲盛德(後漢)之累(光武廢郭后及太子強
千古譏之)明帝處法平當(前漢)亦劉守文(五代)主也劉章(前漢)嗣立
溫輦(五代)徵賢史曲承美(五代)卻稱(左人)長者惜乎肇立慶舍(左人)
(章帝廢太子慶而立肇)不爲儲福(明人)和帝政由竇專(五代)劉朝(明

獄中作

八十七

獄中作

八十八

監。幾危。嚴錫命。明賊。以誅之。而閹黨徐盛。三國矣。帝與宦者鄭眾。誅竇憲。閹黨遂盛。洎乎安建。五代。鄧后。以陰輔。後漢。臨朝。任漢權。五代。者十餘年。帝復惑於阿保。明人不納。楊言。明臣。阿保謂乳母王聖。楊謂楊震也。屈尙忠。明監之臣。豈劉保世。前漢。主哉。繼以劉順。前漢。政與安同。南北。劉冲。劉質。前漢。何壽。漢人不永。冲帝早夭。質帝爲梁冀所弒。梁冀違。李固言。唐人。強以桓嗣。晉人。胡廣。安。保。榮。五代。何中立。宋臣。閹黨行進。五代。惟仇士良。唐監。言與良士爲仇。宗澤。宋臣。淪喪。豈桓靈禍。南北。獻帝始由卓立。宋人。卓董卓。繼爲曹輔。宋人。金璽。明人。歸魏。永作虞賓。宋人。魏初。元臣。封爲劉山陽。南北。魏封帝爲山陽公。

三國魏。曹瞞。建都許昌。前漢。身專劉權。隋臣。征冀。幸將袁克。左人。臨

江又被孫抗（宋人）吳質（三國）未得曹威（隋臣）已損常思（五代）篡漢顧時（明將）未可尚讓（唐賊）不居自比周文（前漢）狂狡（左人）之輩爭頌曹勛（宋臣）繼奉魏丕（宋人）剪滅劉祚（五代）戴惡（左人）名於千古君子不能不爲曹咎（前漢）也司馬氏爲魏國輔（明人）非曹良臣（明將）關爽（晉人）而奪其權（爽謂曹爽）曹宗（後漢）莫敢與抗於是魏臣（前漢）魏民相率歸昭（明人）頌司馬勛（晉臣）曹耄暴昭（明臣）之罪強伸（金臣）討賊之師其如曹德（三國）既衰曹衆（後漢）不用命何哉

吳策據江東（明臣）功蓋全吳（三國）權善才（唐將）孫振基（明臣）江萬里（宋相）鞏永固（明臣）奈何魏勛（唐臣）奉曹朔（後漢）徐立（前漢）爲帝始與劉交（前漢）吳亮嗣（明臣）何幼冲（五代）孫盛（晉儒）三世（謂權彊休）皓亂吳政（宋將）雖鐵連（元臣）長江石垣（晉人）爲城（吳有石頭城）

彙中作

孫衆(晉人)到。遁(南北)何保之(宋人)耶。

蜀先主建王業(三國)於蜀都功侔高光(晉人)而劉再成(五代)關侯破曹仁師(唐將)威震華表(晉人)孟德(元臣)恐怖議棄許都明賊惜乎未與孫交(明臣)遭其陰忌(左人)武侯以王佐才(明將)高尙(唐人)其志樂隱(三國)田林(後漢)不計榮晦(晉人)先主樂就(後漢)諮訪曾三聘(宋人)之實無異商倚(宋人)阿衡周任(國語)尙父也應承(後漢)驅馳以身許國(明相)思與曹抗(三國)先與孫和(三國)蓋論罪孫輕(三國)於曹謀出萬全(明將)故也哀章(前漢)再上(謂前後出師表)陳倉(前漢)屢出爰延(後漢)漢祚身亦終軍(前漢)姜才(宋將)不逮武侯(姜謂姜維)然猶師亮(三國)遺策以身督戎(左人)陳表(三國)出師數伐魏野(宋人)惜不能陰修(後漢)戰備及鄧會(後漢)(鄧會謂鄧艾鍾會也)偏安王都(五代)竟

爲寇。製（後漢）

西晉。蜀亡。吳及（宋臣）而司馬昌（秦人）懿本魏相（前漢）父子齊惡（左人）受若干惠（南北）不知懷恩（明監）何况（前漢）南闕之變（賈充弒曹。毫於南闕）實司馬意（漢前）雖葬以王禮（南北）俱難（晉人）掩飾君子。是以薄昭（前漢）之爲人也。炎建晉宗（三國）（炎武帝司馬炎也）師曹（左人）遺智（言師曹操故事也）吳凱（明臣）既奏尙但（後漢）安圖（元相）明知賈黯（宋臣）（賈謂惠帝賈后）猶望孫聰（明人）不能儲良材（明臣）衛邊之垣（明將）繼以玉阮（宋人）清談誤國。惠帝聞。蝼蛙（孟子）之鳴。徐辯（南北）公私莫患（明臣）於是趙倫（金將）專權自賀。九儀（明人）（趙王倫自加九錫）八王。尋相（隋人）魚肉此五胡之亂。所來由（後漢）也。石建（前漢）上黨。李都（唐將）巴蜀。姚興（宋將）扶風。劉據（前漢）晉陽（石石勒李李雄姚姚弋

獄中作

九十一

獄中作

九十二

仲劉劉淵。懷愍虜。而司馬遷。前漢。琅邪。元帝始封。立而司馬錯。戰國。

（或云元帝牛氏子）張冠。李戴。明臣。無異。呂種。前漢。

東晉。元帝來定。後漢。江左。監國。吳會。宋人。羣臣樂奉。前漢。始蒙。許尤。

三國。惜制於王強。前漢。王謂王敦。不能屈伸。明臣。明帝。時虞虜。整。

南北。躬自尾敦。後漢。王族。三國。潰散。王族謂王敦之族。莫敢掌握。

晉人。天苟與齡。宋人。司馬宗。晉臣。之福也。成當。三國。冲切。蘇峻。徐招。

南北。其黨以犯闕。繁勝。後漢。之區。頓成。邱墟。南北。諸臣。齊秉節。元臣。

以伸。討王師。克。唐人。國用安。金將。洎乎。穆建。南北。司馬。權。晉臣。弱。賴。

王輔。後漢。謝弼。後漢。僅能。成國。後漢。桓溫。死而。司馬。消難。南北。桓立。

篡而。司馬。始賓。南北。胡。晉臣。宋人。民方。承裕。明將。旨。裕謂劉裕也。宋。

應昌。明臣。劉自爲。前漢。晉國。寶。宋人。祚。終於。元熙。南北。元熙。晉恭。

帝年號

南北宋。劉肇。基。明將。武。大。烈。明臣。文。帝。元。嘉。南。北。之。政。元。嘉。文。帝。年。號。江。側。宋。人。稱。最。惜。乎。宋。旅。宋。人。數。出。莫。將。宋。臣。魏。勝。宋。將。子。之。燕。相。兇。悖。子。謂。太。子。劭。自。當。元。臣。廢。黜。沈。思。唐。人。不。決。徐。遷。宋。人。大。變。文。帝。爲。太。子。劭。所。弑。孝。武。定。劉。難。左。人。尙。可。喜。明。將。惜。不。顧。禮。三。國。孝。武。閨。門。無。禮。復。好。錢。博。三。國。明。帝。不。思。富。宗。後。漢。多。殘。劉。胤。晉。臣。宋。本。元。臣。既。弱。轉。爲。蕭。資。宋。人。道。成。卽。齊。太。祖。名。身。專。宋。權。三。國。爰。類。前。漢。操。懿。顧。同。寅。明。人。賀。其。勛。明。將。士。歌。蕭。德。遼。臣。民。懷。蕭。惠。遼。臣。劉。禪。三。國。於。齊。

齊。蕭。定。基。宋。臣。齊。榮。顯。元。臣。太。祖。治。尙。古。朴。三。國。自。奉。卻。儉。後。漢。武。帝。繼。守。蕭。業。南。北。紀。綱。明。監。粗。立。閭。閻。無。害。前。漢。民。樂。豐。熙。明。臣。

獄中作

九十三

獄中作

九十四

昭業(武帝之孫)應嗣(後漢)帝德(唐將)荒淫繼欲仇鸞(明臣)(鸞蕭鸞)
謀未慎到(戰國)鸞號齊明(戰國)子益沈昏(三國)向寵(三國)六貴(東
昏侯寵蕭遙光等號六貴)任可知(唐將)矣。
梁 梁繼業(五代)應時盛(明將)士爲武用(元人)民樂梁寬(三國)惜乎
卑躬(後漢)媚佛樂舍(左人)其身(武帝三舍身同泰寺)全尙(三國)玄虛
何成(左人)政體及侯景以地求獻(五代)臧夢解(元人)(武帝夢中原寺
皆來獻地故信景降)梁不疑(後漢)盛道延(隋人)烏承恩(唐將)不知戴
德(前漢)竟以惡來(紂臣)武帝長息(孟子)台城遽壽寂之(南北)梁祚
南北)移景思立(宋人)湘東(梁元帝始封)徐起(臣)義師幸將侯平(南
北)高談(宋人)莊老不爲寇慎(明臣)拜降(元臣)魏師自謂文武(三國)
道盡斃不曾悟(宋人)樂玄(後漢)何宜(明臣)耶。

陳。陳霸先始爲梁相（前漢）繼移梁鼎（宋臣）方輿（宋將）陳宗（宋人）是爲陳武（三國）陳文（明相）陳宣（五代）（按文帝宣帝皆武帝姪）亦咸繼威（五代）叔寶戲志才（三國）何明禮（唐臣）敗亂陳政（明臣）是謂陳煬（前漢）（陳後主隋諡曰煬）

元魏。溯自胡向（宋人）華混（晉臣）魏亦番禺（三國）昌霸（三國）中原自恃強德（晉人）太武（道武之孫）何莫（後漢）擧取（前漢）秦涼常忌（三國）佛法折像（後漢）毀廟崔浩高智慧（隋賊）陳良謨（明臣）因修宗史（南北）成愈（左人）致禍哀哉（崔浩因修史族滅）孝文靖安民（金臣）慎知禮（宋臣）方向（明臣）洛陽徐定（宋人）新都厥後元冑（隋臣）浸弱胡母輔之（晉人）（胡母謂胡太后）陰綱（後漢）亂政寇猛（南北）於野邊章（後漢）告警不聞益師（左人）爾朱樂乘（左人）時變陳旅（元儒）犯闕騎劫（燕將）后

獄中作

九十五

獄中作

九十六

主實沈(上古)於河(爾朱榮沈胡后及幼主於河)孝莊顧榮(晉臣)跋扈志欲強鉏(左人)已身不能周全(元臣)竟爲高貴(宋臣)之死(孝莊有言)爲高貴鄉公死後爲爾朱世隆所弑)宇文非魏良臣(宋臣)高氏非魏良弼(明臣)魏朝(明監)中分元讓(唐人)其統

北周北齊周紹基(隋人)齊延祚(五代)民厭高德(隋人)天不高祐(適北)日務田樂(三國)其亡也速(元臣)(按馬氏無一令主故爲周所滅)周武(五代)嗣立明略(南北)蓋世東方舉(隋臣)徐成功(清初)高平(明臣)奏凱師歡(晉人)馬騰(後漢)厥後威權賊寄(三國)宇文胄(南北)弱楊宗(晉人)強橫周祚(五代)遂滅

隋隋世昌(元臣)楊繼盛(明臣)文帝安定人(五代)荒將猛如虎(明將)環甲戴胄(唐臣)師入陳宮(後漢)陳平(後漢)而天下一統江東之(明臣)

王氣盡矣。始既樂廣（晉臣）繼欲班勇（後漢）（班召也）謀未嚴密（三國）抱恨終古（夏史）獨孤信（南北）誤我哉（廢勇立廣皆獨孤后之謀文帝故曰獨孤誤我）煬帝嗣承楊業（宋將）虐與秦同（前漢）自以方逢時（明臣）儂智高（宋賊）盜賊頓起（宋人）時全（金將）變亂顧祕（三國）不宣益事行巡（後漢）卽無字文金殿（南北）之弒（字文化及弒廣於金殿）其能爲楊保宗（南北）哉。恭帝身爲李賓（明臣）楊祚（三國）終移。

唐：唐高（李淵也）爲楊義臣（隋臣）審食其（前漢）祿因薄疑（衛臣）於煬帝乃屈遵（南北）夫子說（次子世民勸之反）民心應順（後漢）遂成大業（清初）唐紹（唐人）隋寶（隋人）士頌（三國）李仁（三國）房謨（南北）杜斷爲唐令則（隋人）朝多治國器（明將）邊有安疆臣（明將）太宗則兼文而武（明臣）后長孫威賢（明臣）佐理建凌煙虎臣（明臣）圖像李多祚（唐將）也。

賦中作

獄中作

九十八

宜哉。高宗不能審配（後漢）蕭退（南北）武進（五代）穢亂李宮（周人）莫掩李醜（南北）不爲兒寬（前漢）（謂殺子弘賢等）不思宗愛（南北）唐朝（前漢）內亂始成（秦人）於此昔太宗曾擇（宋臣）諸子而獨下吉於帝芳期賴其肖（明人）我詎意高柔（三國）若是哉則天廢李胤（晉臣）改唐都（前漢）士爲武羅（左人）臣奉周旨（晉將）（則天改唐爲周）琅邪（謂琅邪王沖）自以玉胄（隋臣）徐申（唐人）討賊之師諸王愆期（晉人）唐朝臣（唐將）無應者賴袁君正（南北）張獻忠（明賊）（袁袁恕己張張柬之）潛說友（宋臣）留從効（五代）慶嗣（左人）反正重見唐尊（前漢）惜不封勅文（南北）賜武氏死也李再興（五代）韋嗣立（唐臣）（韋韋后也）中宗日與后處（孔徒）俱行樂耳（左人）羣臣苟諫（漢人）留章（前漢）不發身死於毒（後漢）咎由（上古）自取臨淄（立宗始封）夷滅韋宗（晉人）方恢（明臣）李祚（宋人）不

計子勳（後漢）以國歸父（左人）睿宗徐紹（三國）大位實賴兒良（戰國）繼謝讓（元臣）而傳子誠萬安（明相）之至計玄宗嗣守李基（南非）復見唐盛（二國）宋忠（後漢）張直（唐人）（宋宋環張張九齡）國佐（左人）多賢乃方大任（明臣）林甫直不疑（前漢）祿山（林甫李林甫祿山安祿山）遂釀成史安（明臣）之亂胡馬方肥（宋賊徐興（宋人）犯順之師潼關先克（左人）畢贊（宋人）幸蜀之議蕭唐（宋臣）卽位徐復（宋人）二京寇裔（五代）盪平邊威（唐人）甯謚代宗罕達（左人）政體成藩（三國）之禍（謂藩政之禍）懷服不爲唐容（宋臣）陳書（左人）自訟徐延（前漢）寇入幾危李朝（三國）同紇願和（晉臣）實賴郭勳（明臣）郭（郭子儀）李建中（宋人）世（建中德宗年號）朱據（三國）長安（朱朱泚也）方岳（宋人）巨鎮弁髦王章（前漢）李渾（隋臣）效忠（李李高渾渾瑊）幸將強平（晉人）唐順之（明人）時玉黨（

獄中作

九十九

獄中作

一百

前漢。恣橫。謂王叔文之黨。憲宗志欲蔡平。前漢。任度。三國。爲相。度
裴度也。吳首。前漢。旣擒。吳吳元濟。李威。晉人。稍伸。奈何。蔡定。宋人。
之後。日餌金丹。後漢。欲祈高壽。三國。終遣。陳逆。左人。憲宗爲陳弘志
所弒。穆紹。南北。大位。李政。宋人。益衰。文宗。徐揆。宋人。宦寺之專。向在
三國。誅戮之策。謀未周密。五代。變生。苑御。二國。謂甘露之變。自比。劉
獻。三國。何詞。五代。之悲。武宣。後漢。懿僖。武宗。宣宗。懿宗。僖宗。王朝。
前漢。多故。惟牛。李黨。南北。不可解結。晉人。強藩。身受。唐秩。明人。莫懷。
李惠。南北。方借。宋人。諸鎮。齊抗。唐臣。王師。李綱。宋相。旣墜。黃亂。三
國。復熾。羣起。門巢。左人。均非。李福。三國。僅將。黃定。宋臣。朱伺。晉臣。
已久。唐之。俊。明人。傑。莫能爲。李盡忠。唐將。昭宗。制於。朱權。明宗。不能。張
翼。三國。徐遇。唐人。椒殿。之弒。而。李業。後漢。遂亡。

五代 錢起(唐人)吳越王立(前漢)閩中劉建(前漢)東粵楊雄(前漢)淮南(錢錢繆)王王審知劉劉隱楊楊行密)李唐(唐人)罪魁首推梁惡(南北)梁王(南北)以碭山寇盜得賀秉鉞(明將)受何如寵(明臣)未立高勣(明臣)身為李輔(南北)竟為李圖(五代)論者每以是薄梁(前漢)君子不能為溫恕(三國)也李師雄(金人)梁方平(宋監)存勗(後唐莊宗)冒為唐胄(明臣)原與梁殊(晉人)惜乎內惑劉寵(後漢)劉劉后)外惟優施(晉人)嗣源(即明宗名)知為莊忌(前漢)益務沈晦(宋人)顧衆(晉臣)樂己(後漢)遂踐王祚(宋人)厥後李喬(南北)浸弱唐寶(五代)入晉晉高位由胡立(五代)稱遼皇父(周卿)辱矣出帝不能鞏約(五代)遂失胡睦(晉人)天厭石德(前漢)國由(前漢)此滅晉鄙(魏將)多故時方苦夷(左人)知遠何福(明將)遂稱劉漢(前漢)厥後史蘇(左人)構戮(史史弘肇蘇蘇逢吉)而

獄中作

百二

周宗建(明臣)柴紹(唐將)郭祚(南北)世宗(卽柴榮也)武英(宋將)伍朝
(晉人)之主誰如(前漢)帝者(按周世宗爲五代賢主)周恭(前漢)幼沖竟
作趙賓(前漢)

北宋趙始成(前漢)於太祖黃尙(隋人)加身天寶鍾毓(三國)張四維(

明相)方國安(明將)不有神英(明人)夫亂何堪(南北)太宗宣播(後漢)

德化四海向拱(宋臣)惜乎獨影金聲(明臣)宋汝爲(宋臣)之語(史稱

太宗弑太祖有燭影金聲好自爲之之語)實悖于義(隋臣)論史者不論曲

美(五代)矣真紹祖(宋人)業亦趙良嗣(宋臣)曾準(宋人)繼相(曾王贊

準寇準)何正臣(宋人)之多也仁宗吉善行(唐人)汪若海(宋臣)雖遼夏

方銳(明將)莫損宋威(唐將)呂晏(後漢)姦邪(呂呂夷簡晏晏殊)未傷主

度(明臣)天下賀太平(元相)而頌宋慈明(南北)也有以哉英宗樂繼能(

宋將。常謙光。唐將。亦趙仁孝。夏主。神宗。惟師安石。金臣。安石。謂王安石。晉持國。金臣。柄滑稽。南北之徒。纔言高張。左人。苟變。戰國。新法。何曾。晉臣。有濟。宋哲。晉臣。嗣立。令免。前漢。苛法。元祐。南北。初政。民獲蘇息。前漢。乃迫喜。左人。曾張之言。曾布。張商英。徐進。五代。招述之說。惜哉。端王。嗣宗。宋臣。端王。即徽宗。趙德。唐人。益衰。童。蔡。罪。梁。後漢。謂童貫。蔡京。王黼。梁。都成。谷以。黨進。宋將。徐信。宋人。方士。之術。樂得。左人。花石之供。金與旺。明將。趙不虞。前漢。方聞。宋臣。滅。遼。徐度。南北。黃河。宋欽。明臣。嗣位。無救。國弱。左人。金湯。前漢。失險。趙統。三國。中絕。

南宋。宋京。後漢。不守。趙高。秦監。南渡。韓。劉。張。岳。明臣。均爲時俊。宋將。武穆。馮。神威。唐監。全師。雄。五代。方。陳。二。捷。明臣。欲。搗。黃。龍。後漢。

獄中作

獄中作

百四

昌義之(南北)徒爭奉趙朔(左人)檜自金旋(三國)一意董和(三國)帝復志在苟安(三國)甘以邊讓(後漢)跋涉江海(宋將)有若(孔徒)逋逃哀哉趙孝(後漢)踐祚續繼祖(元賊)業任養(三國)上皇禮至(左人)義盡宋光嗣(五代)立制於姬威(隋人)父病沈重(隋人)竟不徐顧(三國)奄息(秦人)深宮孝思何澹(宋人)耶甯宗繼守趙基(三國)朝野常靜(三國)韓儉(晉人)恢復之說曾開(宋臣)北伐之議其如時方耶衰(左人)世非岳存(元臣)一與金當(前漢)陳堅(宋臣)難破(陳讀陣)嗚呼天不強華(漢人)信難以武勝(明將)也理宗始因史立(前漢)繼爲賈輔(三國)史史彌遠賈賈似道)威權全壽(三國)於強臣宋朝(論語)因此而益弱金遷(前漢)於汴金祚(南北)亦終宋將(前漢)雖力圖恢復而趙福(前漢)不再元威(隋人)方張師遷(後漢)沙洲江潮(明臣)不至(元師駐洲上潮沙三

日不至。宋端（唐人）竄身閩廣亦難爲趙延祚（五代）三百年宗祀（元人）竟湮沒於汪洋（明臣）波濤之中。

元世祖開元洪業（南北）原抱奇（明人）計運際華弱（左人）始將宋混（晉人）立綱陳紀（後漢）律呂調陽（明臣）成帝以孫承宗（明臣）黎民徐庶（三國）國亦安然（明臣）元仁（隋人）嗣統一守祖約（晉臣）事母常謹（金人）遇族斯敦（三國）又復陳大科（明臣）置高第（明臣）周程張邵（宋人）悉加隆禮（明人）（仁宗追封宋周程張邵諸子）元英（南北）繼之度亦嚴莊（唐賊）泰定位由疏受（前漢）何澤（五代）及人傳至元順（南北）侵敗元略（南北）盜賊羅貫（五代）而起張破敗（五代）於前（張張士誠）陳繼之（明臣）於後（陳陳友諒）任詢（金儒）在延莫能陳策（臣將）惜乎下國（禮記）不及百年（元享國共八十八年）而朱興隆（明宗）也。

獄中作

明朱定國(宋人)於太祖盛應期(明臣)多士甯(明臣)徐常(宋人)將兵
(徐徐達常常遇春)威名山(宋人)重一舉吳平(三國)再戰元定(南北)成
基命(明相)下萬姓慶樂(左人)相率來朱家仕(明臣)作宋家民(明臣)惜
乎諸王建封(五代)不暇為長孫慮(南北)建文治法祖寬(明將)未能安位
(明人)成祖徐正(明臣)大統任忠(南北)任良(前漢)張六師(宋人)靖邊
庭(五代)先都(左人)金陵畢遷(宋人)燕京然逆取朱祚(明臣)論者誠不
能原過(人表)也朱宣(五代)嗣立楊價(明臣)當國(楊謂楊榮楊士奇等)
常體高厚(左人)之心委任廉忠(後漢)之吏申以孝(明臣)悌徐臻(宋人)
土理朱英(戰國)蒙塵(謂土木之變)景泰(宋人)監國徵兵衛京(三國)盛
修(後漢)戰具徐和(三國)額森車駕方回(人表)不有于忠(南北)于謂
于謙(大亂)何定(三國)奈何歸守明(五代)祀陳謙(明將)西市冤哉(一)

宗復位殺于謙。繼以朱憲（五代）閻閻會熙（元人）孝宗溫儒雅（唐將）沈有容（明將）安懷（宋相）愛民之心常同（宋將）祖宗之制誠萬世德（明臣）也。武宗何寵（後漢）羣闈（謂劉瑾等八人）但事徐遊（五代）臨終方知由余（秦臣）自誤。王梅（唐人）何遲耶儲用（宋人）興獻之子（武宗無子以興獻王世子入繼）應奉（後漢）孝宗爲父嘉靖（世宗年號）惑於張說（唐相）張說謂張璠之說。竟帝王考（後漢）帝興獻王羣臣陳正理（南北）都廷諫（明臣）離班（晉人）伏哭（謂哭爭大禮事）未詹天顏（明臣）傷哉繼復相嚴（二國）（嚴嚴嵩也）冤賚張楊（後漢）（強強經楊繼盛）樂進（二國）青詞以求長壽（元人）愚矣朱穆（後漢）端林邊陲徐甯（晉臣）神宗常少（後漢）視朝徐樂（前漢）深宮總王沈（晉臣）葉李（元臣）（王王家屏沈沈一貫葉葉向高李李廷機）先後匡贊（五代）究難以明安（金將）也朱熹（宋儒）昏

獄中作

百七

獄中作

百八

愚。魏。黨。後。漢。肆。虐。魏。魏。忠。賢。重。黎。書。經。悉。遭。荼。毒。而。明。餘。慶。隋。人。盡。矣。郤。至。左。人。莊。烈。即。崇。禎。方。操。晉。臣。主。權。惜。乎。簡。定。明。賊。諸。臣。無。所。白。建。南。北。在。廷。侯。公。前。漢。不。全。爲。國。明。監。泊。夫。寇。張。後。漢。於。野。謂。流。賊。李。自。成。張。獻。忠。不。能。徐。商。唐。將。禦。敵。之。策。李。流。晉。人。北。犯。朱。京。宋。臣。竟。失。福。王。傳。極。五。代。不。思。強。練。南。北。爲。治。安。居。受。唐。將。莫。智。明。南。北。馬。阮。雅。黨。克。念。明。臣。不。陳。良。策。明。將。全。緩。南。北。戰。守。之。備。吳。中。明。臣。詎。能。偏。安。哉。二。王。謂。唐。王。桂。王。徐。越。周。人。潮。海。元。人。總。諸。臣。焦。思。忠。宋。將。畢。奉。義。前。漢。亦。難。爲。朱。繼。祚。明。臣。明。僧。胤。南。北。悉。爲。清。虜。矣。

清。既。自。黃。權。三。國。不。振。胡。威。晉。臣。遂。張。下。清。三。國。歷。年。之。久。時。方。蕭。昌。前。漢。天。不。黃。澤。元。臣。也。世。祖。順。治。首。將。燕。甯。金。臣。成。濟。三。國。大。

業逼我華臣。左人同服胡裝。五代聖祖。康熙解誠。元臣布公。惠施。
周人羣黎。河海宴清。明臣賀逢聖。明相世休。哉世宗。雍正徐從治。
明人胡世甯。明臣高宗。乾隆所輔。後漢得人。咸宣。前漢教化。官秉
忠。明將萬士和。明臣民懷高惠。元臣天寶。滿寵。三國矣。仁宗。嘉慶
尙文。元臣重儒。朝野全靜。三國宣秉。後漢國政。度亦明亮。南北。宣
謂宣宗道光。文穆。後漢以降。文宗咸豐。穆不同治。胡安。前漢日久。諸
王大。臣。明人馮恩。明臣用事。馮讀作憑。珍寶。皆由宮聚。明將貨賂。悉
輸王門。三國謝祿。後漢私室。錢能。明監通神。於是楊洪。三國發難。
謂楊秀清。洪秀全。齊恢。宋臣南服。張榜。明將招賢。建號太平。元臣其
如路合。三國之衆。莫相管統。三國徒事。甘戰。南北安知建。唐將設會
左。曾國藩。左宗棠。身受胡寵。後漢爭爲。滿奮。晉臣徐俱。羅。隋人吳楚。

獄中作

百九

林(宋人)論安(唐將)言計王佐(金人)自期惜乎徒知顧清(明臣)不思張漢(明臣)也。慈禧以呂武(宋人)之才任李文忠(明將)爲相。李文忠謂李鴻章(陳金(明臣)賈官惟錢中選(明將)方岳貢(明相)獻徐同受(明臣)之景皇(光緒)顧譚(三國)新政力陳自強(宋相)梁康(隋人)之徒(梁梁啓超康康有爲也)上萬年策(明人)詎意母思(宋將)垂簾再守陳規(金臣)愚我黃奴(南北)所立何憲(南北)宣統承之(宋將)政由王攝(前漢)惟錢若水(宋臣)曰輸邸宅(明臣)盛庸(明將)以查道(宋臣)激變(盛謂盛宣懷查道謂四川鐵道事)而梁益(元人)之難遂起。

民國 我漢人向思奴(南北)隸之苦主張齊民(胡北)之說樂舉(左人)寶師溥海齊從(南北)勢動牛斗(元人)聲震華岳(宋人)國旗高炫(明將)江天(明人)一色顧咸建(明臣)光世威(明將)孫黎袁黃(明臣)均爲時彥。

宋臣。然孫英（三國）而不雄。黃雄（明人）而不英（章太炎語）五族共華（左人）功惟袁高（唐臣）徐存（三國）清帝之號。報以國書（左人）作用王賓（宋臣）方謂丁文明（明將）世華無感（左人）矣。曾幾（宋臣）何時（宋臣）驕師頑（宋臣）袁復任命（宋臣）私人（此吾鄉人之第一短也）喜同（元臣）俄異（此吾鄉人牢不可破之習慣也）金融（前漢）倒室之秋。忽覩（金人）南北。惡感。嗚呼。天不黃福（明臣）華當（前漢）奈何哉。

結論。余才（明臣）拙魯少習孔教（明臣）讀書萬章（孟子）未工譚文（明將）爰借史格（元人）以陳千秋（前漢）非敢喻時（明臣）藉談（左人）懷叙（三國）閱者不嫌文醜（後漢）僕固懷恩（唐將）。

甲子紀元表 辛亥冬北京女師範畢業學生江蘇金山良士編

甲子係於黃帝八年。至今年辛亥。祖國光復。合七十七甲子。不足十二年。共計

國民野史第四編

甲子紀元表

四千六百零八年。或作四千六百零九年者誤也。茲以黃帝第一甲子起。至清

同治第七十七甲子止。編成一表。以公衆覽。

第一甲子。黃帝有熊氏八年。命大撓作甲子。

第二甲子。黃帝六十八年。

第三甲子。少昊金天氏十八年。

第四甲子。少昊金天氏七十八年。

第五甲子。顓頊高陽氏五十四年。

第六甲子。帝嚳高辛氏三十六年。

第七甲子。唐堯二十一年。

第八甲子。唐堯八十一年。

第九甲子。虞舜二十九年。

民 國 野 史 第 四 編

第十甲子。

夏仲康三年。

第十一甲子。

夏祚中虛寒泥篡位第二十二年。

第十二甲子。

夏槐四年。

第十三甲子。

夏不降四年。

第十四甲子。

夏扁五年。

第十五甲子。

夏孔甲二十三年。

第十六甲子。

夏桀二十三年。

第十七甲子。

商太甲十七年。

第十八甲子。

商太庚十五年。

第十九甲子。

商太戊二十一年。

第二十甲子。

商仲丁六年。

甲子紀元表

編 四 第 史 野 國 民

甲子紀元表

- 第二十一甲子。商祖辛十年。
- 第二十二甲子。商祖丁二十九年。
- 第二十三甲子。報盤庚二十五年。
- 第二十四甲子。商武丁八年。
- 第二十五甲子。商祖甲二年。
- 第二十六甲子。商武乙二年。
- 第二十七甲子。商紂十八年。
- 第二十八甲子。周康二年。
- 第二十九甲子。周昭三十六年。
- 第三十甲子。周穆四十五年。
- 第三十一甲子。周孝十二年。

國民野史第四編

- | | |
|---------|---------|
| 第三十二甲子。 | 周厲四十二年。 |
| 第三十三甲子。 | 周幽五年。 |
| 第三十四甲子。 | 周桓三平。 |
| 第三十五甲子。 | 周惠二十年。 |
| 第三十六甲子。 | 周定十年。 |
| 第三十七甲子。 | 周景八年。 |
| 第三十八甲子。 | 周敬四十三年。 |
| 第三十九甲子。 | 周威烈九年。 |
| 第四十甲子。 | 周顯十二年。 |
| 第四十一甲子。 | 周赧十八年。 |
| 第四十二甲子。 | 東周君十九年。 |

甲子紀元表

甲子紀元表

第四十三甲子。漢文二年。

第四十四甲子。漢武二十四年改元元狩六年。

第四十五甲子。漢宣五鳳元年。

第四十六甲子。漢平元始四年。

第四十七甲子。漢明永平七年。

第四十八甲子。漢安延元三年。

第四十九甲子。漢靈中平元年。

第五十甲子。後漢後主延熙七年。

第五十一甲子。晉惠永興元年。

第五十二甲子。東晉哀興甯二年。

第五十三甲子。宋文元嘉元年。

編 四 第 史 野 國 民

- 第五十四甲子。齊武永明二年。
- 第五十五甲子。梁武大同十年。
- 第五十六甲子。隋文仁壽年。
- 第五十七甲子。唐高宗麟德元年。
- 第五十八甲子。唐元宗開元十二年。
- 第五十九甲子。唐德宗興元元年。
- 第六十甲子。唐武宗會昌四年。
- 第六十一甲子。唐昭宗天祐元年。
- 第六十二甲子。宋太祖乾德二年。
- 第六十三甲子。宋仁宗天聖二年。
- 第六十四甲子。宋神宗元豐七年。

甲子紀元表

國民野史第四編

甲子紀元表

第六十五甲子。南宋高宗紹興十四年。

第六十六甲子。南宋甯宗嘉泰四年。

第六十七甲子。南宋理宗景五年。

第六十八甲子。元泰定元年。

第六十九甲子。明太祖洪武十七年。

第七十甲子。明英宗正統九年。

第七十一甲子。明宗弘治十七年。

第七十二甲子。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

第七十三甲子。明世宗天啓四年。

第七十四甲子。清康熙二十三年。

第七十五甲子。清乾隆九年。

第七十六甲子。清嘉慶九年。

第七十七甲子。清同治三年。

自同治三年至今年辛亥四十八年。共計紀元四千六百零八年。

二百六十八年漢人不服滿人表。(苗蠻謠同附)胡蘊玉原稿沈湘齡重編

此表爲安定胡蘊玉先生原稿以黃帝紀元推算而下石門沈湘齡君易以民國紀元追溯而上依次編列投稿敝社輯者愛其新穎嘉其苦心特採錄之諒亦閱者所贊許乎。泣羣誌

樸庵搜羅二百六十八年漢人不服滿人事實。分年列表既竣作而歎曰。嗚呼我漢人之國之亡也。至於今已二百六十八年矣。然國雖亡。國民之心終未嘗一日或亡也。夫民心不亡。則雖夷其故國都。遷其社稷。廢其制度。戮其人民。而耿耿不亡之心。足以光復疆土而有餘。况乎以多數民族。伏處於少數民族之

二百六十八年漢人不服滿人表

百十九

二百六十八年漢人不服滿人表

百一十

下。其亡也不過一時之勝敗。而非帖爾服也。改二百六十八年以來。吾民族之屢敗屢起。初未嘗一日或息。而滿人仍靦然居我上者。非滿人能力足以支配我漢族四萬萬人。實我少數漢人爲之奔走先後。助桀爲虐耳。嗚呼。張賓執法於石胡之朝。許衡定儀於蒙古之族。漢奸之罪。可勝誅耶。雖然。滿人慣利以濫殺漢之手段。究竟能殺者漢人之身。而不能殺者漢人之心。心不死則國與之不死。雖謂二百六十八年吾漢人之國未嘗亡可也。世之讀此表者。可以知漢族特立之性矣。

民國紀元前二百四十八年（明永歷十七年清康熙二年）四月。帝崩於滇城。其臣鄭經奉正朔如故。

民國紀元前二百三十八年（明永歷二十七年清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吳三桂反正於雲南。

民國紀元前二百三十七年（明永歷二十八年清康熙十三年）正月三

桂奉崇禎三太子即位。改元周啓。耿精忠尙之信皆反。正

民國紀元前二百三十三年（明永歷三十二年清康熙十七年）三月三

桂稱帝。改元昭武。國號大周。八月。桂歿。孫世璠立。改元洪化。

民國紀元前二百二十八年（明永歷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台灣

鄭克塽降於清。明正朔亡。

民國元紀前二百二十三年（明亡後五年清康熙二十七年）武昌親兵

夏逢龍起兵據城。巡撫柯永昇投井死。逢龍自號兵馬大元帥。

民國紀元前二百零八年（明亡後二十年清康熙四十二年）湖南鎮筵

苗作亂。

民國紀元前二百零五年（明亡後二十三年清康熙四十五年）明人李

二百六十八年漢人不服滿人表

百二十二

天極改裝長髮。稱文興三年。

民國紀元前一百九十年（明亡後三十八年清康熙六十年）

台灣人朱

一貫據台灣。稱中興王。改元永和。

民國紀元前一百八十二年（明亡後四十六年清雍正七年）

湖南靖州

生員曾靜以書致岳鍾琪。說其起事。鍾琪併其書交之。被殺。

民國紀元前一百七十九年（明亡後四十九年清雍正十年）

台灣大甲

番作亂。雲南土司刁興國叛。

民國紀元前一百七十八年（明亡後五十年清雍正十一年）

貴州黔苗

起事。

民國紀元前一百七十六年（明亡後五十二年清雍正十三年）

下月黔

苗後起事。

民國紀元前一百七十一年（明亡後五十七年清乾隆五年）

湖南廣西

獠同起兵。

民國紀元前一百五十七年（明亡後七十一年清乾隆十九年）

四川資

州民陳昆起事。

民國紀元前一百五十四年（明亡後七十四年清乾隆二十二年）

回酋

和卓木叛。

民國紀元前一百四十七年（明亡後八十一年清乾隆二十九年）

回帝

烏什民作亂。

民國紀元前一百三十七年（明亡後九十一年清乾隆二十九年）

克州

民王倫起義。

民國紀元前一百三十年（明亡後九十八年清乾隆四十六年）

蘭州回

三百六十八年漢人不服滿人表

百二十四

教徒起事。

民國紀元前一百二十七年(明亡後一百〇一年清乾隆四十九年)

甘

肅回民張阿渾起事。

民國紀元前一百二十四年(明亡後一百〇四年清乾隆五十二年)

台

灣人林爽文起兵自立。

民國紀元前一百十八年(明亡後一百十年清乾隆五十八年)

白蓮教

徒劉之協等起事。

民國紀元前一百十六年(明亡後一百十清乾二年隆六十年)

貴州銅

仁苗石柳脚起兵。湖南石三保應之。又鎮筓苗吳半生乾州苗吳八月等同時

並起。八月自稱吳王。

民國紀元前一百十五年(明亡後一百十三年清嘉慶元年)

張正謨起

兵湖北王三槐起兵四川。

民國紀元前二百十四年(明亡後二百十四年清嘉慶二年)

襄陽黃之

富與白蓮教首林齊之妻王氏起兵四川。有衆數萬。四川徐天德太平王三槐冷天錄亦起兵應之。

民國紀元前二百十二年(明亡後一百十六年清嘉慶四年)

江西會黨

起於廣昌。

民國紀元前一百十二年(明亡後一百十七年清嘉慶五年)

蔡牽起於

閩海。

民國紀元前一百十年(明亡後一百十八年清嘉慶六年)

貴川石州苗

起事。十四寨及楚苗各寨響應。

民國紀元前一百〇八年(明亡後一百二十年清嘉慶八年)

蔡牽入浙

二百六十八年漢人不服滿人表

二百六十八年漢人不服滿人表

百二十六

閩與米潰合。

民國紀元前一百〇七年（明亡後一百二十一年清嘉慶九年）

蔡牽攻

殺清淵州總兵胡振聲。旋與米潰合攻閩州。

民國紀元前一百〇六年（明亡後一百二十二年清嘉慶十年）

陳陝兵

變。蒲大方因之起事。大敗清將楊芳楊遇春之兵於南山。

民國紀元前九十八年（明亡後一百三十年清嘉慶十八年）

河南李文

成。直隸林清同時起義攻京師。

民國紀元前九十七年（明亡後一百三十一年清嘉慶十九年）

明裔朱

七里同胡秉耀謀恢復。不成而死。

民國紀元前八十五年（明亡後一百四十三年清道光六年）

回酋張格

黃爾起事。

民國紀元前八十年(明亡後一百四十八年清道光十一年) 永州錦田

黃金龍起兵楚粵。

民國紀元前七十九年(明亡後一百四十九年清道光十二年) 連州八

排猺起事。

民國紀元前六十九年(明亡後一百五十九年清道光二十二年) 守備

李沅發叛清起事。

民國紀元前六十四年(明亡後一百六十四年清道光二十七年) (八

月)天王洪秀全起兵金田村。

民國紀元前六十一年(明亡後一百六十七年清道光三十年) 洪秀全

盡克廣西諸城。

民國紀元前六十年(太平天國元年清咸豐元年) 正月)天王洪秀全建

二百六十八年漢人不服滿人表

百二十六

號太平天國。

民國紀元前五十八年（太平天國三年清咸豐三年）

二月天王建都金陵。

民國紀元前五十二年（太平天國九年清咸豐九年）

藍天順起兵雲南。

民國紀元前五十年（太平天國十一年清咸豐十一年）

天王恢復中國

十二省。清咸豐帝出狩熱河而崩。

民國紀元前四十七年（太平天國十四年清同治三年）

藍天順死於藍

屋。天王崩。子福瑱嗣位。太平天國亡。捻子大起於河南。

民國紀元前四十四年（漢族再亡後三年清同治六年）

捻子敗回。馬化

龍起於金積堡。

民國紀元前十六年（漢族再亡後三十二年清光緒二十二年）

興中會

首領孫文謀起兵於廣州。事洩不成。

民國紀元前十一年（漢族再亡後二十六年清光緒二十六年）

五月。湖

南志士唐才常謀起兵於漢口。事洩被擒。死之。同時哥老會起於大通。孫文復應於惠州。

民國紀元前八年（漢族再亡後二十九年清光緒二十九年）

三月。廣西

良兵起。五月。餘杭章炳麟著書痛斥滿洲不可爲君。四川鄒容作革命軍應之。

民國紀元前七年（漢族再亡後四十年清光緒三十年）

五月。廣西兵變

於柳州。四方響應。

民國紀元前五年（漢族再亡後四十二年清光緒三十二年）

桐城吳樾

炸五大臣於北京。

民國紀元前四年（漢族再亡後四十三年清光緒三十三年）

徐錫麟槍

懿恩銘於安徽。

民國紀元前三年（漢族再亡後四十四年清光緒三十四年）

熊成基謀

起兵於安徽。不克而走。

民國紀元前一年（漢族再亡後四十六年清宣統二年）

民國新紀元（民國元年清宣統三年）

三月。溫生材槍斃李琦於廣州。廣

東革命軍起兵。不克。八月十九。黎元洪起義於湖北。克復武漢三鎮。旬日間天

下響應。建立中華民國。

荊州駐防瑣記

錄乃

荊州城分爲二半。以牆垣間之。駐防居東半。漢人居西半。漢人稱東半曰滿城。亦曰東城。滿人自稱曰城裏頭。一若漢人居處不在城中者。其屏斥漢人之意。顯然可見。而漢人亦有稱滿城曰城裏頭者。自甘屏棄。詎不大奇。

荆城爲門六東西各有其三東城三門固有駐防守之而西城司啓閉者亦駐防也其鑰匙聞由滿將軍衙門收管六門各有公所司門者居其中公所門外列弓刀多件以示威新娘彩輿出入城必索錢靈樞出城必索錢驢馬馱糧經過亦必索錢雖數文不以少而放過也賣菜者過之則取其菜資薪者取其薪担稻藁者取其稻藁所不要者糞耳

城門夜閉不能開居民以要事出入者繩繩而上下司繩者卽城頭矮屋中守城之駐防也每度需百數十文聞城有二門日啓夜閉與各門同蓋亦視爲非常關隘也

滿城街道甚平廣人家都無市面營制也間惟有米店剃頭店耳數年前鴉片館且多於米店近不知若何也駐防有人贊成革命且贊成排滿者叩之曰我蒙古人非滿人也蒙古人與漢人同一處於壓制之下恰爲同病滿漢通婚徒

有空言漢族或有一二以女子配滿人者人咸以爲詬病滿人則絕無以女子嫁漢人者蓋視此爲鉅辱奇恥必不可爲也

滿人家塾多延漢人爲師學堂中教文學者亦多漢人駐防中學堂之學生無一不嗜賭者求其每日到堂且不可多得更無論用功堂長爲漢人不敢加以約束一日以學生太無規則告監督監督滿人也令其嚴加管束堂長乃飭最嗜賭者一人罰至禮堂長跪二時起復從事蒲糲如故或問曰若不嗜學若是將來餉銀裁去可奈何曰餓死耳

滿城設有圖書館言革命諸書外間所禁售者館中無不具備蓋欲警其同類也而滿人常絕跡間有一二漢人往閱耳館中每禮拜之夜間牆門閉舉行演說不使漢人聞不知其若何說法也

漢人呼滿人爲漏卮取其形似滿洲二字或稱扁腦殼則以先世有壓頭使扁

之陋俗也。

荊州城內有小校場。俗謂小箭道子。綠營操演處也。南門外大校場爲駐防操練地。俗稱大箭道子。近年駐防而外。更選壯丁五百立營。大箭道子名曰新軍營。演習西式兵操。初令粵人王某教練。有不率教者。屢戒不悛。王罰令長跪。責手心一下。諸軍相謂曰。我儕大兵。豈受若責罰者乎。悻悻見於面。王知之。苟且將事。不敢復嚴。始得安。

駐防每年冬在西關外八嶺山大操一次。其地有明藩王墓在焉。氣象巍峨。土人訛爲太祖陵。曰滿人所以年年至山者。砲毀朱洪武陵寢。防再興也。英雄會爲駐防中祕密會黨。未知宗旨奚似。

滿人最畏教民。一日有滿人在漢城買肉。屢增猶嫌少。怒而擲於地。屠固強有力者。不能忍。直前撲之。滿人曰。若恁很得。無持教屠。曰。汝言乃公持教。乃公便。

持教。若其如乃公。何滿人不敢較。順受而去。

教民亦最惡。滿人南門外設肆者。皆教民也。新軍營中人有就之購物者。皆拒。不與交易。故營人雖買一文錢之物。亦必入城不能就近也。

滿人呼所愛兒曰寶貝。擔子蓋言成長之後。任何貴重之物。都不難致。而有也。漢人每言馬河爲將來滿人葬身處。馬河者。荊州護城河最深處。相傳四兩黃絲打不到底。

嘗見駐防某作宜春帖子。有種族思想。鐵血主義八字榜諸大門。若出諸漢人之口。首領恐不保矣。

滿城四牌樓上有岳武穆像。不知塑於何時。所銜者。挾者。跨者。手捉而足踐者。皆細細磨首垂髮者也。滿人至其處。必致敬。盡禮不敢侮。亦可想岳爺爺當時威武矣。

滿人看戲常喊好。漢人之爲木工者，每年開會演劇，任人往觀而不許喊好。意謂我出錢好否與汝何干。那許贊一詞而滿人故犯之好聲未絕。場門已合。鋸斧齊舉。滿人斯傷非以死奪門出者將不能保其生命如是者屢見不一見也。

滿城語音與漢城迥異其聲彷彿京腔而生硬異常。近年與漢人交際者多學漢人音。

滿人之富者嘗謂人曰近籌旗人生計有言均旗人貧富者若欲分我田地我無恐以田地皆漢人承種每畝租錢數十千一日奪以與人於心不甘必能竭力爲我保護所慮者令我捐輸現錢耳。

滿人富家之棺有施朱漆者漢人無有也以漢制朱棺最貴。雖時代遷移猶不敢僭用。滿人向未奉此法。故不嫌僭妄耳。

清明前數十日。滿人每於黎明登城頭吹角。至於黃昏。嗚嗚若鬼號。想招其先人由塞外來受祭也。

滿女出嫁。必以昏夜。夫家以籠燭迎。父家以籠燭送。籠上皆書官銜。以多爲貴。滿人天某居漢城。每截豬肋長寸許。煮爛熟。抽出骨。以蒸山藥塞其穴。燻食。一看如此。其他可知。

在滿城小買者。皆小北門外。漢民無不。解技擊。以滿人橫逆。非於拳勇不足自衛也。滿人橫暴而出。洲城一步必至。沙市草市及小北門外。皆不敢逞。漢人譽之爲狗子。倚着門坊子。講狠。

余寄跡荊州。久於其地。駐防情形。稍稍知之。爰作荊州駐防瑣記。都若干條。多以漢滿之對待記。不然。則以滿之驕淫記。不然。則以其濫竽記。要舉其有關係者。句句字字。皆眞實語。顧隘於見聞。缺略實多。異日見荊州故人。諮訪。

所得當濡筆續記。其關於滿人一面之陋俗。茲不記。優占權利載在文策者亦不記。辛亥年錄乃稿。

蒙人馬龍甲史

闕名

自南蒙戰事既起。始終以馬龍甲爲之中心。馬凶悍而鎮靜。且習於戰術。善激勵軍士。能使人人懷必死之念。據稱生平未嘗敗績。然今則天亡之矣。自馬之死。中國用兵於蒙。當稍減其困難。馬本蒙古富人。有牲畜一萬口。帛若干匹。可以分載於駱駝五十頭。除其他財物外。更有現銀五萬兩。庫倫活佛性本貪婪。馬以此邀信任。惟近時庫政府遣使赴聖彼得堡。與俄政府會議之舉。則爲馬所反對。馬以俄人愚蒙。使蒙古與中華決裂。而他日則自取其利。活佛甘受其愚而不納。馬言故雖屢促之。回而馬仍統兵於外。遲遲不奉命。方甲寅二月九日。前後馬率部衆若干。與庫倫南行之兵。在中途衝突。馬一戰而敗。之旋復遣。

心腹之士分東蒙招兵已則南發沿途強迫人民應募雖所集不少然皆屈於威勢非已願也是時北蒙古人已得有援師因追逐於馬龍甲之後惟若輩深知馬之不易勝故決議捨武力而用計密遣使者赴馬部下運動謂將遣精銳潛入馬營擒馬及其心腹將校屆時如不相抗則被馬強迫當兵者事成後當一律遣歸云云一月十七日北蒙古人潛襲馬營首以四人入馬寢室三人皆似未挾軍械而第四人則手持巨棍一馬寢室中之最先警醒者爲其祕書某聞英教士格蘭德之死實由該祕書主之該祕書見四人突入駭問其故四人告以庫倫軍隊有大砲一尊爲馬所奪故特就商交還之法時馬龍甲亦醒屈其右臂斜倚於榻持棍者突擊之而暈將校蠶擁而入則三人亦各出械抵拒聞馬之將校悉數被擒得脫者惟一人耳有某將校出營擬列隊而戰則兩肩中彈旋而受縛敵痛挾而後殺之所謂將校者皆爲馬龍甲司番牧之諸酋也

馬及諸將皆被縛而委之馬背行一百二十里則皆僵凍欲死敵施以茶毒備極慘酷卒乃一一殺之而中國大敵之命運遂於以告終。

甯名山

闕名

甯名山內鄉人居界楚豫之交族大丁多四鄉畏之乙未秋甯氏子綱鶉於李姓宅後犬吠鶉驚罵李姓李姓反之毆殺李氏三人買三凶者承之內令章炳燾受賄五千金免甯族以名山刁特罰千金限期勒繳適黃家光賈二千金赴漢買妾名山與有隙要奪之黃控縣章捕名山訊曰汝何故行劫名山曰公詎我我搶黃奉命承教又何責焉苟釋我請半獻公章怒解諸府至鎮平界名山姪鴻玉要劫之重騎歸黃復控道名山往投質謂黃劫已時朱壽鏞任南汝謂甯訟棍黃亦土豪兩繫之黃大窘以萬五千金獻朱乃兩釋焉由是甯名益高羣稱老帥鄧內均浙諸豪惡舉爲盟主向富戶貸應如響性好友多揮霍人亦

不深惡之。均州賈氏婦。黃女也。少寡。素慕名山。贈萬金。委身焉。賈叔令河南。賈之。盡發名山罪狀告寃。府袁炳南適內令邱繩蒞任。過宛。袁密托嚴拿。名山不知。謁邱。邱拘之。稟三司批准。監禁十年。賈婦聞之。急以三千金獻邱。兼贈邱妾金鐲二。邱濟釋之。余因發邱繒贓款。並及私放名山事。汗撫寶棗。以余胆言平等。錮信陽獄。邱罪微。撤省札。後任邱銘勳。緝名山。名山偕賈婦泛舟襄漢。浮家焉。銘勳捕名山于下獄。瘐死。辛亥。武漢起義。名山謁季雨霖。洞陳中州形勢。及進軍方略。季偉之。賜徽章。俾自行招募。名山聚衆三百人。攻內比。至太盜孫玉章。已破城五日。名山梢殮子屍。置縣署。受弔焉。抄怨家四。得贖五車。並輿子櫬歸至鄧。未分財。其徒大恨。多亡去。賈叔因盜嫂故。購名山頭三千金。土豪劉長山貪其賞。攻殺名山於後坡。(鄧地)及甯鴻玉。夔首赴均。過李官橋。軍人疑爲煙土。搜之。得人頭二。怒殺劉。棄名山頭於濠。賈婦哭而葬諸河干。誓以身殉。

人勸止之。余與名山有舊。題墓志焉。

金玉蘭小史

民視

金玉蘭京女伶也。歌喉清婉。眉目瑩晶。媚骨豐肌。朗朗如玉。樹照人善。秦聲唱小。旦名滿津京。間在文明園時。孫一清且瞠乎。其後社會中極歡迎之。嘗聞人述其身世。然後知金玉蘭固風塵中之女英雄。不獨色與藝之可敬可慕也。玉蘭家赤貧。老母弱弟不能圖溫飽。乃投身伶界。辛苦三年。名高一世。於是迎其母弟而養。撫之親族。中有貧不能自存者。亦時與贍濟。每月所獲。輒不克給。用而玉蘭固未嘗多靡。一花妄耗粒粉也。文明園之後。台有俞振廷者。素無完行。以引誘坤伶久爲人攻。然怙惡勿悛焉。自玉蘭入其園。耽耽者久之。而卒憚其風操。未敢或犯。去春三月。遂略示意於玉蘭。且嗾人告之曰。若果能從。俞則此身吃着不盡。不然者。汝恐不克駐足此中矣。玉蘭怒叱之。於是襍被走天津。京中

與情爲之大嘩。愈不得已。仍丐人禮迎而歸。敬之逾往昔。聞者亦多高其節操。口碑噴噴。滿市衢。時蔣翌武旅都門。慕其風概。曾與之結一面緣。此次南方事起。京中戒嚴。日搜索所謂亂黨叛徒之民而殺之。市虎杯蛇。聞者色變。而玉蘭亦廁此數矣。方軍警察索玉蘭時。以爲彼與蔣善。必蔣秘密機關。旣而徧搜罔獲。獲三四月前蔣之手札了了。無一痛癢語。而軍警乃巧其詞。以上於軍法處。長陸建章。建章遂羅織其罪。曰亂黨匪婦。以槍斃論死。香消玉碎。月落花凋。而今而後。遂不能覩此英風俠骨之絕世美人矣。聞者皆爲之惋惜。若玉蘭者。誠可謂得其死所矣。榮慶不遑奚必置。流今茲蔣之耗。又震傳海內。果其非誣。則泉壤有知。意此兒女必且携手同歌。爲未死人掉一滴痛淚也。未死人又何以解此嘲哉。

參觀美術刺繡傳習所記

錢伯圭

美術刺繡傳習所無錫張守彝先生及其夫人華度珊女士所創也守彝善書畫度珊則中西繡工無不擅美於畫理尤深造有得焉先是華子唯倩朔兄弟創鵝湖女學於蕩口有美術專科之設守彝度珊任義務教授者五六年成績昭著所出繡品近如於南洋勸業會遠如意比等國之賽會皆得優獎而度珊繡工之名遂馳於中外光復以後鵝湖專科學子星散守彝度珊慨然以教育女子提倡美術爲己任乃移家海上創設傳習所於甘肅路當是時軍事倥傯金融阻滯國人咸棲棲於衣食之不遑而守彝以一介寒儒毀家興學度珊典釵質珥以資其夫之成熱心興學有足多矣今春守彝就職燕都校務義務均度珊一人揜拄旋開成績展覽會海內外人士往觀者不下數千人其繡品之精美咸嘖嘖稱道之竊慨我國繡工自古稱美及歐風東漸學校興起女子從事新學棄舊時刺繡於不講而絕精之美術竟無人提倡不知者乃謂東西各

女子軍

國之繡工加中國之上。夫豈然哉。守彜度。知刺繡。婦工之一也。有此傳習所之設。開風氣之先。保固有之國粹。予跂望之矣。

百四十四

○女子軍並序齒芬詞館生塵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即辛亥）十月。吳淞蘇浙聯軍既攻克金陵。以口虜尙據燕京漢口。不容兩立。乃共謀北伐。蘇人陳婉衍女士。編制女子北伐軍。於月之十三日。徒步入甯。當仁不讓。巾幗何殊。丈夫痛飲黃龍紅顏。應分杯酒。余時流寓江南。目覩從軍諸女士。毅力熱心。備嘗艱苦。心竊敬慕。因作長句以紀其事。漢亡二百六十年。河山破碎。遍腥羶。健兒不甘牛馬走。舉戈一揮。日月旋。胡人擁兵殆十萬。鐵蹄堅甲。據幽燕。匈奴未滅。男兒恥。女子亦應拔劍起。人謂女子從軍難。我見女子祈戰死。蘇有女士三十人。願捐珠玉走風塵。自云本是千金子。十九世紀生。不辰舉族久矣。爲人役。東道主人反爲客。春秋大義重。

復仇一身。家何足惜。綺縠。罔麗。漾秋波。芙蓉紫帶繫玉珂。文采。瓊樓上將冠。紫玉其如寶劍。何錦囊。結束色飛舞。兜鍪。巍皇肅白羽。鉦鼓魚貫行。棗棘威儀若祈父。表嶺崎嶇。道難斜。陽古道。雁聲寒。晚風悽。峭黃沙。起鷹揚。振武厲霜翰。遠村燈火。條明滅。暮鴉歸。飛啼欲絕。先鋒遙指石頭城。模糊應是勾奴血。夜半月明星。欲稀行營。寥落共棲遲。粉黛何心承。色笑胭脂無力奉。沐姿青裾。敢駕韓侯。乘白馬。高鳴孟壽祠。南樓坐嘯繫天子。北門募士入龜茲。蒼茫雲海壯士泣。羅蘭東土幾人及。羅蘭夫人。法國女革命家也。南北兩軍正相持。生死存亡。都未必。長城萬里壁壘堅。不斬樓蘭誓不還。借句。天馬歸來。功告廟我爲女將。銘燕然。

劉君仲敏行述

鐵倉

君諱琦。原名春和。字仲敏。又字希元。先世爲閩之侯官人。自君之曾祖始遷粵。

女子軍

隸番禺籍。君少有奇行。事親孝篤。於昆弟之愛。始束髮就傅。卽留心當世之務。以中國安危爲己任。方十餘歲時。粵有創振道會者。皆宿儒耆學。聞君名。堅請蒞會。推爲副會長。每言及天下事。指陳得失。輒慷慨涕下。十七歲。君祖母亡。君母陶夫人痛於姑之喪。積思成疾。刀圭無效。至割股以進。乃瘥。越歲。復病。勢益劇。君痛不欲生。禱於天。請以身代。旣知不可治。入肆私購藥。將殉焉。爲家人救護乃免。然而君由是成咯血疾。而體日羸矣。尋入香港。皇仁學堂。肄英文。卒業。會北京創設稅務學堂之議起。徵才於粵。遂入都。是時已弱冠矣。初稅務學堂之立也。爲養成海關人才。挽回中國稅權計。旣而當事者易入一變而爲造就。舌人通譯之學校。蓋是時國事披靡已極。在位者咸苟安偷活。不復以治安爲念。又懼於外勢。力求退讓。唯恐各生學成。或倡議爭回國權。故爲是變通之制。以遂其媚外之策。君在京師久。旣恫心時變。逆知危亡之禍。而適逢是事。益

憤。遂。上。書。力。爭。旁。及。庶。政。批。卻。導。窾。指。摘。殆。盡。書。上。不。省。而。或。非。笑。之。以。爲。言。之。不。祥。也。君。知。事。不。可。爲。迺。率。同。志。者。數。人。徒。步。出。居。庸。關。置。酒。高。會。慷。慨。悲。歌。而。去。時。君。父。子。蕃。先。生。方。在。江。南。君。以。省。親。故。遂。來。金。陵。與。予。遇。一。見。訂。交。斯。夕。縱。談。恆。媿。媿。不。倦。江。南。故。人。文。淵。薈。四。方。才。士。多。萃。於。此。聞。君。來。每。接。踵。求。見。君。憫。於。末。俗。之。流。蕩。而。自。知。與。世。之。不。相。合。也。倦。於。酬。答。獨。與。志。行。素。潔。者。數。人。往。還。而。已。嘗。謂。予。曰。國。事。急。矣。非。躬。蹈。險。難。改。絃。而。更。張。之。不。可。吾。之。所。以。不。能。者。恐。累。親。耳。使。長。此。終。古。吾。屬。無。噍。類。矣。言。訖。相。對。歔。歔。無。何。君。歸。粵。爲。其。聘。妻。營。葬。事。未。期。月。而。君。父。以。疾。卒。君。聞。訃。奔。喪。倉。皇。而。至。哀。毀。欲。絕。疾。大。作。幾。死。予。爲。延。饒。君。忍。恂。診。視。少。瘳。君。亟。欲。偕。其。昆。季。奉。父。柩。歸。粵。予。以。其。尪。羸。不。耐。遠。涉。也。請。後。焉。君。則。垂。涕。而。言。曰。吾。兄。弟。三。人。事。親。之。日。盡。矣。今。所。盡。心。於。親。者。惟。此。一。坏。土。耳。惟。吾。與。若。胥。躬。親。其。事。而。吾。之。心。以。寤。且。國。事。

如此大難將作而謂可緩耶。予以其義正詞嚴不敢強相送於江上。悲歎欲絕。同行者亦涕下沾襟。浪浪不能自己。時辛亥八月十四日也。君既行而武昌事起。各省響應。大江以南不數月而光復。予方奉親居江北。君已至海上。飛書趣予。共謀安攘之策。既見君。始知君之來江南也。金陵猶未下。歷以奇策干諸將。說以安危。至計皆尙氣不能用。更或以年少輕之。已將折而旋粵矣。會有汪北某公者。一見傾心。稱爲天下才。願舉所部以聽君。三聘而往。置他事不言。獨曰。大亂至矣。保民爲上。江淮居南北之衝。脫有不靖。如大局何。某公用其言。地方率賴以安。既復有所陳說。格於勢。未能盡行。某公傾禮備至。畀以重任。君固辭來滬。比與予復遇。狂喜。遂盡招舊所同志者數人。將有所營。每暇輒誦杜詩數十首。且誦且泣。迨悲不自已。則又爲蒙莊之言。楚狂接輿之歌。自證自慰。以譬解於萬一。蓋君之至性至情。愛國愛民之願。有發於中而不能止者。而又不肯

以憂世之故。過損其天。故藉古人之詩歌以見意。其往復曲折。有如此者。時南
北爭持。和議尙無端倪。君仰觀俯察。旁顧四矚。逆揣將來之事。往往而中。倦懷
世事。其用未竟。遽以勞瘁。故攫疾卒於旅邸。嗚呼。可哀也已。君性穎慧。幼承庭
訓。讀書日十行。下長而通各國語言文字。中外百家之學。於孔老耶佛之說。靡
不貫激。一以悲天憫人救世救民爲依歸。居平重然諾。持信義。卑以自牧。而勇
於愛人行己。有恥而接物以寬。臨大難而不驚。處危疑而不變。宏願大度。見諸
躬行。懲忿。望欲歸於自然。雖年未三十。而作聖之基已備。倘使天假之年。俾得
竟其所懷。其盛德大業。詎前古之人所能眩耶。所著劉氏放言一卷。已刊行中
國權史。世界低昂論。數論日得集。三省居士日記。纖細珠璣。賢哲咳唾。拾遺風
沿波集。詩古文詞各若干卷。均待梓。其生平論學。以躬行實踐爲主。利物利人
爲大。嘗謂天地之間。道與物二者而已。道也者。千萬世而不變者也。物也者。或

數年或數十年而一變與時推移者也。聖人有變其物而不變其道。又謂中國古聖賢之學術由道而驗於物者也。泰西之哲學則由物而見乎道者也。由道驗物其致力於道也深故未流至遺物而求道其所得於天爲近於人爲遠。用達於今日之世由物見道其致力於物也厚故馴至徇物而違道其所得無裨於體而或適於用至於天人之奧萬物之大本原則未之聞也。又謂數也者有定而無定者也。人爲萬物之靈得數於天而正之者我故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體數也靈所以演數者也善演數者莫不知其總因總果及其演亂之由知其演亂之由而正之則數立正人人能正其數則天下之大數正數正而天下平矣。又謂返之吾心驗之萬物無美惡無差等也。聖人者思之而通而立極以限之故有所不爲而非聖人者則行之而過或左或右踰闕而不知返也。聖人者仁暴所爭者止此一綫。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獵者幾希可不危哉。其言

皆精確不磨。君亡於辛亥年十二月十四日。年二十有三歲。聘陶氏瑞華。君母之姪也。承其姑之學。亦少有才行。號爲女宗。未逮君娶而卒。君之在京師也。先期夢陶來與決。既覺而粵中聞至。君感於靈之相通也。遂未娶無子。以弟之子天澤爲嗣。君故後。同人高君之義。仿古人易名之誼。私謚之曰貞毅。予既與君從兄賜璋爲經紀其喪。復綜其行誼爲次述之。如右。備世之作者採擇焉。謹述。

哀江頭私記

新江南野史之三 甯社別刊

許不才

江陰爲長江入口。第二重門戶。外鎖狼。福內扼團。象明以來。置防設險。黃山砲台之歷史。於兵事上。頗占價值。清道光間。外寇侵軼。江陰失機。京口殘破。太平軍興。江陰會屏蔽。蘇常自是遂屹爲重鎮。其營壘在北門外。居民賈肆。壤地相接。若鷗鷺之狎。盟不加驚。猜生計殷。闖或轉賴。兵食所需。爲調劑。蓋江濱瘠土。介上海鎮江兩大商場間。形勝主兵。而不主商地使然也。一日。軍書旁午。南市。

恐。慌。猶。恃。衛。兵。爲。爪。牙。或。者。得。有。桑。榆。補。牢。之。計。民。國。共。和。亂。機。再。遇。兵。與。民。益。親。狎。無。間。余。友。蒙。裔。者。家。在。春。申。墓。畔。習。見。荷。槍。健。兒。釋。甲。執。沐。以。嬉。鄉。老。熙。熙。不。爲。意。獨。私。憂。竊。歎。以。爲。兵。覬。民。財。爲。近。日。流。行。病。得。毋。演。慘。劇。於。此。地。乎。不。旬。日。而。事。果。發。蒙。裔。幾。以。身。殉。聞。關。走。滬。濱。乃。告。予。以。左。方。事。如。讀。戴。商。山。之。桐。城。兵。變。事。略。也。蒙。裔。曰。予。於。事。起。前。一。日。由。金。陵。請。假。反。所。居。初。擬。至。江。邊。乘。汽。車。出。常。州。更。乘。小。輪。抵。江。陰。惟。徑。頗。迂。折。決。計。仍。登。長。江。輪。船。乘。流。東。下。既。入。舟。舟。中。客。大。擠。幾。無。容。足。地。予。持。通。艙。券。欲。改。入。房。艙。未。果。忽。兵。士。數。人。來。隣。予。坐。語。音。秉。中。州。其。衣。或。短。後。褶。袴。或。半。服。軍。衣。而。袒。其。臂。或。華。美。之。襪。襖。參。差。錯。落。不。一。致。然。審。其。態。度。及。語。氣。確。知。其。爲。兵。士。也。予。弱。冠。卽。薄。游。齊。豫。故。能。略。辨。彼。輩。所。語。一。年。尤。稚。者。狀。頗。呆。贛。張。皇。謂。一。年。壯。者。曰。八。月。餉。尙。未。全。給。致。我。負。債。累。累。而。團。老。竟。新。納。一。寵。已。第。五。房。矣。非。剗。削。吾。輩。以。

供揮霍耶。且於我更有關係。彼楊小姑娘。固吾之舊好耳。今侯門一入。而吾且遠行情。何以堪。年壯者搖首不答。旁一少年僂言曰。老三醋極矣。雖然。嫩卵安能與堅石爲敵。有攢出帳外而已。年稚者作色曰。同一手足。顧趾我奚獨畏彼。且患無金錢。則已。苟有金錢。何事不可者。取錢亦多術。吾輩豈長貧賤者。年長者使以自色厲聲曰。爾孟浪若此。得毋爲楊小姑娘迷死。年稚者掉首曰。吾安得爲楊小姑娘所迷。團老此時方入迷魂陣耳。吾果能攪得姑娘者。雖天際可往。何論閩越。年長者正色曰。此事却由不得爾。吾等志不在姑娘。而在捆載還鄉。若爾迷戀不已。恐不日且犧牲於此。年稚者聞言。口哆顏冰。狀甚懊喪。良久不語。此時他少年等各聚年長者左右。喁喁細語。不輟。予竭力用耳。神經注射。終不可得聞。又不敢稍涉迹象。致啓嫌疑。遂假寐。作鼾聲。以候須臾。一少年大聲曰。彼既不捨此肥豸。吾輩卽挾奇貨以相制。且南京已樹之風。聲彼亦有口。

可藉苟於彼無損而於吾輩有益行之何害語未畢一人笑曰吾輩果爲此彼未始不陰以爲功昨日聞壽辰甫屆熱鬧異常京中特加賞賜吾儕小兵亦例得分餘潤井邊有水蝦蟆活上頭不來管閒事又何憚而不爲又一人搖首曰此似不可相提並論彼有攻城野戰之功故得自由之樂吾輩依樣葫蘆恐畫虎類犬也一人笑曰否否爾何知時局吾家姑丈在都督府任祕書都督稱之爲老先生親延之上座斟酒下拜聞昔居京都大總統曾經到門候教當世有數人物也彼亦言本省亂黨出沒兵事爲重但期遏絕革命根源兵士雖有小過不能吹求且餉項支絀略使民間輸將未爲過當從前勇猛爭先吾軍名譽最著功亦最高豈靳此區區而獨令吾軍向隅者吾意團老之心早已示吾等趨向吾等竟用敏捷手段行之團老必以爲先得我心也時予閉目竊聽詞雖支離閃爍大旨可解特不知何處營伍又將生何種風潮中心養養末由揣度

猛觸何論。閱越一語。若有所驗。驚曰。吾澄之軍隊。日前不云將調發閩中耶。若然則危象在旦夕間。不知吾家能逃浩劫否。正轉念時。一兵士忽近予身旁。嚶嚶語人曰。此人睡已久。勿慮其屬耳也。吾輩事果如何。尾閩之曳安在。答者曰。已與江輪某約。行事後即舉貨物運田鎮。或武穴。吾輩行所無事。從容歸營。輜重隊不過數十人足矣。皆平素信實可恃者。苟無他虞。徐圖告假回籍。否則亡命而去。亦各得溫飽矣。但必互相設誓。提携勿貪小欺詐。致誤大事也。聽者大以爲然。微笑曰。君真吾輩中之諸葛軍師也。其人頻頻謙謝。又聞一人曰。吾輩明日可抵澄。又明日即行樂及時矣。皆吃吃作笑聲。予此時甚欲啓眸一視。但懼爲彼等所瞥睹。則勢無生理。竭力仍垂睫。提息態如熟睡久之。鼾然如吼。衆忽調笑。若有所指。曰。彼尙可人。盍趨近平視。又一人曰。彼有痣癍。特膚色差白耳。須臾語畢而去。予計度左右已無人。將放睫舉眸。忽一人曰。此間取酒。

去吾行簾中不乏醜鷄鹽鵝滋味頗佳前日得之漢皋某大嫂者其情不可沒也應者狂笑曰此誠美人之貽吾食指已動必使快嘗一嚮免致垂空也一人曰情急哉吾輩速移者邊縱飲且可借佛獻花譬之過扃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聊且快意也且言且笑而去是時予確覺近處無人啓目四顧果於數十武外見兵士約十餘人圍坐飲啖觴豆羅列左方有婦女三五掩袂他視兵士軒眉游語狀甚穢褻予乃歎曰軍人高貴之資格毋乃掃地以盡乎然以畏禍故終不敢正視是夜彼等或賭博或談論爭辨聲浪未嘗少絕予亦始終以假寐度此光陰兵士過予或竊竊議幸予衣履樸素如鄉邨老農彼等以爲無足慮得免他變既且泊於金陵又有三五少年入互相寒暄慰勞則亦兵士也絮絮談南京現狀一人應之曰爾等名利兼收令人可喜吾輩則何敢望項能爲邯鄲學步不失故趨而歸則已達矣尙肯存他種奢望哉兵士又附耳強聒不已予

頗厭苦之。欲起而洩。忽見數十武外有兵士。竟挾一紅粧少婦。嬉衆繞而擲之。少婦覺非良家。而兵士狂態不堪。人目予計。南北奔馳。閱人夥矣。兵士騷擾之狀。未嘗親睹。今實偪處此。雖非肆擾而驕淫之態。詭譎之狀。飽看終日。若有不勝感慨者。然終無可奈何也。如是又半日。夜半已到澄矣。凡客貨之至澄爲極端者。無不歡躍。捷取爭登小艇。渡江然後入澄。忽前艙兵士十許人。亦來乘小艇。容與中流。一兵指君山曰。此下人烟頗密。精華在茲。乎望之咸不覺失笑。時時腦海迴瀾。證以舟中之說。覺魔鬼在旁。百怪森列。境絕可怖。且此兵士之語。有弦外音。他同舟者俱不知也。予歸心如發矢。忽遇一商夥某甲。予父所設肆中經理人之一也。頗幹練。有才見予。歸甚喜。自言亦自蕪湖返里。舟中居房艙。故未獲晤面。今既得相逢。願任保護。行李之責。予敬謝焉。彼津津道過南京時。親見都督祝慶之盛。京中有大員來賜禮。都督廣列鹵簿。以郊勞之。揖讓雍

容太平再見且幕中多文士所作壽序詩文甚美子奈何不運動一近都督光榮予唯唯恭聽而已古人親在不遠遊良由高堂白髮念子情深予於歷次歸家不啻身驗之矣而此次尤甚自解散國民黨議員之命令既播予家二老朝夕繫念恐生其他事變所謂父母惟其疾之憂也予匆促首途亦正以此豈知竟獲扶侍重闈經歷患難差覺不幸之幸者賴有此一歸乎哉予既拜見予母及祖母均喜康健惟予父往浙之南潯理各肆逋負未歸近寄家書亦幸無恙予乃返室中與予至愛之妻子相見少叙離衷予妻之懽洽尤倍於平昔兩子俱呀呀呼父玉雪可念昔人云新婚不如遠別此時予於閨房之樂洵甚於畫眉舟中一切憂危之狀見見聞聞俱潛伏腦海之底不知何期發見矣晚膳既竟止談室家樂事須臾就寢遂終不及談途中所感覺令家人預爲之備予性疏忽咎無可辭是夜予方濯足登床視時計鐘之針正指九點二十分忽聞有

槍聲起於河東。初以爲爆竹耳。既而連珠不絕。且其聲自遠而近。號譁聲隨之。予乃語予妻。此必有變。非尋常火警盜賊也。且猛憶舟中語。亟以大略告予妻。而令其收拾貴重物。置爨室。複壁中。徐徐稟告予母及祖母。爲之披衣起坐。予亦奔走其間。勸予母及祖母勿恐。慌偷劫掠。及此。予等可往橋西大士庵中一避。因彼等或以尼庵貧苦。勿過問也。予母性既沈靜。臨事有操守。祖母奉佛甚虔。聞予言。咸額手誦佛號。以爲固應爾。爾予妻亦不甚驚慌。以予言在先。知兵士意在劫財。但善避之。諒不至如土匪之殘酷也。噫。居民信仰文明。兵士至此。尙不肯視若土匪。而兵士乃自壞名譽。豈不可惜。時對河忽見火光。燭天。譁聲與哭聲愈近。最近一小樓內。店夥紛紛逃出。有不及對門內出者。躍入河中。高聲呼救。蓋予家河西有樓。傍岸啓窗。一視可偏矚河東市廛。至此。予尙臨窗四望。予妻謂予曰。槍聲甚緊。得毋流彈波及乎。宜速閉窗。奈何。自蹈險地。予悚然。

閉窗且偕予妻下樓靜候消息時已十一下鐘矣予家有店夥二每晚宿副室以防不測此時二人分東西出探信息少頃一人歸且與一夥偕從之者更有一夥予家夥喘息流汗而言曰榮康莊現銀及金飾已被劫盡約二萬餘金黃先生受微傷今正圍搶謝德和藥鋪矣此卽謝家之沈先生也特來報知予不覺大駭予母亦驚而走出蓋榮康莊爲予父所組織現方任經理資本及存款約二十萬澄江精華所萃且尤予家之精華也今首遭剽掠尙復何言黃先生爲管理會計事務者爲大篤實精細予父倚之如左右手今受傷不知若何誼應一往視予遂告予母欲往予母不許夥曰黃先生爲一兵以槍略擊手顛不能舉尙無重傷可勿慮也吾輩將復往予母亟語之曰速視謝德和若何蓋謝實予舅之營業母氏所最關切也又問華章廣貨號如何華章實予祖母之姪所開設故亦注意時庭中火光熊熊亦不知所燬爲誰家店鋪要之延燒甚熾

決不止。一家一鋪也。予時至後戶張望，則居民携物西竄，暗中摸索，有傾跌不致聲者。小兒啼哭，則障以衣袂。予心慄而入，忽又一夥歸，倉皇失色。見予母及予，露立庭中，汗流如瀉，口期期不能言。予母詢所以，曰：榮康莊已盡燬，不遺一椽矣。亟問謝德和華章，則池魚殃及，可憐一炬。予心折骨驚，思予父牛生心血，銷耗於二時不足之間，設令聞之，不知若何痛楚。予小子無狀，不能設法挽救，徒雌伏家中，不越雷池一步。此情何以自解？不覺悲從中來，又恐爲母所見，破涕強笑，聊作慰解語。正欷歔時，忽槍聲起於對岸，火光射入窗櫺，作殷紅色。照人鬢眉如睹，一若祝融之威已度河而西，且入門升堂矣。予母面色灰土，亟命予奉祖母從後戶出，將往大士庵。忽小婢梅香言有某太太偕其婦來避難，不納，則大哭。予母曰：予等且將他避，奈何來纏繞人無已。且聽之耳。予等不如速去。予意欲使某夥護予母及祖母避入大士庵，而予夫婦居守未及告予母。

忽祖母遣人喚予母及予入至則二婦人相對掩面一年事可五十許一僅三十餘予約略能辨爲對河小樓內之姑媳媳有夫設小肆售棉紗布匹似可溫飽其姑亦喜奉佛與祖母最投契有孫一七齡矣是晚夫聞槍聲先起知兵變亟返肆括肆中所存現銀七十餘元又帳簿券契等物入囊中將挈妻子偕遁而子方與祖母同眠睡且熟呼之不應夫乃欲提其子而遺其母妻憐姑老嫠呼姑起夫怒其妻之延緩也抱子先行須臾火起槍聲圍戶外媳卒持姑出室倉皇覓夫不得子亦無蹤大哭欲覓死姑慰之曰吾義姊某太太性最慈善彼在河西不如往依之媳不得已乃從姑行回首視小樓則正如火山當空烟燄凌霄也既入予家予祖母劇憐之卽將偕往大士庵呼予母及妻與俱妻不願出門願與予死守室中予祖母亦不强卽望予二子昭昫及昫之乳母同往正行時小婢又引一童入室卽紗布肆之孫也其祖母及母皆大喜問何以得至

重言父。挈己方過一橋。忽一高帽擊槍之人。狀極可怖。以槍架父頸。索父囊中物。父呼救命。無應者。予（童自稱）乃伏。父足下窺之。見父舉囊中之圓白粢。祭者獻奉。其人意尚不足。俾手奪父之囊。父不肯與。其人卽拉父之手而行。父力不勝。傾跌至再。然終爲所劫去。予乃大哭。父終不復還。因念父或已歸家。故返至家中尋覓。不料家中房屋有火。四面燒着。鄰人往來忙亂。揮予使去。予常至婆婆（稱予祖母）家中。故認識前來耳。予餓極。欲得餅餌。前日婆婆與我餅餌。今日尙許給我否。予祖母聞其能言之娓娓。有叙不覺爲之破涕。因出餅餌啖之。且命與昭灼同入大士庵。庵有院落頗廣。表地與教堂比連。半可托庇。外人字下言之。滋愧惡也。予母及祖母既去。家中惟一傭媪一夥。及吾夫婦而已。是時已鐘鳴。一下予思。兵士志在金錢。市塵爲金錢。會萃地。故不免鈔掠。河西多卑田院。兵士或不來。予家第宅雖少。閱壯然形式。撲拙且向無衣服珍飾。炫

耀或不致在垂涎中因痴坐以待事定頃之夥又歸言某店某店均被焚某街已片瓦無存某店僅劫去貨錢而已又言一家最慘鄭某者設一小食店售糕團小饅餛之類蠅頭微利僅敷餬口然性頗孝母年六十餘飲食衣服需人而理蓋臥病數年矣鄭某未有家室工作之餘輒爲母撫按理撫調護洗滌不少怨言近因生意起色積有百金將謀娶一婦代中饋未得當也店有一夥窺之熟久思攫之忽兵變起初不注意及此小店夥乃隱輸其情於兵兵因登樓搜索鄭某已早匿病榻下兵索不得大怒舊案上燈橫擲之適墜母榻旁炎炎之勢立已不可撲滅鄭某大號躍起抱母而梯已斷號呼求救不可得乃從窗中與母俱墜鄭某已氣閉死母伏背上猶未死也夥適過視母呼曰速救我兒遲則不得生我病不能動死無害也夥曰百金安在使成取得者吾當救爾子母泣曰本在榻下現樓板已焚不知尙在個中否夥搖首曰然則且待明晨來

掘五礫場耳。吾尙須往。王大嫂家借長纜。無暇與老度婆間。磕齒也。且請且行。不顧其母。雖呼號。喉燥無復過問。蓋此時人皆自顧。不暇安能爲之。援手須臾。火燄下壓。正墜老嫗背。上遂無聲息。予不待夥詞。畢急追問曰。子殆目睹之耶。曰。否。否。李司務所見其事。詢眞。予曰。然則李司務何不援救。李司務者亦華章肆中。賫貨入予所。素稔者也。與予言者。尤司務與李司務爲親家。尤司務曰。晞先生言何迂。浩劫之中。人各保其身。力尙不逮。且吾聞彼兵士言。司令官刻扣軍餉。三月不發。致彼等憤激出此。堂堂軍將。猶各顧其私。若是况吾儕小人。誰能好行其德。自取咎戾。街東吳先生爲南京都督。所親信先生。前月被嫌疑。幾至不測。老先生向之求請。欲一緩頰。吳先生掉首曰。吾一言極易。然獨不爲大帥生疑乎。此等處。不得不自占身分。尙祈原諒。老先生再三懇情。彼執不允。竟無如何。此予（尤司務自稱）侍側所親聞者。先生熱心爲人。洵當世希有。然往。

往。被。累。未。始。不。由。於。此。今。事。不。干。已。復。諄。諄。責。人。先。生。亦。既。出。門。閱。歷。矣。奈。何。
言。之。迂。予。爲。尤。司。務。所。責。不。覺。默。然。既。而。正。色。曰。子。所。言。究。非。正。道。不。過。有。激。
而。然。耳。人。之。一。生。相。需。相。濟。而。成。社。會。社。會。之。互。相。提。挈。人。之。天。職。也。若。以。戕。
賊。爲。能。則。人。之。類。滅。已。久。且。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物。猶。如。此。何。况。在。人。孟。子。謂。
人。皆。有。惻。隱。之。心。見。死。不。救。而。又。擠。之。則。良。心。之。滅。絕。已。久。今。世。大。亂。不。止。爭。
奪。相。殺。欺。詐。殘。賊。皆。由。此。也。吾。輩。性。本。良。善。徒。爲。惡。俗。所。染。遂。甘。道。此。滅。絕。人。
道。之。言。清。夜。捫。心。能。毋。自。愧。吾。非。迂。腐。實。不。忍。滅。絕。人。道。耳。尤。司。務。爾。爲。吾。家。
老。輩。幸。勿。長。此。澆。薄。之。風。斬。艾。少。年。之。天。性。存。心。忠。厚。天。必。佑。之。胡。惑。乎。流。俗。
之。喋。喋。也。尤。司。務。聞。予。言。頗。默。首。心。服。因。嘆。息。泣。下。徐。曰。先。生。讀。書。明。理。勿。爲。
風。俗。所。移。究。竟。與。衆。人。不。同。吾。久。不。聞。是。言。今。日。頓。開。茅。塞。矣。又。喟。然。久。之。忽。
起。曰。吾。貪。與。先。生。閒。談。幾。忘。却。正。事。黃。先。生。言。主。母。及。主。婦。倫。無。恙。請。安。心。匪。

簿等彼尙取得逃出也。予曰：主母等俱在大士庵，爾可自往言之。予擬守此，不去矣。尤司務領之曰：此間不妨耐守，亦無他乾淨土。勝此間者，遂去。予思處此火急世界，尙與人暢論天理人道，得毋迂闊可笑。時正二下鐘，隔岸觀火，予亦安能忽然此時槍聲稍疎，火光亦漸殺。予雖驚悸如故而業在個中，反覺沈沈如夢境。惟時側耳遠聽，又不敢出門。僅據兩夥之遞報告而已。正無聊間，忽叩門聲如搗，予知有異。屏息不出聲，使妻及小婢暫匿複壁中，仍偃息胡牀以待。無何，門槌爲鐵石所破，岌岌動搖。一人以挺抉之，如摧枯拉朽，揚兵而入矣。短衣窄袖，絕非兵士裝束。手執舊式之槍械，大呼速將現金獻出。遲則縱火焚汝家。予等將遠行，不能不向爾等少借川資。市中已搶盡汝家著名巨富，速獻金銀。母俟老人動怒語者，洵洵十餘人。至語尾已嘈雜不可辨。予仍不動。前鋒已入室，斥予起，謂高臥不起待死。耶抑讓予等動手。耶予從容曰：君等皆軍人，資

格本保衛人民者設餉項不繼儘可商量奈何作野蠻舉動自壞名譽今日既入予室予實無力招待惟有任君輩自由取携而已一人怒目曰子不肯言金銀所藏處耶予曰家居雖具衣食安得有如許金銀予家物具在予又不逃設有金銀而欺君輩者情甘槍斃實告君輩予所有金銀盡在此中語時持一夾相示其人劈視則銀十餘元小銀數十角銅圓數十枚而已其人受之意未足一人忽指樓上語曰吾輩不如自往搜索勿與彼饒舌也予聞其口音爲土著試諦審公然東隣子也姑勿聲聽其登樓少頃各携箱篋而下約皆余妻奩具及予母房中物也衣服頗多一切貴物任其提挈捆載而去東隣子者獨在右四顧曰異哉女眷深藏何所不獲一寓目亦大恨事二人斥曰吾輩禁令豈忘之邪有犯此者吾手中物不容語次舉其手中槍械相擬東隣子唯唯不敢答而色灰死竄去予知彼等亦有禁令豈不甚奇既而聞此次劫事雖窮搜威

逼幸無姦淫荼毒事。想有盟約在先，不敢犯也。彼等既呼嘯去，未幾尤司務等亦歸。助予拾破門之扉，排列成柵，以橫木闌之。恍如城牆，被攻成缺，急取門窗他物堵塞而已。擗擋逾時，已四下鐘。始入呼予妻出，驚顛稍定。小婢尤瑟縮可憐，予妻恐兵匪復至，趨趨不肯出。尤司務曰：「頃間來此者係土匪，非砲台之兵也。彼乘間一劫，懼兵知覺，將責以冒名已四散，不知所之矣。必不復來。」予妻信尤司務言，始敢至堂前。旋入房檢點，矢物泣然出涕。小婢亦捧空箱而泣。余竭力勸慰之，俾女傭往爨室煮粥，聊取飽煖，以待天明。蓋深夜飢寒交迫，此苦爲生平所未經也。少頃，尤司務領予祖母及予母等來歸。確知河東全市劫掠已盡，砲台兵整隊歸營，且有隊官督陣。臨行時，忽反顧對人云：「適才亂黨搶劫爾等，何不急報余軍隊爲防護？」今亂黨不幸四散，更從何處着手耶？語畢，尙空施放槍響數聲，徐徐引去，絕無人敢與之爲難者。予知兵已退去，不致復有危

險。乃勸祖母及予。母啜粥。略充饑腹。兼和血脈。尤司務亦言。大難已過。東方漸明。正如黑暗之中。可望一綫曙光。則事有轉機矣。此時予驚魂亦定。因與祖母等。敘述舟中所見。謂兵士早作不良之計。晝日賊物已預布出路。故能措置裕如。臨陣不亂。惜不以此等手續用之。公戰耳。蒙事猖獗。兵士何不移其猛厲。無前之氣。北向爭鋒。爲國家宣力耶。噫。對牛而彈綠綺。予誠迂甚矣。尤司務笑曰。吾頃聞一言。亦殊有趣。昨午後。有隊官遣人送六千金至郵局。囑其轉匯券已出矣。其金尙未及運。他肆晚間。兵士排隊而入。原金盡有之。豈非安排陷阱。以待人之走入哉。其設心擾亂。若是。又謝老班家（卽指德和藥鋪）秦先生者。見兵入。卽取櫃中三百金。奉納口稱贖儀。乞免搜括。兵士不允。大言曰。豈有堂堂巨肆。囊中止存三百金耶。據其櫃而強啓之。中有鈔券現銀三千餘之多。如數攫取而去。去時與秦先生作禮稱叨。光一若敬領盛情者。是何意態。蕭間游藝。

出之也。謂非有所恃而敢爲此。耶。予祖母等聞之。稍稍破顏。晨光熹微。漸露樞際。予以爲一天禍。事從此消滅。雖有損失。尙稱不幸中之幸。予妻語予。某某箱篋。皆故衣敝服也。稍佳者在複壁中。俱未失去。貴重者更爲予母絮之。入犬壬庵。故此。次耗損僅余二十餘金之小皮夾。及故篋中雜物耳。合之不滿百金。方自慶。幸忽報。廊下火起。予闔家驚弓之鳥。神魂若喪。幸尤司務及孫司務兩夥。忠勇絕倫。挾水赴救。遂未延燒。止燬爨室半椽而已。俱不解火之所由起。孫司務云。予赴救時。見一人由屋角踰垣去。識爲東鄰子也。手中若有火炬狀。而室中多火油氣。是以知必東鄰子縱火也。予猛憶頃間事。以爲誠然。爲兩夥略述兩夥俱同聲謂此人必虎狼不去之禍。猶未已。吾等速訴之。縣知事何如。予吐舌曰。縣知事知有城中而已。城外非所問也。且竟夕鎗聲破夢。彼未敢登陣。一窺尙聽管得如許閒事。吾聞知事公紈袴大帥所垂青荷。一多事前程。且不保。

吾儕不可以捕緝細故妨其前程也。遂止。早六時後，予始出門往市中。門檻縱橫貨物，狼籍一種，淒戾慘痛之象，非筆墨口舌所能寫與述也。邏迤走榮康莊，夥友歛歔相對，不知所云。黃先生告予曰：汝父處已有電告，但電局與台營接近營兵見人多，往發電，虎視眈眈不容私語。予幸早往始得如願，不旋踵而加干涉矣。某莊夥稍一辨難，爲彼挺擊，幾斃。聞卒乘輪往常州轉電，非數小時不能達也。此次損失已巨，一時決不能開市待汝父歸來。更作計較耳。予問：究劫若于家？黃先生言：自北門吊橋起，直至君山巷，不上三百家，無一免者。且焚毀室百餘家，焚斃數人，當無確數。所幸者，遇有婦女不肆蹂躪。此程度較高於金陵之辦子兵，畢竟拱衛軍尙存體氣耳。語畢，予暫問他家損失而出。沿途問候，吾舅及諸姻親之被掠者，言略如黃先生而悽慘益甚。既歸，予妻竟以驚勞致小產，予駭絕。奔走三日始少定，而予父歸矣。予父言：頃從商會調查劫事，耗

損在六七十萬以上。澄邑編小，豈能堪此。又言縣知事及司令出官示安民，俱藉口。亂黨亦甚可笑。其奈肆家得軍帽軍械之遺留品者，不知凡幾。雖欲掩飾，如此證據鑿鑿，何越日是劫後之第六日矣。忽傳宣撫使大兵至，將與砲台兵開戰。北門市不特被劫已也，且將爲戰場。予父聞之，歸請予祖母及母，且令予束裝以待。帶有變故，卽遁入教堂，藉外人庇廕，亦無奈何。猶勝安坐待斃也。予唯唯受命。午後，軍隊紛然入市。領事訪問，忽報使營召司令官赴宴，卽於席前正法。駢誅者至十餘人，皆軍長也。予此時方從予父在市肆，正相稱快而家中忽遣人告失物，詢所失何物，第云甚多。及歸，則室中幾蕩然。前此所未經，劫去至此，竟無一存。留予駭絕，詳問始知方予父子出後，東隣子忽糾人四出，譁言新來之兵已列陣於河東，卽將與砲台兵決一雌雄。現因餉項缺乏，將取債於居民，惟避入教堂者可免騷擾。余祖母等大驚，立挈予母及予妻走教堂，而令

一。傭婦守門。豈知傭婦正爲內應。引東隣子及諸無賴入室。搜括一空。至雞犬亦爲所攫。去傭婦不知所之。予父歎曰。失財無可幸免。於諸無賴何責焉。雖然。余本小康。一旦家破人亡。皆砲台兵之所賜也。時予妻已因產難垂斃。而祖母驚喘甚危。云不才曰。江陰於金陵爲下游。於吳淞爲第二重門。戶金陵殘破。淞滬遭殃。江陰其忍獨全乎。砲台兵欲爲兩邊分謗。故毅然出此下策。不意難逃顯戮也。東隣子因利乘便。著有神助。蒙裔其奈之何哉。

熱河清宮物品入京記

陳列熱河行宮物品。熊總理在熱河都統任內時。逐一清理。彙列表冊。藉便稽察。並建議延聘中外人士。核實估價。買歸民國。國有分別送京。留熱陳列。以存國粹。而免侵欺。所有關於清理裝運手續頗繁。本社探得關於辦理茲事之詳情。編成始末記。倘亦留心國故者所願聞乎。

熱河避暑山莊。係蒙古獻之於前清聖祖者。以之建爲行宮。夏日駐此避暑。秋以後。卽行前往木蘭圍獵。宴見蒙古王公。以示羈縻。清高宗加築須彌福壽等廟。清仁宗又在該處辦理萬壽聖典。羣臣貢獻不一而足。故於陳設等物。頗稱美善。自清德宗卽位以來。將盜玉雕漆及紫檀器具十八萬件。分批運京。留存該地者。雖非貴重之品。而爲數尙鉅。惟管理各員。循舊安置。原設方位。不敢稍有移易。縱或房室倒敗。亦不敢擅行挪動。任其日炙雨淋。愈久愈壞。熊總理任爲熱河都統時。卽將實在情形。陳之大總統。並分報內務府及國務院在案。向例每一都統到任。必須先將園內陳設各物。清查一次。指物抽查者有之。逐款細查者有之。前清時。佳廷杰辦理認真。督同三四委員。逐日清查。凡歷一年有半。造成十六類草冊。僅將盜玉之稍佳者。入庫存儲。熊將該草冊與歷任原冊。互相比較。見其中眉目。雖稍清爽。而所列款項。一仍原冊之舊。僅有大概件

數。未能分別詳細名目。卽欲親往清理。以爲實事求是之計。因蒙防吃緊。軍務旁午。未能分身前往。僅頒發辦法十三條。並表式等項。委任清理員將園內陳設各物。會同苑丞等澈底清查。凡見一物。無不詳考官書。安定名目。以便稽考。再於十六類分冊之中。分小類若干。小類則計小計之數。大類則計大計之數。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仍將原冊之冊數行數及原存處所。詳註於下。以便有所對照。滴水不漏。每類查畢。卽分別箱架入庫存儲。其字畫之傷折者。則爲之裱。藉書藉之傷損者。則爲之裝訂。器物之散卸者。則爲之修整。鑲嵌之脫落者。則爲之膠漆。絕不仍循前轍。任其腐敗。字畫玉瓷木器鋪墊等項。一待查竣。統行造冊。賫送到京。嗣因熱防吃緊。主客各軍雲集。軍裝器械。無處儲藏。不得已請將園內之東偏戲樓及松鶴齋兩處。借作公署用。並將園庭事務所及倉儲等處。借爲軍需處。儲藏軍械等品。當經內務部咨准。又擬將各處殿閣。陸續修葺。

藉以保存古物。昭示文明。既而因皇室既無閒費。作爲遊觀之用。熱河又屬瘠區。全無挪移之項。國帑奇窘。債台高築。更不能請撥經費。籌辦此事。遂呈請大總統。擬將庫內所藏瓷器之稍貴重者。在京滬等處變賣數十件。期得善價。以便徐圖佈置。至盜玉各件。從前內務部本定由內務府派員查看。陸續解京。肅總理因鑒以往之弊竇。光緒末葉。僅瓷器一項解京者有十二萬件之多。解員尙未返熱。而物已陳列於廠肆。此次若再照此辦理。於清帝實無補益。又擬將原庫盜玉各物。延聘中外人士。精於賞鑒者。核實估價。再行酌送公債票。於清帝買歸民國國有。以示優待皇室。至書籍一項。除電允教育部查照前案。將天津閣所藏鈔本四庫全書。派員來領。運入京師圖書館外。其餘天津閣他項書籍。及各殿閣鈔印各書。仍請留存熱垣圖書館。以爲紀念。而備考證。所有熊總理在熱河都統任。擬定各辦法。均經呈明大總統批示。並咨呈國務院內務部。

存案。嗣於十一月二日。由護理熱河都統舒和鈞。致電國務院。報明盜玉兩項。業已裝箱。定十五號起運來京。內務府嗣又致函國務院。稱盜玉各件。運送倒京。請仍由該署聘約中西商人。會同估價。國務院即據情轉知內務部。內務部又派定僉事趙魁續。阿勒精阿爲接洽委員。電知熱河舒護都統。該護都統於十一月十一日。致電內務部云。運京各件。已派苑副徐延全爲押運員。的計裝箱一百廿六件。需用貨車五輛。定期請內務部所派委員。前往灤州接洽。十一月十二日。舒護都統又咨呈國務院云。據清理員楊承曾。造具清表三本。前來起運玉器清表冊內。統共一千二百款。共計二千八百九十一件。起運瓷器清表冊內。統共一千九百四十三款。共計四千五百七十三件。起運雜款清表冊內。統共九十二款。共計二百一十件云云。此次咨呈到部後。有電內務部補運二十六件。內務部接洽員。即於十五日出京抵灤。熱河來船於十六日起運上

陸。妥慎裝車。十七日夜專車抵京。經警廳派人守巡。至十八日搬往武英殿內。眼同兩翼八護辦事處。並警廳保安隊。暨押運員三面簽封。計玉器廿七箱。瓷器六十箱。置武英殿西偏。又瓷器二十七箱。字畫二箱。圍屏五箱。插挂屏二十五箱。紫檀木櫃兩口。座四。擡置武英殿東偏。一面函知內務府查照前函。定期會同拆視。此熱河行宮物品。自清理以迄送運至京始末之詳情也。

書華吟梅女士事

羅韋士撰

華吟梅女士。華亭後岡華侍仙之女也。侍仙無子。視女猶子也。爲延師授之讀。女士慧甚。才若天授。年略長。歷滬上天足學校。郡城景賢女學。及務本女校。學益進。具大志。思有造於社會。時郡有澆俗。女子孱弱。纏雙跌。不事事。士大夫又無矯之者。女士憂之。首設天足分會。郡人疑訝。女士不顧毅然。成其事。入會者達數百人。蓋誠篤堅忍。有以感人也。及今松郡開明。瀉風不復存。或亦女士熱

書華吟梅女士事

百七十九

心提倡之所致。歟。侍仙在郡。急公好義。治公益事。不假私情。著學堂罪言。以痛罵滿清官吏。恨嫉者。謀中傷之。乃計於郡守。曰。華侍仙。黨人也。時在。丁未。正黨勢張拓時。地方官聞鶴唳。猶色變。郡守乃繫侍仙獄。女士泣曰。吾父無兒。緩急所恃者女耳。吾必思有以白此獄。乃奔走呼號。央告戚友。毀譽瑣得。金托人。斡旋。又陳書當道。請以身代當道。感動有楊了公者。欽女士孝。棄官爲侍仙辨冤。卒得雪。侍仙出獄。與女士相抱泣。不成語。郡人至今稱其事。不衰。謂與漢緹繫事彷彿也。年十九。適浦東龐錦如。事翁姑。盡禮。伉儷極相得。聞雞戒旦。以致力國事。相勵。光復時。東南軍威如荼。火錦如與有勞焉。女士以軍需之絀也。任籌餉員。苦口勸導。款大集。雖舌敝唇焦。不以爲苦。其他郡中各慈善捐。如孤貧等。半由女士募集。世之有資財者。平居揮金如土。不顧惜。勸使捐涓滴。充軍需。作善舉。則怒目相視。如仇。甚或肆言譏詬。他人任籌捐職者。慢侮之言。刺耳。輕鄙。

之態觸目鮮有不愜然退撕裂捐簿不願再勸者女士獨否其勸人詞必委婉其人現慢色而女士聲益低氣益平待其和悅後而更言之女士志氣高尚不輕屈抑而於勸捐事則曰苟能有益於國有裨於社會雖屈吾志所願也其篤於公義也如此後入女子共和協進會任書記長參政議起女士主張先普及教育謂教育昌明女子自有參政之能力無待於爭論者肆之民國元年秋以積勞瘁疾然猶爲郡中孤貧院事力疾作書不止聞蒙邊有警尙力勸錦如投筆從軍而不自知病之深也九月卒年二十有二侍仙哭之慟曰吾老無子而女又死少者慧者而早夭耶天平錦如集其遺文附以四方文士悼詞成一帙楊了公又爲之傳

韋士曰爲公益事不辭勞瘁臨氣猶惓惓者吾所見士大夫猶鮮不謂女子中有吟梅其人也得非九峯三泐靈氣鬱鍾歟當今百廢待舉使吟梅在必

頤和園遊記

百八十二

能更有建白惜哉。天不使竟志也。茲其遺著傳世。讀之覺神采如新。私謂海內必有聞吟梅而興起者。夫然惜吟梅者亦可以少慰矣。梵音曰盡孝家庭何多女子獻身社會愧煞男兒。乃碧落無情斯人而遭斯疾。紅顏薄命芳魂竟脫芳軀嗚呼惜哉。

頤和園遊記

闕名

今年暮春北京消息謂前清禁城各方面如頤和園及煤山皇陵等將一律開放。供一般人之遊覽。而都中某報記者適同時有特別紀事之頤和園遊記。何不相謀而適相合乎。茲揭其原文於下。

記者欠有志遊覽頤和園。惟日以俗務纏糾。不能得一日之暇。以飽此眼福。而私衷則無一日不以爲憾事。適老友佟祝三君新自吉林來京。要予偕往遊園。因約李芳浦烏澤生兩同志。定於星期一日同往遊覽。及至昨日。烏君以目疾。

猝發不可以風囑其介弟經慎夫君爲嚮導偕予等同往李君并偕其夫人李桂三女士及其賢郎午前七時許自南城出發至九時許之海淀予等因臨行未及早餐遂至裕盛軒雅座小飲兼用早膳此間距城內不過十餘里已有鄉間風味至此胸襟爲之一爽其肴饌亦與城內不同頗能適口予等遂飽餐而去出海淀街市卽見紅牆墨壘詢之爲禁衛軍建築之營房又有不數武則見崇牆峻宇高出雲表掩映輝煌一望無際此卽予兩年以來所像想之萬壽山至今日始得一拓展眼界此福亦誠匪淺矣予等至宮門照壁前下車照壁前有極壯麗之一牌坊從前無論何人至此皆須步行牌坊以內各部公所在焉以外交部公所爲最寬敞予等至門前由典守者驗照放入予等入門後卽備園中二役爲前導不僅可以指途徑并可以備諮詢其人皆甚藍縷面有菜色蓋卽恃此以爲生活者也

茲將一日間所見所聞約略記之。聖一漏萬雖知不免然大致尙不十分錯誤。或足爲後日遊園者之一助焉。

宮門前列銅二獅兩旁有朝房正門不開從北旁門出入進宮門後行數十步再經一門卽至仁壽殿爲清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之地殿爲九楹雕樑畫棟宏麗無比殿前列銅龍銅鳳各二經過仁壽殿迤西南卽昆明湖湖之東岸有瑩欄堂清德宗居焉玉欄堂有聯云（綠槐樓閣山蟬響）（青草池塘彩燕飛）額云（日月澄暉）湖之北岸爲樂壽堂爲清慈禧太后駐蹕之地額曰（丹樓映日）階下設有白玉日圭及銅鶴銅鹿銅甃堂爲七楹清慈禧太后居西北隅一楹樂壽堂之西有金魚池過金魚池有養雲軒門前有石坊坊鐫乾隆御筆聯曰（天外是銀河烟波宛轉）（雲中開翠幄春雨霏微）自樂壽堂之西卽有長廊直達石舫計有二百八十餘楹當慈禧太后幸園時每楹皆安置電燈

現均卸去。廊中匾額甚多，不及備載。廊之中間有對鷗舫，爲慈禧太后乘船之地。迤西爲排雲殿，門宇輝煌，階上設奇石十二種，排雲殿爲慈禧太后受賀之地。再西則爲十丈亭，小戲台在焉。此處爲妃嬪之地。由十丈亭再迤西，則至石舫。石舫名清晏舫，舫在湖中，周圍以石成之，如船形，有樓可以登臨。樓上遠望全景，宛在目前。出石舫，迤北行，有延清賞樓，爲慈禧太后寫字之地。再北行，則爲船塢，收放慈禧太后所乘御船之用。又北有一城樓，曰宿雲簷，自此往東，有山路，異常平坦。山坡有亭，有殿，有石坊，其地名曰畫中遊。石坊亦有乾隆御筆，其聯語忘記其坊額。內外有二：一曰（身所履，歷自欣，得此奇觀）；一曰（山川映發，使人應接不暇）。畫中遊在山中間，西望玉泉山，南望昆明湖，北望山下，東望都城，皆歷歷如繪。循此山路，可至極頂，前曰佛香閣，後曰智慧海，又名爲萬佛殿。其周圍皆以琉璃佛像砌成，佛香閣西偏有銅殿，其殿皆以銅造成。

自萬佛殿往東行有茲禧太后種植果木之地山之下荆榛滿目蓬蒿塞途山上可遠望圓明園遺址劫餘殘跡觸目愴然迤東有雙亭據聞係光緒戊申年所造山下有琉璃塔塔上覆以銅鐘爲舊年建築山之下有一極壯麗之宮殿爲慈禧太后用膳之地由此迤東即諧趣園是也此爲慈禧太后茶餘酒後消遣之所園中有山有水有曲廊有幽亭可以垂釣可以觀濤水從山澗流出曲折入蓮塘所謂清泉石上流者此處風景可以當之矣亂石中多御筆題字亭中所懸匾額除御筆自書者外以徐會鄴鄭沅二人所書者居多予等遊至此處疲不能支囑侍者外出沽酒即對清泉小飲自覺有此一日之清福死無憾矣出諧趣園過一城樓式之門額曰（赤城霞起）自此往南則爲德和園園之前面卽斜對仁壽殿之北側德和園內有大戲臺其建築爲外間所從未有者上接雲霄下通泉壤自台上向下窺探不見其底如演金山寺水簾洞等劇能

湧出泉水。其建築之工誠可謂之傑構矣。台之對面爲頤樂殿。其聯曰：（松柏
靄長春。畫圖集慶）（蓬萊依勝境。傑構靈光）又聯曰：（珠玉九天元音諧樂
律）（笙簧六籍太室飫謨觴）額曰：（慶演昌辰）其戲台聯曰：（八方開域皆
爲壽）（兆姓登台總是春）曰：（七政衍璣衡。珠聯璧合）（四時調呂律。玉
節金和）又曰：（山水協清音。龍會八風鳳調九奏）（宮商諧法曲。象德流韻
燕樂養和）額曰：（承平豫泰）（歡臚榮曝）又後殿聯曰：（天香低度金蚪
煖）（宮殿遙開彩飛）又聯曰：（殿上堯尊傾北斗）（樓前舜樂動南薰）又
聯曰：（上林萬樹連西液）（北極諸星拱太微）額曰：（煥燁珍符）又曰：（
郁繞祥氤）又曰：（春陶嘉月）此爲德和園大致之情形。予等游至此。遂出
德和門。至仁壽殿前。擬往十七空橋。至龍王廟。並看銅牛。因風伯作虐。行不得
也。哥哥乃從原路。仍回仁壽殿。風勢少息。卽與佟李經三君一同進城歸社後。

頤和園詞

百八十八

社友叩以遊覽之情況爰執筆書此以當談話并以介紹於後之遊園者

頤和園詞

王國維

漢家七葉鍾陽九。瀕洞風埃昏。九有南國潰池正。弄兵北沽門。戶仍飛牡倉皇。萬乘向金微。一去宮車不復歸。提挈嗣皇綏舊服。萬幾從此出宮闈。東朝淵塞曾無匹。西宮才略稱殊絕。內殿頻聞久論思。外家頗惜閒恩澤。六王輔政最稱賢。諸將專征捷奏先。迅掃樓槍回日月。八荒重睹中興年。聯翩方召升朝右。北門獨付元臣手。因治樓船鑿漢池。別營臺沼追文囿。西直門西柳色青。玉泉山下水流清。新錫山名呼萬壽。舊疏湖水號昆明。昆明萬壽佳山水。中間宮殿排雲起。拂水回廊千步深。冠山傑閣三重峙。嶺道盤紆凌紫煙。上方寶殿放祈年。更裁火樹千花發。不數明珠徹夜懸。是時朝野多豐豫。年年三月迎鸞馭。長樂深嚴苦敝神。甘泉爽壇宜清暑。高秋風日過重陽。佳節坤成啓未央。丹陛大陳

三部伎。玉卮親舉萬年觴。嗣皇上壽稱。臣子本朝家法嚴無比。問膳曾無賜坐時。同懷罕講家人禮。六王小女最承恩。遠嫁歸來奉紫宸。臥起每偕寧壽主。笑談差喜繆夫人。尊號珠連十六字。大官加豆依前制。別啓瓊林貯羨餘。更營玉府蒐珍異。月地雲階徹上方。宮中習靜夜焚香。但祝時平邊塞靜。千秋萬歲未渠央。五十年間天下母。後來無繼前無偶。却因清暇話平生。萬事何堪重回首。憶昔先皇北狩年。屬車常是受恩偏。因看批答親教寫。爲製金章特與鈐。一朝鑄鼎降龍馭。後宮髻絕不能去。北渚方深帝子愁。南衙復遘丞卿怒。手夷端肅反京師。永念冲人未有知。爲簡儒臣嚴豫教。別求名族正宮闈。無端白日西南駛。一紀恩勤付流水。甲觀曾無世嫡孫。後宮並乏家人子。提攜猶子付黃圖。劬苦還如同治初。又見法宮凭玉几。更勞武帳坐珠襦。國事中間幾翻覆。近年最憶懷來辱草地。閒關下澤車郵亭。倉卒燕羹粥上相。留都擁大牙。東南諸將翊。

王家坐令佳氣騰金闕。復道都人望翠華。自古忠良能活國。於今母子仍玉食。
宗廟重聞鐘鼓聲。離宮不改池臺色。一自官家靜攝頻。含飴無異弄諸孫。但看
腰脚今猶健。莫道傷心迹已陳。兩宮一日同綿悒。天柱偏先地維折。高武子孫
復幾人。哀平國統仍三絕。是時長樂正彌留。茹痛還爲社稷謀。已遣伯禽承大
統。更拔公旦覲諸侯。別有重臣升御榻。紫樞元老兼黃閣。安世忠勤自始終。本
初才氣尤騰蹕。復數同時奉語言。諸王劉澤號親賢。獨總百官稱冢宰。共扶孺
子濟艱難。社稷有靈邦有主。今朝地下告文祖。坐見彌天戢玉棺。獨留未命書
盟府。原廟丹青儼若神。鏡奩遺物尙如新。那知今日新朝主。却是當年顧命臣。
離宮一閉經三載。綠水青山不曾改。雨洗蒼苔石獸閒。風搖朱戶銅蠹在。雲韶
散樂久無聲。甲帳珠簾卽漸傾。豈謂先朝營暑殿。翻教今日作堯城。宣室遺言
猶在耳。山河盟誓期終始。寡婦孤兒要易欺。謳歌獄訟終何是。深宮母子獨淒

然。却。似。灤。陽。游。幸。年。昔。去。曾。逢。天。下。養。今。來。翻。受。屬。人。憐。虎。鼠。龍。魚。無。定。態。唐
侯。已。在。虞。賓。位。且。語。王。孫。慎。勿。疏。相。期。黃。髮。終。無。艾。定。陵。松。柏。鬱。青。青。應。爲。興
亡。一。拊。膺。却。憶。年。年。寒。食。節。朱。侯。親。上。十。三。陵。

頤和園詞

芍岩

朱。薨。天。際。集。鳳。凰。九。成。避。暑。離。宮。涼。御。龍。阿。母。昇。雲。上。玉。塔。瓊。樹。凋。秋。霜。圓。明
園。火。曠。利。起。西。控。都。門。五。十。里。聞。說。鑾。輿。送。內。家。慣。看。禁。馬。馳。中。使。雲。欄。月。榭
似。南。朝。班。扇。當。樓。擁。百。僚。六。曲。屏。風。雲。母。飾。九。間。殿。柱。水。晶。雕。鳳。亭。迴。護。仙。霞
紫。昆。明。池。館。巢。翡。翠。年。高。禮。佛。愛。山。莊。春。老。役。靈。移。海。市。碧。水。滌。洄。遶。畫。廊。新
荷。五。月。出。池。塘。中。書。奉。詔。趨。偏。殿。學。士。承。恩。侍。尙。方。月。滿。桂。花。珠。露。重。龍。涎。細
品。御。爐。供。玉。勅。還。宮。正。賜。宣。金。璫。返。鞞。誰。陪。從。鷹。犬。年。年。進。九。重。度。支。計。畫。仰
司。農。徒。聞。鄧。后。裁。方。貢。又。見。湯。官。索。歲。供。殤。帝。賓。天。安。帝。繼。三。朝。耆。舊。知。開。濟

頤和園詞

百九十一

玉佩臨雲帝座高。珠簾掩月天顏霽。花爛長秋風遞。香絳霄赤鳳正當陽。安知
少子春秋富。但覺中興日月長。憂國杜根甘不敬。上書夜半謀歸政。宮中衣帶
淚痕多。殿上繡囊膏血迸。外鎮先知舉事難。反將密計告中官。內廷宰相親迎
旨。東市英豪痛毀冠。君王微矢慈親意。奸邪乘間窺神器。流毒天驕濟北王。養
癰計拙關西吏。痛哭潢池盜弄兵。豺狼當道白蛇橫。赤眉賊傾畿輔碧眼胡
兒入禁城。輦轂倉皇深夜走。郊甸飢民不如狗。寢殿空虛戰士屯。雄關艱險將
軍守。從此阿房付劫灰。羌兵炊飯燒花柳。日落蟲飛蝙蝠羣。臺崩草長狐狸藪。
荆棘銅駝倒。殿門途窮賀監泣。荒村官家棄國餘。雙闕大府勤王望。九閣華陰
道遠詔西幸。天帝迴鑿泥首請。輦路生禾思故宮。山家獻麥悲新餅。歸車卷幘
過天街。不見當年舊館姓。楊柳枝疎牽別院。梧桐葉落響空階。城頭髣髴鳴笳
吹耿耿。星河宵不寐。對鏡黃門語昔愁。憑欄白髮流孤淚。涼月無情照鳳樓。清

秋燕子不勝愁重來傳旨徵方物依舊通泉築御溝
沉吟五十年間事太平誰定亂誰致一條禍水出蕭牆
十丈妖星流大地天津橋上望君門絕世聰明履至尊何必金珠藏
大內枉將財賦竭中原下方瘡痍悽蒿日銳意還教興土木春夢綿綿醒綠蕉
秋風瑟瑟催黃竹牆頭細柳漾宮烟小侯鵲立拖魚玉衣監停傳冷翠裘
諫章空積殘紅燭雙引湖龍天上遊名園雲物冷千秋鷗梭織綿關宮樹
蛛網垂絲罩玉鈎秉筆詞人詩作史兵戈逃出亂中死釀禍傳聞親貴臣
弄權憶得中常侍宜凜冰淵一片心防淫無逸意何深和熹欲法女中舜崇
儉皇家第一箴

哭亡兒佩南文

陳小山

嗚呼佩南汝竟逝乎今距汝之歿又兩闕月矣余出則見崇封之新塚塚在
則對漬血之裳衣痛定悲來有不覺回念汝之生平而淚潄潄下者汝之生也

以乞巧日。是日適萬有園明府抵鎮。萬以名進士宰吾邑。有政聲。汝王考因公陪侍歸。聞之以爲佳兆。如昔人大鵬故事。故汝之幼也。祖考愛憐汝特甚。嘗因事從閔潰歸。病篤。猶以烏芋三頭餉汝。祖妣亦往往於禮佛還家。獨啖汝糕餌。當甲辰初夏易簪時。汝哀慟若成人。謂諸兄弟姊妹曰。今後吾輩少老人杖頭錢。可以過門而大嚼也。汝之孺慕皆類此。汝之就學也。趨庭者七年。卒業於竺西學校。偕弟升入毗陵中學。七閱寒暑。稍精漢話。兼通盎格魯斯文。又以其暇習馳馬技擊。每假歸。輒喜吹軍樂。弄長笛。蓋隱然有請纓氣概矣。當武漢之事中也。起中學鞠草。學生半以投筆去。汝譚及。輒心嚮往之。眉飛色舞。余扭於書生怯見。未許汝往。汝慷慨激昂。家居鬱鬱。南中閩屬光復。常軍司令招汝爲排長。余意此不過駐防之任。許汝成行。此汝從軍之始也。方在軍中。適汝母患頭疽。頗劇。汝星馳歸省。臨別。汝母戒以小心和氣。謹慎當差。汝唯唯而去。又以家

鄉藥籠匙珍品。汝購飭健兒資回。未次家書。與汝剿匪漕橋戰劇之信並至。余斯時亦倉猝入城請兵。聞之心悸。不料汝竟以是役而殞其軀也。嗚呼。慟哉。汝歿後數日。吾夢汝祖父母來切責。謂余隻丁多子。皆祖宗餘蔭所致。何輕許汝入伍陣亡於戲。益重余之戚已。余之不能審時度勢。以慘遭此變。上慚乃祖。下愧室人。中夜以思。涕零如雨。汝亦知之否耶。抑所謂夢者。固不足憑耶。夫令則過死事之鄉。巍然塔在。弔烈士之墓。屹若碑留。上以卹之。下以旌之。固已身後有餘寵矣。故慰余者曰。一朝鼎革之際。或爲故主捐軀。或爲新朝効命。義各有當。無庸介然。雖然。論大義則應爾。而爲父母者。烏能恕然耶。嗚呼。汝讀之書。猶在囊也。汝服之褐。猶在篋也。汝弄之笛。猶在牀也。汝撫之劍。猶在匣也。余每見汝母及汝兄弟姊妹輩。絮絮談汝往事。則自汝始生以至成童。與夫就學從軍。剿匪諸情狀。歷歷在目。而益痛心於汝父母之撫汝育汝。與祖父母之愛憐汝。

烈士陳佩南傳

百九十六

期望汝者。至遠且大。而不願汝輕生一試也。嗚呼。讀袁氏死到沙場。是善終之句。在汝之志既償。而汝父母則抱無涯之戚矣。汝而有知。尙其來歆。汝若無知。誰其鑒諸。焚黃祭告。不知所云。民國紀元陽歷五月十三號。父小山淚書。

烈士陳佩南傳

烈士陳佩南。無字。江蘇宜興洞山鄉人。以民國元年某月日。奉令剿匪。血戰陣亡。年二十歲。烈士之死也。以新兵擊悍匪。救鄉情切。憤不顧身。又隨營無衛生隊。以致血盡身亡。槩槩大才。賚志以沒。洵可哀也。烈士父筱山先生。以前清諸生。研究政聞。被舉爲代議士。平日急公好義。勇於敢爲。鄉人士咸推重之。祖春山公。慈仁愷怛。爲一鄉之冠。曾祖畫溪公。善飛白書。行草尤工。文兼歐柳。生平不一應試。其高尙有如此者。烈士承累世遺澤。參以新世界之學說。慷慨自期許。幾幾有學書不成。學劍不成之概。旣而烈士畢業於西高等小學校。

升送常州中學校。凡七學期。文學術藝。成績俱佳。前清宣統三年。趙不黨應該校之聘。日以兵事學誘導學生。不半載而武漢事起。趙君解職赴鄂。烈士固請偕行。格於校規。未之許。九月中旬。滬蘇相繼光復。中學費絀停辦。烈士孑身蘇滬間。擬投筆從戎。苦無媒介。資斧告罄。怏怏而歸。其年十月。趙不黨以滬軍山礮一中隊。攻克天保城。規復江寧。尋爲常軍司令長。烈士爲保障鄉里計。方在周鎮練團勇。聞趙在常握軍政。亟趨就之。彼山先生以其年才弱冠。血氣方剛。欲尼其行。烈士揣知親意。絕裾去。趙以排長任之。時民國元年正月十七日也。是年三月。巢湖匪躪宜興。前莊町吳姓。慘遭焚殺。周鎮紳商。亦被劫勒。鹵掠銀數千元以去。烈士聞。乃大怒。亟欲一戰以創之。會漕橋幫匪嚮集。某董赴常求救。烈士自請行。趙嘉其勇。許之。動員令下。烈士向敵前進。抵漕。已黎明。烈士自稔兵力單。不欲爲持久戰。擬出奇兵急襲之。迺率兵登陸。通過洽成橋。甫展開。

已與敵人觸接矣。不得已。背水散開。猛力攻擊。殲匪多名。稍佔優勢。有匪目一名。指揮悍匪。突貫攻擊。烈士佔量距離。已達有效彈界。急令集中火力。聚擊殲之事。後於該匪身畔。搜出名刺數十。儼然某軍某水師某營某哨官。姓吳。名君某者也。烈士之登陸也。與匪猝遇。未能殫心竭力。以務完其準備。勿急之間。互相鏖戰。無從保持連繫。以致策源不濟。策線中斷。匪衆奮勇前進。轟擊十分猛烈。時烈士在麥隴間。揚聲指揮。爲流彈所中。仆地。滾入泥溝中。血流如注。猶大呼前進不止。近午。匪敗奔。漕橋全境安堵。而烈士則以血竭聲漸。奄奄一息。若斷若續。不逾時而殞。已。嗚呼傷哉。方烈士毅驅發見時。左手握槍。臥血泊中。腰下佩刀。僅存其鞘。不知刀之所在。厥後於烈士絕命處。水浹得之。蓋其中彈倒地時。狂呼殺賊。發憤遙擲。落於水中者。烈士多兄弟姊妹。行二。已聘未娶。無子女。以民國元年某月日。崇祀忠義祠。並於洽成橋畔。建紀念塔焉。謝保衡撰。

陳君佩南傳

民國紀元之十一月。距陳君佩南戰死漕橋之役。將及周稔。君父小山先生爲刊哀錄。以君行略及沙志死事狀。屬適文以傳之。適讀竟而悲。悲夫造物不仁。殲我壯士。風雲慘澹。喋血荒丘。有足令青年短氣者。適又悲極而思。思夫芸芸衆生。莫知死所。獨能犧牲其身。捍一隅。奠全局。湖濱百里。至今晏然。權其價值。不當在革命諸先烈下方事之亟也。梟匪蹂躪蘇之橫涇。木瀆諸市。挾數十艘。乘風上駛。強劫周鐵鎮。慘殺前莊町。下邾交綏。遂竄漕橋。不大創之。全漕糜爛矣。時君隸常軍。任排長。漕使馳乞援。軍府已簡人矣。使愛鄉之觀念稍薄。不請代。可以無死。卽統師前進。南北分屯。相持達旦。則宜興水陸營。與蘇飛划。躡蹤且至。大援四集。小醜聚殲。不銳進。亦可以無死。不知君固富於冒險性質者也。以爲不出奇。不足以制匪死命。繞出陣前。揮刀猛斫。蒼頭特起。所向披靡。初不

陳君佩南傳

料賊之狙伏暗陬。逞其一擊也。中彈遽仆。傷重不起。高瘞哀哉。雖然。君死而賊遁。賊中臂繡青龍。手小紅旗。騰躍上下。號稱首領者。卒斃於斯役。當日兵圍之。激戰漕市之瓦全。皆君彌留精氣。實式憑之。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者。非耶。君甫弱冠。霞舉軒軒。使天永其年。馳驅國事。詎非民族一大偉人。胡爲乎四郊多壘。狐火縱橫。碧血長埋。剛鋒早折。執干戈以衛社稷。徒令人低徊歎息於國殤事。平有司以狀聞。省議優給卹金。崇祀忠義。漕之人追念功德。將釀資建塔於破難之所。君之名且永永不朽。浩氣英風。時與湖山相上下。亦可以稍塞君父之悲也。已若夫學行著於郡校。材武冠於民軍。以及祖德生年出處。大略來狀已詳言之。不具書。邑人程適謹撰。

樾侯曰。吾讀佩南傳。凜凜焉有生氣。佩南以里中土匪。故力戰陣亡。可以與漢之龔飛。宋之楊雄先後並傳矣。誰謂我江蘇無血性男子哉。語見長白

善芳乙未南遊記

李氏三女事

此案發生之日適第三期將次出版之時匆促付印以致遺漏殊多抱歉何似茲於本編重爲輯正以補前期之不逮閱者諸君幸勿以明日黃花視之

懋侯附誌

李映芝諱其名。江蘇鎮江人。前清己卯舉人。旅居於滬者有年。任上海集成紡織廠副辦。清光緒二十五年卒。無子。妻韓氏。僅生三女。長梅英年五十歲。次鳳英年四十歲。三秀英年三十七歲。均未許字。寄居上海楊樹浦西效積里。三女古樸無華。知書達理。父故同誓不適。矢志奉母。日用所出。特昔日所存於揚州。舅氏韓松藩處之三千元。不意韓止許日給六百五十文。三女佐以針黹。方可過度。今春韓氏以憤死。三女發電至揚。招舅父來滬料理喪務。舅父遣其子來。

李氏三女事

李氏三女事

二百二

子字紫佩。來申後草草殮殮。塞責而已。素存款。圖賴不應。出殮既無資。舅父復遠隔。繼思該廠某總辦與其父有世誼。蓋於總辦太太前。稍借若干。以救燃眉之急。遂踵門乞助。不得入。復投函哀懇。不得答。三女忿不欲生。繞柩號哭。於民國三年五月十八號。即甲寅四月二十四日夜半。同時縊死。茲將長女胸次所得之冤單。及致陶太太函錄後。

冤單

我家姓李。鎮江人氏。父親前清己卯舉人。於光緒二十五年身故。身前曾辦花捐。開甲之日。蒙盛星杉年伯吹噓。集錢存款三千元。不料母舅韓仲萬見財起意。不告知我母。後因盛處說知。即求年伯母代求盛督辦提款。不料款不能提。利更微薄。九年以來。饑寒交迫。我母愁悶歸泉。韓仲萬故後。其款交與韓松藩。因爭本利。受盡欺負。母親故後。松藩命次子到申。與一不識姓名之人。詐稱韓

姓將我母草草入殮。說我處無錢，立逼我等隨同母棺回南。我等要我堂叔及母親承繼之孫，方可回南。我等深明大禮，豈肯不避嫌疑，出於無奈，去求陶總辦幫助。先將母棺寄在京江公所。等我叔姪一同回南。不料陶總辦不肯幫助，反說回南正好。如此串通一氣，深堪痛恨。盛處亦無人出助。我等故於今夜一同自盡，保全名節。死後不必相驗。孝衣不可脫下，恐無知者。因此書明，布告天下。如能將款提出，可送一千五百元到紅十字會助濟。李美英、李鳳英、李秀英三人布告冤單。十八日燈下，可將我等之棺葬於父母墳傍。

告貸信

總辦太太大人安啓。(孫呈紡織廠陶總辦夫人)適纔四時到府面求，尊使言太太有恙，不能面瀆。所求者因先母之棺，明日必須送到京江公所舍下。無入一路如何能去。故叩求總辦太太派一妥當之人沿途照料，則感恩無既。且

書李氏三女事後

二百四

舍下日用。韓姓則有六百五十文。一日先母在日。飢寒交迫。恨恨歸泉。晚等本欲同死。因先母棺未入土。求總辦在督辦前吹噓。能將韓姓之欠款提歸舍下。則功德無量。韓姓今日連六百五十文不發。舍下一無所有。明日日用之費全無。求總辦太太暫借數十元。以濟眉急。一等款來。即當歸趙。專此即請福安棘人等泣叩。

另條

借王奶奶大洋十二元。今以物件作抵。計方桌一張。涼床一只。浴盆一只。浴床三只。板櫬二只。

書李氏三女事後

張樾侯曰。吾書李氏三女事畢。吾心碎。吾腸斷。吾潸潸之淚。不覺緣筆端而下矣。吾不得不爲三女哀。吾又不得不爲三女幸。中表如韓者。沒其金。促其死。真

狗彘之不如矣。世誼如某者，何以亦爲陌路視之。輒近以乘世俗之惡習，染親戚之惡感情，比比皆是。嗚呼！世風不古，伊誰之過。雖然，三女矢志不字，事母終身，孝也。守身如玉，恪遵閨訓，貞也。決意同殉，義無反顧，烈也。有此數者，可以與清史並壽矣。不亦盛哉！孔子曰：死生亦大矣。吾爲三女得之。

渠君本澄光復前後事略

杜上化

渠君本澄，字映淵，一名覺民，晴舫其號也。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四十七年。其家先爲上黨望族。至明季，族派繁盛，由渠邨來邨，安土相宅，遂定家焉。傳十五世，有秉忠公者，君曾祖也。爲邑庠博士，以明經著世。至君之大父長溥公，箕裘克紹，不墜家聲。十七世至源亮公，生三子，長本沆，次卽君也。七歲失怙，時家道頗裕，自幼負奇氣，性伉爽，喜任事，不避艱險，豪傑士也。母王氏，治家甚嚴，以君天姿穎異，俾從王乾元先生學。歧嶷冠諸生，嗣因先業漸替，家計稍艱，遂令棄

渠君本澄光復前後事略

儒而賈。入大德通匯兌業。正副領高君鈺。呂君永和。器重之。派經紀商埠事。南遊吳楚。北走燕齊。東至遼瀋。母常訓之曰。辦人事如己事。勿以母老爲念。厥後南北奔馳。交遊名士豪傑甚廣。志趣益遠大。遇公益事。必奔走呼號。不底於成不止。紀元前六年。卽舊歷丙午。遊清江浦。有陸軍十三協楊君芝芳。喜君任俠。訂交誼。君常與論滿清專制政治腐敗。憤懣之氣。形諸辭色。楊君係同盟會友。遂引君爲同志。因更名覺民。雖至親弗悉也。丁未。晉人與福公司爭礦。議定贖回自辦。君適在省莊。認股千金以爲首倡。開會時。登臺演說。語意激昂。人皆感奮。厥功竟成。詎爲同業所齟齬。聳其言於東道。東道誤聽之。坐是罷職。各界代惋惜焉。嗣經紳學界游揚於長官。委君經理晉泰官錢局事。君摒湊千金。提前交股。認股者益形踴躍。會題詩誌感云。南北經營數十秋。井門輾轉幾多愁。登臺演說爭礦事。不意讒言在後頭。又云無故同人暗作仇。幸逢紳學接名流。千

奎提倡優先股。踐卻前。言心自休。語雖本色。蓋紀實也。君之勇於好義。篤信類如此。庚戌。各省舉代表。請開國會。君與孟君步雲代表山西。毅然前往。事未遂。返晉報告畢。當衆宣言曰。三次請願國會不成。當急取葡。萄。牙。革。命。主。義。志士多。難。之。晉陽公報直錄其語。諸當道見之。嘿然。君之血性過人。熱心國事。類如此。晉省陸軍餉銀。向經晉泰官錢局領發。辛亥九月初六日。發餉時。軍界人來局。君已探知民軍舉義消息。及初八日早。聞槍聲隆隆。知大事已濟。恐局友逃遁。亟爲之演說。革命宗旨。以安衆心。忽鮑排長帶隊來局。君趨迎曰。同志勞矣。招待備極周至。詢悉民軍集諮議局。已舉定閻君錫山爲都督。君速馳赴路。遇都督。偕至撫轅。相與携手入署。集同盟會諸君。并溫君壽泉。楊君沛霖。張君之仲。常君越。姚君維藩。楊君彭齡。趙君戴文。孔君繁壽。徐君一清。陳君玉麟。榮君福桐。南君桂馨。杜君上化等。內議安撫。外籌守備。都督令君速籌洋千元。以備

渠君本澄光復前後事略

二百八

赴娘子關軍用。急趨取付。君以藩庫尙儲銀十數萬。請即派兵守護。俾濟軍餉。不意土匪猝起。守兵力不敵。藩庫刼掠一空。繼將晉泰官錢局焚搶。君損失萬金。子身如洗。了不介意。部督以君辦事勤奮。委任君與曾君紀綱徐君一清李君友蓮執掌財政部事。駐軍政府。常語人曰。此即吾家也。吾將與此地相終始矣。聞者壯之。時軍政府餉糈奇絀。君請都督命令集大清銀行全部人員。暨晉泰官錢局人員于軍政府。與賈君繼英趙君榮奎等組織大漢銀行。倡行軍用手票。惟時省垣殘燼之餘。商民惶恐。君日夜籌畫。請都督令孟君步雲沿街撫諭。以安民心。併勸集零星款項。以救眉急。復與孟步雲武席銘兩君。謀向祁太平徐四縣借餉。都督特委君馳往。并假以軍法治土匪權。君慨然自任。臨行時。一請都督令前臬司李盛鐸。太原府知府周渤。會函聯絡各州縣官。一請速出賠償市面損失告示。出語同事。曾君紀綱曰。安危在此。一舉。吾往矣。君等其善。

圖之。越日單騎出省。首至徐溝。向各紳商縷述革命宗旨。暨省城光復情形。軍需匱乏實況。曷以大義。聲淚俱下。至於踴請。紳商感動。立集五千金解省。比至祁太平三縣借餉。諸事棘手。君獨任勞怨。痛陳民國成立後幸福。卒由三縣紳商。假得二十萬金。軍事賴以穩定。噫。可謂難矣。方君之在太谷籌餉也。適有該縣學生從清華學堂回籍。間經東陽關。君即詢該關有無兵備。據云並無守兵。君即電詢都督。急派軍隊前往扼守。旋派孫君宗武赴關駐札。由是敵軍未敢侵犯。時祁土匪蠢起。有上曲祁匪徒霍母狗者。縱火謀搶。經村董繫送到縣。要求懲辦。知縣劉祖述遲疑不決。君與諸紳協謀。遵都督令。力主就地正法。以資鎮壓。祁縣由是獲安。君之遇事勇斷。保護桑梓類如此。君族叔筱洲先生善理財。擁厚賞。常樂與君談。以是得進言。曾密勸之曰。事急矣。請輸巨款。資助民軍。不惟吾族可保無虞。全晉安甯。實攸賴之。迄都督派員向筱洲先生借餉。終

至慨九五十萬金者。君幹旋之力居多焉。君性激烈。募餉時富商鉅賈。或有難色。恆出以強迫手段。事後不惜負荆請罪。多方遜慰。以故人無怨者。厥後共和。詔下。義不居功。退歸田里。君有子三。長晉祥。嫡室王氏出。未冠而歿。次晉祺。三晉祉。出繼室羅氏。弱冠方授讀。擬教子娛樂以終身焉。君之有猷。有爲。有守。殆亦人傑也歟。抑自省垣經改革後。市面凋敝。瘡痍滿目。各行公議。整頓方法。適商務總會副會長王君任滿。由商界全體公舉君接任。以期振興商務。恢復殘局。義不獲辭。勉強任事。論者咸以得人爲慶云。

張鍾端傳略

張鍾端字毓厚。別號鴻飛。河南許州人。爲人慷慨不羈。好大言。乙巳遊學日本。入宏文書院。習普通科。後入中央大學校。專工法政。其種族思想。堅固不拔。而一切進行。常主張用激烈手段。在東同人創辦河南報。鼓吹革命。公大與有力。

焉。去年夏卒業返國。適武漢起義。全國響應。公遂即赴汴。與周維屏、王庚先等糾合兩河豪傑。共謀光復。被舉爲河南軍政府司令長。常誓於衆曰。今茲革命成敗。即漢人存亡關鍵。諸君當以決心從事。努力進行。毋貽漢族羞。且人生自古誰無死。惟取義成仁。方能不朽。彼飽食暖衣。醉心利祿。逸居待斃者。與禽獸奚擇哉。於是同人膽壯而光復之謀愈急。期以實行發難。爲宗旨。事之成敗。非所計也。旋以機事不密。爲防營所悉。同志數十人。於十一月初三夜。在優級師範學校被捕。經清候補道張作霖開封府呂耀卿祥符縣舒樹基訊以非刑。誣爲土匪。與烈士王天傑等十一人。於初五早六鐘同時遇害。當被捕受訊時。公尙直言抗爭。以天不祚豫。事之不成。數也。漢族健兒。豈屑向滿奴乞命哉。矧自由幸福。靡不由積血購來。吾人不流血。誰復肯流血者。但爾輩亦屬漢種。居然效忠滿奴。自殘同類。反躬自問。良心應知愧怍。指日軍北上掃虜穴。廷凡屬

漢奸難逃。斧鉞幸抉。吾目懸諸國門。且暮望之耳。張作霖等爲之氣沮。受命臨行時。與周維屏君握手痛言曰。吾等亡日。係生離死別之時。願君生一時。負一時之責任。刻骨銘心。勿忘今日。倘異日脫離難關。再接再厲。吾等九泉相助。共成大業。爲吾等復仇。不啻爲同胞復仇也。此日天昏地暗。風雪大作。被鎗數十。高歌大唱。公之義烈。蓋可知矣。

天鬻曰。飽食暖衣。逸居待斃者。四萬萬人。中殆居其三萬萬。嗚呼。欲中國之。不亡。奚可得哉。今之國士。其將何以爲之。吾將拭目以俟耳。

●黃公鍾瑛事略

黃公諱鍾瑛。號贊侯。福建字縣人。公少有擊性。以孝聞。思所以博親歡者。無弗至。年未二十。失其怙恃。常自以爲大憾。哀慕不置。友於兄弟。比長。彌篤。識者觀公內行之純。知公所爲自視者。蓋異乎尋常矣。十五歲入馬江船政學堂。劬志

殖學。寒暑弗輟。既卒業。練習於靖遠威遠各艦。及劉公島之鎗礮學堂。於是調充濟遠艦員。越五年。充飛鷹鎗砲員。既又歷充海琛海天海籌各艦船械駕駛副艦長之職。前後三年。擢飛鷹長時。時公年三十六矣。先是公父歿。舉債纍然。家貧甚。及公稍致祿俸。悉以償之。恆不足以自給。齒壯。有請婚者。公泣然曰。吾親芻菑未營。負疚在心。奚暇及此乎。至是用厚禮以葬其親。始聘某氏女而授室焉。又三年。充鏡清艦長兼海軍部參謀。旋調海籌艦長。公之治事也。慎勤。自矢。期於物我兼盡。乃已。故所至。咸稱職。任海籌艦務四年。其精神所至。纖縷靡遺。上下之間。情志交孚。各得其用。而軍紀之整。明整肅觀者。靡不欽歎焉。去歲武昌之役。夷專制而建共和。受命若斯其亟。此蓋自海軍繼起而後。聲威益震。互爲策應。而東南之大局乃定。公則是時所推爲艦隊司令者也。初艦隊以滿清之命。集於武漢。議者或持兩端。事權牽掣。莫敢先發。公沉機慮變。語同志以

國事。義形於色。附者日益衆。會引兵至九江。公則慷慨勵士卒而告之曰。吾儕漢族。效忠民國。分也。今者時不可失矣。雖然。志有未決。客氣所感不足恃也。民國軍人之資格。必有剛健中正。確乎其不可拔者。而後貞固足以臨事。而成功也。必矣。諸君有志於此。則必剷除其舊習。勿或弛於自治。損軍人之名譽。以貽我民國羞。是所厚望矣。於是海籌軍人聞者。莫不感奮。皆曰。惟公之命。且日乃建白旂於潯江之上。同行各艦。亦皆相率反正。湖北都督黎元洪屬公以艦隊司令。而以代表來告曰。北軍鬻戰漢口。而張軍負固金陵。皆有待於舟師。以資攻守。公則分艦隊爲二。命海容海琛湖等上駛。而公自率海籌江貞湖阜東下。適九江司令李烈鈞聞安慶之亂。附海籌而行。比至。率兵登岸。留公鎮守於外。公爲之嚴密防範。累晝夜不懈。亂事旋寢。乃去。從大通。得黎元洪電。漢陽受敵。日暮且陷。急於赴援。則又溯江而上。既而停戰議起。公則自鄂抵甯。而全軍艦。

隊。遂。以。公。長。司。令。部。焉。南。京。政。府。成。立。召。公。任。海。軍。部。長。履。辭。弗。獲。當。是。時。編。叢。市。朝。事。事。章。創。人。心。未。輯。而。和。議。遷。延。伏。莽。有。反。側。之。慮。詭。言。則。一。夕。數。至。公。以。部。長。兼。總。司。令。事。宜。北。伐。及。援。鄂。者。電。警。紛。馳。軍。書。旁。午。徵。調。酬。應。之。繁。自。日。抵。夜。常。廢。其。寢。食。未。嘗。稍。自。甯。息。蓋。公。之。心。力。交。瘁。而。血。疾。以。是。作。矣。及。南。北。統。一。公。解。職。以。去。繼。者。劉。公。冠。雄。公。承。海。軍。總。司。令。乏。總。司。令。者。上。佐。海。軍。部。之。規。畫。以。推。行。其。政。令。下。則。統。轄。各。艦。隊。及。學。堂。練。營。水。雷。營。醫。院。造。船。所。之。屬。爲。全。軍。之。樞。紐。者。也。公。視。事。七。閱。月。凡。所。施。設。未。嘗。以。輕。心。掉。之。苟。有。弗。當。則。繞。室。旁。皇。蹙。然。若。不。可。終。日。以。爲。既。任。其。責。則。必。圖。所。以。進。於。昔。者。國。基。初。立。列。強。環。矚。建。威。銷。萌。之。效。將。有。賴。於。海。軍。若。惟。積。習。相。因。緣。飾。其。外。使。軍。國。大。計。隳。於。因。循。玩。忽。之。中。以。負。國。民。之。屬。望。是。奚。可。哉。公。間。有。疾。病。而。治。事。不。廢。十。一。月。某。日。咯。血。驟。劇。乃。乞。假。就。醫。卒。以。積。勞。既。久。內。受。其。敝。治。療。弗。

先弟贊侯行述

二百十六

效。竟。爾。報。逝。時。民。國。元。年。十。二。月。四。日。也。嗚。呼。世。風。日。替。人。紀。蕩。然。扶。道。德。之。藩。籬。而。逞。其。自。私。自。利。觝。排。攘。奪。之。相。尋。者。何。可。勝。道。以。公。之。廉。正。謙。讓。非。惟。無。權。利。之。見。介。於。其。中。而。功。名。於。當。世。視。之。若。無。與。於。己。者。可。不。謂。之。鉅。人。長。德。也。歟。與。人。交。意。誠。懇。久。而。不。渝。終。其。身。未。嘗。有。疾。言。遽。色。自。奉。儉。約。而。慷。慨。好。施。與。戚。黨。之。貧。乏。者。賞。焉。歿。年。四。十。有。四。子。一。名。忠。琨。

先弟贊侯行述

黃鍾豐

先弟贊侯。性孝友。先嚴慈在堂。瞻依膝下。非得歡心。不忍離。抱終天痛。後弟年已壯。豐急爲婚。必託故辭。固詰之。始質言曰。先人窀穸安。而唯命是從。年餘葬事。歲而定。聘既表阡。始允合。娶焉。溯年十四。入馬江船政後學堂。豐恆往候視。甫至。必先問親安。而後言他事。豐同懷六強。半皆早逝。弟常以雁行中斷爲憾。姊一中年孀。故而哀痛欲絕。與豐處必隅坐徐行。造次不苟。豐至滬。輒並車

出遊。下上必親掖。其恭兄多類。是尤其所難者。卒業後在南北洋各軍艦練習。至歷充各艦員艦長。每年薪俸所入。歲杪必以開銷列表寄。豐閱問有酬應稍多者。則遜詞請爲原諒。屢經函阻不稍懈。敬嫂逾恆。以七齡失恃。惟兄嫂是依。當未挈眷赴滬時。偶施里所帶巾櫛各用品。必呈嫂氏分給。不先藏私室。弟婦薛氏性順。娣姒無間言。詩云。型于良有以也。視姪甥猶子。教養摠循無微。弗至。豐子長忠瑄。次忠環。甥林培。堃。前後由煙台海軍學校畢業。多侍側。常勗以立身制行。當副任重之資格。其處家庭之間。可謂無毫髮遺憾矣。服務軍艦以來。事事認真。紀律嚴肅。恩威並濟。視軍人疾病尤屢念。是以上下一心。士樂用命。武昌起義。慷慨勵師。以興復漢族爲己責。泊南京政府成立。奉前大總統召爲海軍部總長。兼受海軍總司令事。宜疊函到家。皆以隕越貽羞爲慮。屢辭弗獲。既受命。積慮操心。要大洗從前積習。但是時綿叢而朝。諸事草創。據在事諸

行述

君口述每夜闌雪冷猶獨煨爐火而辦公不輟孰知心力交瘁血疾由此而起
既元氣由此而傷矣南北統一幸解職而去又承海軍部長劉公舉承海軍總
司令之乏握全軍之樞紐輸一己之精神雖自知體弱弗勝而事非躬親至深
夜猶不能安寢本年六月澧赴滬適辭職不獲命一日同往愚園消遣指該處
園林稱羨不置而謂澧曰弟奔走馳驅爲民國効命亦云勞矣再費精神恐非
弟幸福莫若急流引退買數畝地與兄作農家老何如嗚呼誰知結局之讖已
萌澧是時祇勸其拓開胸襟調養身體而已迨澧回里屢函囑珍重勿過勞答
云除辭職方休否則食人之祿忠人之事一日在公卽一日不敢負責任若欲
整頓海軍非再加十倍精神不可但大總統不允卸職各官員又同意挽留弟
惟鞠躬盡瘁以謝政府而徇故人而已嗚呼誰知賚志朕兆此更畢露澧均不
之覺第囑弟婦免身後請假回家嗚呼哀哉言猶在耳悔何及哉至十月二十

八日勞心過度。嘔血盈盆。滬寓託辭。電請澧來滬。適神稍定。猶叱寓中人曰。吾兄年老。何故累其奔波。立飭電阻。十一月七日澧抵寓。卽執澧手曰。弟病已愈。何累兄若是。見其疲倦不支。查知血由西醫柯師而止。嗣是服藥數次。唇見焦燥。改服中醫養陰之劑。唇稍潤而氣轉促。復延西醫而問焉。據云病已篤。非入院靜心調攝。兼受好養氣。恐難挽回。十五日入徐家匯紅十字會醫院。頭等病房。室經其極力調治。日起有功。不料二十二日偶因公事。關心夜不成寐。翌日兩臆紅赤。而諸症復起矣。越五日出院。延中醫費君逐進。以人參蛤蚧之品而挽救。莫及。氣促汗湧。至十二月四日午刻。竟別澧及其妻子而溘然長逝矣。嗚呼哀哉。人生孰不死。所不可死者。贊翊共和前功。未竟八年。有室始親見。三十日呱呱兒。胡天不弔。祇此不可多得之難弟。而不少假餘年。耶傷心哉。彌留時一息奄奄。尙再三勸慰。澧保體節哀。否則弟罪更甚等語。人員在側。獨喃喃交。

代一切公事。始瞑目。嗚呼。此非友愛出於至性。勤慎本乎實心。而至死不渝者。曷克臻此。嗚呼。哀哉。澧不能使其調護體質於幾先。又不能爲之補救醫藥於病後。咎將誰屬。百身誠莫贖矣。慈奉命令派艦載柩旋里。澧爲護喪。不得不勉力支持。以襄大事。但生平梗概。未忍泯沒。謹述其略如此。伏乞矜鑒。哀兄鍾澧揮淚述。

張澤霖小傳

陳英士

張澤霖者。江蘇南通州人也。字植平。家南通之騎岸鄉。濱滄海。民業佃漁。澤霖生有異稟。潮流之所鼓盪。風俗之所浸淫。其精神之活潑。性質之堅毅。遠非他人所能及。既長。從父讀。讀於范公堤畔。范公者。以天下爲己任者也。澤霖朝晚相對。慕其爲人。讀至勝季遺史。不禁痛哭流涕。而憤民權之駁奪也。是時科制未廢。毒盈宇宙。爲父母者。莫不冀其子得一第。以爲榮。澤霖雖不屑操舉子

業然以重違親意。嘗與考試。有聲庠序間。既學校制興。遂棄而從事於科學。性故豪爽。喜研究哲學。學科細瑣。若數理化。不屑習也。嘗走津京間。與吳懋組。織俠團。以暗殺爲其進行之手段。祕密結社。知其事者絕鮮。厥後吳懋難作。澤霖爲當道嫌疑之一人。大江南北。嘗爲人所偵察。時黨禁極嚴。澤霖行爲。又爲家族戚友所詬病。知祖國無可寄足之地。遂買棹東渡。而爲其養晦地焉。初肄業成城。既遷警監專科。兩年有成。復就慶應大學法政專科。與浙江褚輔臣。常州閔口諸子。尤莫逆。翩翩聯袂。咸同盟派之健將也。澤霖承中山意。組織機關。號召同志。發起體育會於東京。陽藉研究學理之名。陰濟結合黨徒之實。課餘聚首。濟濟多才。鑄成英偉。豪傑於此中者。未可限澤霖。抑鬱無已。悲觀之色。日形眉宇。或登山而狂歌。或感時而痛哭。益以戚友担任之學費。不能如期。接濟境况艱難。尤足令人泣然也。澤霖留日數載。莫不顛沛於窮苦之中。行且畢業於

慶應大學矣。而一紙警電。其倚閭老母。遽爾逝世。寸衷欲裂。棄學奔喪。歸則白髮者。老父垂髫者。羽弟也。家徒四壁。更形淒涼。澤霖迫於家難。不復有再渡。竟業之志。提學陳志勵。素重其人。聞其歸也。令視學於淮北。辛勤一載。寓三民主義於教育中。其反嚮之見。諸實事者。周寶丹之殉義是也。嫉之者。首於當道。賴陳力得脫。繼調蘇垣警吏。時端方督兩江。用劉光漢。羅致黨人。澤霖在蘇方面。故縱黨人而保全之者。甚夥。其鄉張齋老。招之回通。辦理警務。澤霖正以事稍洩露。不安於位之際。遂歸盡鄉土義務。而革命暗潮日益緊急。歸州之役。四川之亂。民心已厭專制。而有趨向共和之勢。澤霖知時機已熟。辭職而興。憧憧於大江南北。思圖響應者。非一日矣。武漢首難。天下震動。澤霖南北奔馳。以圖策應。滬濱素爲革命黨窟。而蘇垣之秘密結社。則澤霖與柳成烈諸子之力也。海上義師既起。蘇城首當其衝。澤運動軍隊。思爲內應。正在規畫之間。程督之使。

已至。宣布獨立。高樹白幟。或疑之。尙思蠢動。澤霖挺身出請。往探。遂與章吳良。二。三。子。偕。人。皆。危。之。既。得。雪。老。誠。意。與。謀。大。計。雞。犬。未。驚。人。民。安。堵。而。三。吳。已。恢。復。舊。觀。部。勒。軍。民。力。維。秩。序。走。毗。陵。而。毗。陵。克。走。京。口。而。京。口。復。時。金。陵。負。固。夏。口。被。圍。東。西。斷。絕。首。尾。相。望。程。督。身。先。士。卒。督。師。進。攻。澤。霖。以。一。文。弱。書。生。參。謀。軍。事。運。籌。帷。幄。決。勝。疆。場。金。陵。告。捷。齊。唱。凱。旋。程。督。積。勞。成。疾。求。治。來。申。蘇。無。大。員。坐。鎮。已。致。謠。啄。頻。興。澤。霖。回。蘇。之。日。正。盜。賊。蠶。起。之。時。爰。集。各。司。防。範。備。至。地。方。秩。序。賴。蠱。安。焉。當。是。時。京。師。未。下。晉。魯。復。失。南。北。和。議。迄。無。端。倪。澤。霖。恐。陷。太。平。天。國。覆。轍。力。主。急。進。碍。於。和。約。未。可。北。征。遂。與。柳。成。烈。等。分。組。織。機。關。於。青。島。天。津。間。思。以。短。兵。相。接。道。路。戒。嚴。未。易。著。手。復。遣。張。恩。永。說。段。氏。弟。兄。段。氏。固。北。軍。首。領。而。今。大。總。統。所。信。任。者。也。其。直。接。之。效。力。乃。在。軍。人。贊。成。共。和。之。電。間。接。之。效。果。卽。在。清。帝。退。位。之。詔。矣。南。北。統。一。五。族。共。和。澤。



霖之夙願已償。功成身退。守素安貧。問時年則尙未壯也。將來事業詎可限量。僅就其過去歷史而爲之傳。英士曰。澤霖我同學。不僅破壞之才已也。富於感慨。明於取去。有以哉。意氣豪爽。膽識粗略。不修邊幅。臨大節而不奪。其異於常者。此亦可多矣。

張澤霖小傳

二百二十四

上海振民編輯社出版

姜俠魂 風塵奇俠傳

二册一元

姜俠魂 武俠大觀

四册兩元

姜俠魂 三十六女俠客

一册五角

姜俠魂 俠士魂

一册六角

陳綴生 紅茶花

一册六角

王瀛洲 俠義小史

一册五角

莊炳賢 雙俠破奸記

一册五角

莊炳賢 民國百大奇案

兩册一元

莊炳賢 柔鄉韻史

一册五角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一年三月八版

(民國野史叢四編)

(一册定價大洋五角)

編輯者 姜泣羣

出版者 光華編輯社

印刷者 民友社



總發行所 新開新里 二七四號 振民圖書館

上海振民編輯社出版

一百五十家
名著三百篇

近代小說匯海

八冊錦裝
定價二元半

是書原名重訂虞初廣志爲姜泣羣先生選輯經潘
蘭史楊南邨兩先生評訂博采廣搜抉別精審明季
迄當代名人著作足有一百五十家共得文三百篇
以文章豐贍事實瑰奇趣味樸郁三要點爲取材之
原則或哀艷奇偉或魁詭譎怪事事物物備極諸體
洵可謂極寰宇之奇觀粹絕世之完璧者也

關東馬賊
賊秘聞

紅鬃鬍子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二角

關東馬賊爲中國一種最獷黠最特殊之盜匪草味
英雄風塵志士托足綠林發洩抱負固大有人在者
本書撰述諸君悉係老關東於是所載軼聞皆親眼
目睹確鑿不虛之事實或描寫其英雄氣概或敘述
其秘密狀態追溯原始淋漓盡致其最名貴最切實
則莫如楊慶因先生「記者與馬賊」燕山鐵樓「齊
老疙疸」子俊先生「高老疙疸」鬍帥軼事「杜力
山軼事」許蘭洲之與蓋三省「張勳與十八盜」
適齋先生「徐寶山之與馬賊」等篇將個中源流粗
細行動以及勢力一一道出尤足使駭人聽聞不可
思議

古
今
劍俠駭聞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

是書爲九十六飛仙劍俠之遺聞軼事際
此魍魎當道時代虬髯遺蹟僅得留傳於
楮墨間此種妙品於賞花酌酒之餘手執
一編無異與豪男子俠女兒一堂晤譚快
心事

俠女
軼事

剖心殲讐記

洋裝一冊
定價四角

亞東破佛爲江南振奇士著作等身名滿
天下所撰小說大抵以慷慨激昂悲壯淋
漓藉以吐洩其塊壘也是書內容有俠女
之父爲奸人所殺並奪其產女俠知之追
蹤多年始得其人時奸人已爲同謀者洩
其事置於獄女俠潛入獄中剖其心以洩
憤焉情節之緊湊文筆之潔雅不言可知
矣